

德菱公主著  
徐學易譯

光緒秘史

商務印書館發行

德菱公主著  
徐學易譯

光

緒

祕

史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六月初版

◆(C 9 2 3 3 6)

光緒祕史一冊

Son of Heaven

每冊實價國幣伍角伍分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  
\* 版 翻 \*  
\* 權 印 \*  
\* 所 必 \*  
\* 有 究 \*  
\*\*\*

原著者 德菱公主

譯述者 徐學易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本書校對者董振福)

## 譯者序

用通俗的筆法來敘述一個人的歷史，現在在國內是很通行的了。兩年以前，德菱公主就採用這種筆法寫成了現在這一本書。

但究竟這是一本小說，而不是一部歷史。小說家言到底不能像歷史家言那樣莊重樸實。我們只可說這是以歷史為背景，以小說為體裁的一本書。書的原名用「天子」Son of Heaven，而不用「光緒傳記」等等名字，也就是因為這個緣故。不過這本書所描寫的，所敘述的，完全是光緒從生到死的事蹟，以及同他有關的事情，我為醒目起見，直名之為「光緒祕史」。

在外患內憂的夾攻中，還要在宮廷裏受着「親爸爸」慈禧太后的抑制，受着皇后的惡感的刺激，受着宮監宵小的挑撥危害，光緒的處境的艱苦是非旁人所能想像得到的。讀了這本書以後，我們對他當能發生了憐憫的同情。即就國勢來說，在那時候「牠（中國）」存在於世界上像一個

大而無當的物體，人力遠在世界各國之上，然而牠甚至於是列強中最小的國家的戰利品，因為牠在國防上是完全沒有準備的。」（引書中的字句，後同此。）這在四十年後的我們看來，不禁生了同感。然而在那個時候已經有人注意到「每次發生鬭爭，中國總失了一些土地，因為中國不能保守牠。」因此覺悟到「這是中國急起直追，與各國抗衡的時候了。牠在書生的筆桿的力量之外需要一些別的东西。牠需要陸軍與海軍。」光緒呢，他在各國提出懲凶與賠償損失的要求以後，「滿心冀望懲凶的方式是勇敢的抵抗。」讀了這一切，處在今日的環境裏的國人應當有深長的反省，而且作加倍的努力。

有幾處地方書裏所說的與事實稍有出入。如光緒親政是在接位後第十三年，當時光緒是十七歲。書中則謂光緒親政在七歲的時候。此外尚有數處與事實不符。但我上面已經說過這是一本歷史的小說，不是「道地」的歷史，這些與事實的稍有出入是無關宏旨的。

因為有日常工作的關係，只在公餘之暇纔有從事譯述的功夫，所以從動手到脫稿前後差不多有半年的時間。這裏我敬謹向對本書有幫助的諸位表達謝忱。譯者於成都一九三七年三月

# 目錄

一 燭花異兆	一
二 異兆的解釋	六
三 御賜嘉名	一七
四 尊貴的乳母	二三
五 三朝	三〇
六 快樂的四年	三九
七 入繼大統	四五
八 天子	五一
九 天災人禍	六一

一〇	日常生活	七
一一	親政	八一
一二	分歧的教育	九二
一三	文定	一〇〇
一四	恨中恨	一一〇
一五	葉赫那拉	一二一
一六	大婚的前夜	一二七
一七	大婚	一三四
一八	傀儡的元首	一四四
一九	醋海與波	一五一
二〇	娘娘廟求子	一五九
二一	穢言可畏	一六六

二二	國運的逆轉	一七九
二三	康有爲	一八六
二四	瓜分之禍	一九五
二五	變法維新	二〇二
二六	戊戌政變	二〇八
二七	難逃的劫數	二二〇
二八	最後的屈辱	二三〇
二九	水底撈月	二三七
三〇	義和團	二四三
三一	蒙塵	二五一
三二	升遐	二五六



# 光緒祕史

## 一 燭花異兆

從椽上兩枝流着淚珠的紅燭，可以看到某種預兆，咸豐皇帝的嫡親兄弟，醇親王，在椽旁孤獨地坐守着。同時敲打着屋宇的雨點也帶着預兆。不過不論牠們是好的或是壞的預兆，都沒有多大關係，因為王邸的構造的方式使鬼怪——牠們只能走直道——決不能闖進門戶。所以牆間雨的淅瀝，檐下風的悲鳴，對醇親王都是無足輕重的。

對這些事情，他幾乎都沒有去注意。

這兩枝紅燭燃得極爲明亮，一枝在他的右邊，一枝在他的左邊，他的眼睛不動地釘着牠們看，他是在等待着朕兆的到來。

醇親王的身材細長，有王者氣概，當晚穿着一件非常富麗的外套，他在期待對權的消息，他所深愛的福晉正在那裏等候着一個孩子的來臨——來的若是一個男孩，就是一個哲嗣，若是一個女孩，則是一個掌珠。他自然像中國所有的父親一樣願望得一個男孩子。在他坐着枯守的時候，他研究燭花，想從燭花中得到能夠告訴一些孩子的命運的朕兆。

中國蠟燭是用硬的材料做心的，點的時候，火焰逐漸地焚蝕了蠟燭，這個硬的燭心不能完全燒完，卻留下一根黑的灰燼。隔了一些時候，看守者或是僕人就要將黑灰夾去，使火光較為明亮。蠟燭旁邊放着小碗，盛着半碗水，燭心的灰燼就放在水裏，以免臭氣充滿了室內。

醇親王一面嘆息，一面將兩個燭花夾下，各放在各的碗裏。他注視第一個燭花放在碗裏成什麼形狀。燭花觸到水的時候，僅僅飽吸了水份，沈到碗底，並沒有發生什麼變化，不禁使他搖頭失望。但是在他左邊的那個燭花並沒有立即沈到碗底。他出神地注視牠。因為燭心夾得太多，太近火根，所以當牠碰到水的時候，即有一縷細煙上昇。在這個煙上昇了，而且因為房間高大的緣故，消散不見了以後，黑的灰燼即在水中開始漲大。醇親王深切地研究着牠所成的形狀，想發現牠所提

醒他的是什麼。假如他得到了這個發現，則在小孩降生以後請星相家來，星相家就能告訴他這種形狀的意義，醇親王輕輕地自言自語道：

「牠的形狀如同我打獵時在樹枝間所見到的菌子一樣。」

他的兩眼惶駭地，迷惑地張大着，而且並非沒有恐懼的感觸；因為當他注視着燭灰漲大的時候，牠忽然爆裂，無數小黑塊佈滿了碗面，一個一個沈到水裏去。

這是一個奇特的朕兆。醇親王滿心想即刻召星相家來；但他並沒有這樣辦。

他默坐了許久。僕人用腳尖走進來，走時聲音是如此的低，直到他們站在跟前他方纔覺到，他擡頭對他們關心的臉一看，一個僕人拿着一個木盤，上面放着茶具，另一個站在盤子旁邊預備爲主人倒茶。他正要吩咐他們走開時，想起必須耐心地等待着。他任憑他們替他倒茶。

站在木盤旁邊的那個僕人肅靜地將茶倒好。

醇親王的心不斷地在想燭灰如此奇怪地爆裂而沈沒。他喝他的茶，喝完了揮手叫僕人出去。獨自一人留在屋內時，他又坐在那裏繼續沈思了。

他的房間裏的高高地承着屋頂的柱子，都是盤着黃龍的，因為醇親王是皇族，他的哥哥就是統治中國的皇帝。屋裏陳列着各種珍貴奇麗的寶玩。但醇親王現在對這些都不會理會，他是一心一意惦念着正在對楹生產的福晉。

他想要想像她在着等待的那個房間裏的情態。有時他能够聽着她的苦楚的呼喚，而且看見她的美麗的臉，悽慘地在生產的苦痛下掙扎着。在這種時候，他的額上，他的兩頰，不禁流出汗珠；他的兩眼張大了，而且顯着苦楚，好像他和她一同受着苦痛一樣。

院中的雨，在醇親王同他的愛妻中間，如同築了一道聲音的——而且是黑暗的——牆壁。報信的人，因為必須經過院中，衣服要被雨打溼，好像永久不會來似的。時間一刻一刻地過去，醇親王知道他的福晉並沒有遇到意外，因為那個消息也會立刻遞報給他的。

他浮躁地想從他所喜愛的詩詞裏尋覓一些休息。但他在平日如此喜好的字句現在一點都引不起興趣，他懶慢地翻着書頁，時間過去又是如此地緩慢。最後他歎一口氣，無精打彩地斜倚在靠着牆的一張炕上。他感覺到每個神經都很緊張，兩手時常緊握着，指甲抵着手心，他極力強迫他

的身體舒鬆。

爲避免總這樣緊捏着拳頭，他拿起二個核桃放在手裏。有閒階級的人，不做工作，同時又不願手空着，都有玩核桃的習慣。久而久之，倦意克服了緊張。他的眼睛閉上了，他的手掛在牀邊，鬆了手，核桃也就跌落在地板上。

醇親王是睡着了。

但在不知不覺裏現實的東西仍然隨着他。在夢中，他看到一縷微小的火焰逐漸變成一樣東西，鬚髮像一條小龍的舌頭。這火焰慢慢地擴大，把黑的地方都照亮了，一直到屋的四角都能看得見。忽然間他覺察到在燃燒的是房子。當火焰愈燒愈高的時候，他能夠看出這所房子的屋頂是黃色的。

醇親王從夢中被說話的聲音驚醒了。迷惑中他趕快起來。起先他不知道屋裏這許多人跪着是什麼意思，後來聽到一個聲音這樣說纔明白：

「王爺大喜，王爺得了一位世子。」

## 二 異兆的解釋

醇親王很興奮地從炕上起來，立即走到他的福晉與新生的孩子那裏去。他知道收生婆已經把要做的事都做完了，一切的事都已準備好了，否則不會來請他去的。他匆匆走過院子，但是走到門口，忽然覺得不好意思起來，他自己也莫明其妙。這個男孩子還是他的第一個孩子呢。他在門前停了一下，纔踏進去。走進屋內，疑惑的心更增加了，他覺得屋內一切都異樣了，與他從前所看到的完全不同，好像這間屋子，不屬於他，而屬於另一世界上的人似的。

一切都好像不是真的，就是炕上他的福晉苦楚而柔弱的臉，也是異樣了。她轉過頭來看他，是多麼遲緩呵！她的笑，是多麼淺淡呵！他不禁遲疑起來，於是用腳尖走到她的炕邊去——這位王爺從來沒有用腳尖走過，就是在神廟裏也沒有過。他伸出他的手，小心地去接觸福晉的手。他用悽楚而極端低緩的聲調說出他的話。

「我們是多麼幸福呀！」他低聲說。「我們的運氣真是好啊！」

「我們的運氣真是好，」她回答。「我能够獻給王爺一個男孩子，真是極大的快樂呀！」他輕輕地撫摸她的手，她的額，說道：

「我們的孩子將來一定要偉大而出名，在他的一生，要做一些事業，使人人都稱頌他。」

「他要同他的父親一樣會做詩，」她回答。「而且能騎上駿馬，出去打獵。」

「他要會欣賞字畫與瓷器，」醇親王說。「他應該是父親的光輝，母親的榮耀。」

「但是最要緊的，」她答道，「他要有孝順之心，不要玷辱了門楣。」

這樣他們夫妻談了很久，預言孩子偉大的將來。福晉眼裏充滿了榮耀，醇親王眼裏充滿了光輝與希望。但在光輝希望之後，有一個暗影在那裏活躍，那就是燭花之忽然爆裂以及在夢中所看到的火焰夢中驚醒，正是孩子降生的時候。醇親王對這種種異象極為煩惱，但因為深愛福晉，所以決不願使她知道。

他在室內走來走去，不能安靜地站着。他一邊走一邊說，最後他坐下去，剛坐好，收生婆抱進一

細不雅觀的絲綢褥子包着的東西，送到醇親王的眼前，很驕傲地告訴他：

『王爺，這就是您的王子呢。』

醇親王低頭看他的兒子，注視他的小臉。孩子的眉頭稍爲皺了皺，但他的兩眼仍是閉着的。父親奇怪他的兒子心裏到底在想的什麼心思，假如是在想的話；初生的孩子，是不是沒有長大時那樣聰明。他看够了孩子，他就出來了。

這時他要回到自己屋裏，去請算命先生遠近聞名的張瞎子，因爲他是瞎眼的，以及卜卦先生劉鐵嘴，因爲他所預言的事是沒有不靈驗的。醇親王對張與劉極爲相信，他們也不怕說真話。

孩子生後，僕人已到各親戚朋友處報信。現在天就快要亮了，跟着親戚朋友就要來道喜了。——當然短時間內他們還不能進王妃的屋裏去或看新生的王子的臉。

不過在道喜的人未來以前還有一些時候，所以醇親王叫人趕快去請張瞎子與劉鐵嘴，想盡量趕快知道預兆的意義。

他們兩個早料到要叫他們的，所以來得很快。醇親王這時反覺得有點怕問他們異兆和夢的



意義。但無論如何，他想要知道，所以仍舊把故事告訴他們。當他說的時候，劉鐵嘴一面聽一面兩眼注視他。張瞎子呢，兩眼什麼也不看見，只好豎起兩隻耳朵很注意地聽。

「我把燭花放到水裏的時候，我看到牠變成一塊像菌子的東西，牠忽然爆裂，成爲細粒，就沈到碗底。」

劉鐵嘴不怕說真話，這時他立即解釋道：

「王爺，我怕這是不吉之兆。您看，菌子沒有長成全就分裂了，那麼這位世子恐怕未到長成就夭折的，不過沒有人能夠知道是什麼時候罷了。」

醇親王眉頭一皺，額上兩頰又冒着汗珠。不過他還是聽，因爲劉鐵嘴雖不怕說真話，仍不免江湖術士那種派頭，所以他又詳細解釋就是不吉之兆，在相當時間，也是可以避免的。

「那麼我在夢中看到的火焰，着火的房子，又怎樣解釋？」親王接下去問。

「王爺，鐵嘴說，『我恐怕牠是像徵惡運，毀壞，滅亡，傷心吧。』醇親王眉頭促得更緊了。」

劉鐵嘴趕快接下去說：「不過任何不吉之兆也可以從吉利方面解釋。燃燒得很亮的火焰，也

可以像徵出名的天才，牠或是指富足，以及巨量的享有。」

聽到這些話，醇親王纔鬆了一口氣。劉鐵嘴講完，就輪到張瞎子推算八字了，張瞎子對預兆是不注重的，他只問生的年月時辰。

「世子是什麼時辰生的？」張瞎子問，這個聲音是從一個兩眼一點表情都沒有的人奇怪地發出來的。

「龍時生的。」

瞎子點了點頭。

「那一天是屬虎的喲，」他說，「世子屬龍又屬虎，我們都知道龍虎總要相關的。王爺他的一生恐怕不能平平穩穩地過日子，有攻擊他的鬪爭，亦有因保護他而起的鬪爭；就在他自己的內心，亦不免總有衝突。」

張瞎子的預言，似乎與劉鐵嘴所說的十分吻合，好像他們兩人事前約定怎樣說法似的。許久許久三人都不說話。沈默了一回，張瞎子於是站起來，摸到醇親王坐的地方。起先他有點猶豫，而且

有點怕。於是他招手示意，請醇親王側過頭來，他在耳邊輕輕地說道：

「世子或許可以做天子，做中國的皇帝呢。這就是您的夢的意義。」

醇親王擡起頭來，十分駭異。

「說這種話是大逆不道的呀，」他喘抖地說，「當今皇上是我的去世哥哥咸豐皇帝的兒子，他不是還很年青麼？」

當時的天子是同治，皇太后慈禧的兒子，由慈禧攝政。那時的規矩，就是叔叔也不能直呼皇帝的名字。

「那仍然是可能的。」瞎子堅持着。

「決不會的，」醇親王否認道，「他們倆是同輩呢。」

不知從什麼時候起，在中國成了一種定則，皇位的繼承者必須是當今皇帝的低一輩。咸豐的兒子同治在那時還是一個小孩，還在那裏玩騎馬射箭。不過他是一個年富力強的孩子，有他的母親那種不屈不撓的精神。他的母親原來名叫蘭兒，咸豐因為皇后沒有生育，所以選她為貴妃。咸豐

在熱河行宮薨後，由同治繼任，而受她的監護。所以要想像同治有什麼意外的事，是不可能的。

『這是大逆不道的嘍，』醇親王輕輕地說。

『我只不過把我所知道的告訴您，』張瞎子仍舊固執地說，『王爺，小民除希望皇上光榮和長命外，別的沒有願望。皇上的名字，這裏可以不必說。』

『若皇上知道了，或是皇太后疑心你說過這些話，那麼你我的頭，以及全家的頭，恐怕都要被大刀砍掉了。』

『王爺不要忘了，』瞎子道，『王爺亦是皇族，我仍舊要說這件事是可能的。』

『這樣一個大國家的皇帝，責任是很重大的，我的兒子的才能或許不足當此大任。』

『命運註定的事是一定要發生的，您我以及任何人都無法改變。』瞎子答道。『我們一定要想法如何去保佑王爺的孩子，他或許要做……』

『不要再說了！』醇親王嚴肅地說。

張瞎子嘴裏模模糊糊說了幾句，就靜默了，一忽兒又擡起他的沒有光的眼。

「王爺在一百天以內」他說，「生人決不能看世子的臉，或到他的屋裏去。百天以內，他的命是很脆弱的，或許會夭折，一點小事情也會使纖小的生命之線中斷。所以要過百日，纔能够確定保得住保不住。不過過了百日，就沒有危險，除了有幾個人以外，別的都都可以不必怕了。」

「那些是什麼人呢？」醇親王很驚異地問。

「那些人在不知不覺中或許對世子就有不利的影響。我的意思是說，這些生在龍時及生在虎日的入，決不可看到世子。因為他們碰到了就要激怒相關，這個是最要避免的。還有，世子要忌見紅色。」

這個實在是一個奇怪的禁忌，因為在中國，許多東西都是紅顏色的。實在這是完全中國人的顏色。到處我們可以看到紅的蠟燭；小孩生的時候，就送紅蛋；小孩的衣服總是紅的。不論那一個都喜歡這個顏色。只有皇室選黃色為御色，不大用紅色罷了。」

「我的孩子必須忌紅麼？」醇親王重覆地問。

「是的，因為他的八字同紅色是相忌剋的。」

醇親王心想這就够麻煩了。穿紅衣服的人不能走近，否則也必須更換他們的衣服。屋裏地毯一定要用別的顏色。這個簡短的限制，實在一點都不簡單。家裏一切都得重新佈置過，來訪問的客人或許因此破壞了他們的計劃。不過張瞎子的話，對於像這樣的事情，等於是法律，就是皇帝的兄弟，若是他愛兒子的話，也得好好地遵守。

「王爺，還有一件事，」張瞎子接下說，「那就是剃頭，王爺知道這個習慣的，新生孩子滿月時，總要剃頭的。對於大部分的男孩子這是可怕的一天。僅僅一個月大的孩子，頂容易受邪得病，那天真是一個不幸的日子。所以世子必須等滿了兩個月，纔可以剃頭。」

這時候，醇親王真是覺得嚴重起來了，現在更加明顯了，他的孩子很奇怪地受着一種障礙，一種奇怪的八字命定了他的將來，一種奇怪的規律限制了他的生活。醇親王心裏不免有點懼怕。雖然如此，他差不多仍然想堅持着他的孩子滿了一個月就要剃頭。他同一般人一樣相信小孩生下來就有的頭髮，若不剃掉，隨時有受邪得禍的可能。這種頭髮似乎與死亡有密切的關係，然而張瞎子卻主張不顧這個古舊的定則。他好像有權力變更星球的軌道，挽救帝國的傾覆似的。

兩個月滿了纔能够剃頭，張瞎子的話從來沒有不靈驗過，所以就這一點，醇親王終於也順從了。

這種種預覺使醇親王心中異常煩重。

不知這位小王子自己，在他的小牀上，是否亦有所驚覺而懷着恐懼？幸而這個小孩不能看到將來的事情，否則的話，在以後種種事情沒有發生之前，這位父親或許就要將他的兒子設法弄死。

張瞎子還有一個禁忌，這些或許可以表示這位王子的命途的險惡。

『王爺，』他說，『狗，貓等等，世子都不能玩；狗的叫囂將擾亂世子的清靜；貓呢，我們都知道常同鬼怪在一起的。』

各種動物對小孩子是有重大意義的，因為牠們是他們最早的朋友，現在這樣一來，這位王子從起頭就沒有緣份同各種動物接近了，這樣使他隔絕了他人，僅僅同最親近的人接觸。這些親近的人在心中對他很可憐，很同情，並且太過於注意了。這樣一個環境，對他將來的命運，是有極大的影響的。

他的房間門口放着一面鏡子，以便增加防禦鬼怪的侵入，因為鬼怪是不敢看自己的形像的。

醇親王心裏覺得極為頹喪煩重。

跟着，他就要進宮去，因為他的兒子是一個皇族的孩子，所以要請求皇上御賜一個名字。



### 三 御賜嘉名

天光大亮時，有一件事醇親王須要做的，這件事他當然很喜歡去做。他必須進宮去朝見慈禧太后；慈禧是醇親王福晉的姐姐，那時雖尙僅三十幾歲，已經以鐵的手腕統治着全中國。他的兒子同治，實在是當時的皇帝，但是年紀僅僅十五歲，亦不過是表面上的統治者而已。不過就是他的年紀再長大一倍，恐怕還是他的母親在着統治，至少間接上如此，因為皇帝亦是一定要服從母親的。

好幾年以前，慈禧一定已經預先看到她要在陰謀、毒計、叛亂中奮關求生存，所以用盡種種方法，鞏固自己在宮裏的地位。她的妹妹嫁給醇親王，就是她的一種計劃。她設法使咸豐辦理這件事，咸豐是醇親王的哥哥，不過皇帝的命令，就是兄弟也不能不遵守。結婚以後醇親王立即愛着慈禧的妹妹，不過這是偶然而幸運的事，因為就是不寵愛，他也沒有選擇的機會。

醇親王到大內去的時候，知道消息早已有人報進去；當時心裏總念念不忘張瞎子那個不可

告人的耳語——他的這個王子可以登中國的龍座。而那天早晨，他正是要去朝見現在坐在寶座上的青年人。當時他差不多覺得雖僅在思想上，好像也犯了某種叛逆的罪似的。

他走進紫禁城的大門，大家都知道他是七王爺，排行在他前面的還有六位王爺。宮裏有些太監，他們的地位可以對這樣一個高貴人物說話的，碰到他時，見他滿面喜氣，亦滿臉高興樣子對着他笑。

「恭喜王爺！這真是府上最大的幸福。」

這樣一有到朝見的大殿——慈禱已在那裏等他——他們微笑地同他寒暄而且祝賀他。做一個王子的父親，真是一件大事！他們的祝賀，使他充滿了愉快，使他差不多忘記了那些可怕的預兆。

總管安德海對他深深地請一個安，笑着祝賀他，並且說：

「府上的喜事，皇太后聽到了，真是高興極了。她已經有懿旨，今天早晨第一個傳見王爺呢。」這真是一件極榮耀的事，雖然他的兒子就是慈禱的外甥，也是一件不易得到的恩寵。醇親王

當時心裏很高興。

陽光照着禁宮各處金黃色的屋頂，照着太監與宮女的富麗的服飾，異常閃爍。他走到朝見的地方去的細石路上，也更加光亮了。路上碰到的人，臉上浮着微笑，好像都是陽光的反映。

他走到殿上，跪拜叩頭，朝見皇太后慈禧。

在那時候，慈禧是中國最美麗的女子之一，她的美貌事實上只有醇親王福晉可以趕得上。很久以前，當她初進宮的時候，她就認識權力的光榮，就有專權的野心。她削除了想奪取同治的皇位的奸徒，她剿滅了太平天國的叛亂，她壓制了親王，總督，內閣大臣，及其他有權力的人，照她自己的意思行事——她的意思，大部分證明是適當的。所以她的兩眼所照射的，容貌所顯示的一種光耀氣象，是她所應當有的，因為是她自己得到的。

「恭喜七爺，」當醇親王叩頭時，慈禧這樣說。「恭喜，而且祝你快樂。」

「太后聖恩，臣感激之至。」醇親王答道。

於是同治皇帝，他的寶座在他的母親左邊，亦向醇親王道喜。同治那時是一個十五歲的孩子，

容貌端正，身體堅實有力，兩眼充滿着智慧的神氣。醇親王從眼角對他斜看了一下，知道除非這位天子薨逝，張瞎子的預言是無實現可能的。他心的深處隱伏着一種冷酷的恐懼。

慈禧接下說：

「孩子的八字算過命沒有？」

「算過的，太后，」醇親王答道。他知道慈禧要知道詳細的情形，所以接下去說，「不過不大順利；孩子太嬌弱了，需要好好的看護。」

他告訴她要忌紅，菌形的異兆，以及房子着火的夢。不過腦筋裏有一種聲音在警告他不要說出着火的房子是黃屋頂的。慈禧的一生是最迷信的，對於這個異兆的意義，或許會比張瞎子劉鐵嘴想得更凶惡可怕。醇親王特別小心謹慎，對於張瞎子所說的他孩子或要做天子那件事，一點都不提到。

「那麼我們要好好保護他，」慈禧很關心地說，因為這個孩子是她的外甥，她的妹妹的兒子。她的妹妹是她的家庭中唯一她不氣恨的人，「鎖已經挑好了麼？」

「沒有，太后；臣正在等候太后的懿旨呢。」

普通新生的孩子，頸上總要掛上一個鎖，牠的意思是表示生命之逝如飛，為避免初生孩子重返到來的地方去，故將他鎖在世上。中國人與滿洲人的家庭都有用鎖的習慣。不過這個外甥的鎖，慈禧已下聖旨，須在宮裏製造，質地用純金，外面嵌上一層珠寶。除此之外，她還賞賜許多寶貴的東西。她對自己兒子的關心也不過如此——大家都知道她對同治是多麼的喜愛呀。

當時他們三個人——慈禧，同治，醇親王——好在對將來的事都不能料到。因為不論慈禧如何迷信，如何相信命運，假定她知道張瞎子那個犯上的耳語，說醇親王的兒子能夠做天子，那麼她仍舊認定她的鐵腕可以改造註定的命運。在過去她這樣做過，在現在她恐怕要這樣再做一下。

在那時慈禧當然料不到這個新生王子的生命同她自己的將要何等密切而悲慘地聯鎖在一起啊。

不過在那天早晨，宮裏聽到這個消息的欣悅的氣氛毫無減損。能夠有機會選擇珍貴的東西當贈品，並且告訴保護這個新生王子應當注意的地方，慈禧都覺得很高興。現在她要為這位王子

選擇一個名字了。

『我們叫他載滉吧，滉與田同音，有「屬於地」的意思在內，可以幫助將這個柔弱而嬌嫩的  
外甥更進一步維繫在世上。』

這個名字，當然不是他在歷史上所著稱的名字。

#### 四 尊貴的乳母

孩子出世以前，種種準備工作是極爲煩雜的。實際工作在兩個月以前就得開始；但亦不能太早，因爲選擇乳母，要乳母的孩子與主人的孩子年紀相差不多，方爲合格。

管家或是太監——在宮外住的皇族，亦有太監——就負這種挑選乳母的責任。親王家的孩子至少有兩個乳母，最好是有三個。中國人與滿洲人的心理，以爲母親懷滿了十個月的胎，和受了生產時的苦痛，已經盡了最大的責任，以後她所要做，只是休息和恢復體力了。所以上等家庭的母親並不自己喂奶，那是乳母的工作。

孩子未生以前，太監就到鄉間尋覓合式的乳母，普通是在農人方面去選擇，認爲農民的婦女與土地較爲接近，既健康而又無城市婦女的壞習氣。這種候選的乳母自己一定要有孩子，而且孩子不能比主人的孩子大過兩個月。她們一定要乾淨，而且還要相當秀麗——要乾淨的原因是很

顯明的。要秀麗呢，大家都知道吃奶的小孩很容易像他們的乳母，一個醜的乳母使孩子亦要變醜。因爲同樣的理由，她的性情亦須仔細地加以查究，而且向她的丈夫徹底地詰問她的品格。能够被選爲一個王子的乳母是一件榮幸的事，不過也有相當的犧牲，在一個長時期內，她必須拋棄了自己的孩子，拋棄了丈夫，拋棄了家庭。

爲什麼乳母不能把自己的孩子帶在一起呢？主要的緣故是因爲以前發生過這樣一件事：乳母把自己的孩子帶到主人家，發現生活的繁華富麗，爲生平所未見，不禁十分羨慕，就把自己的孩子與主人的孩子掉換，使自己的孩子能够有快樂的而且充滿了富足的生活，穿着華麗的衣服，享受精美的食品。

當乳母來了而且經主人允許僱用時，她們的衣服都得拋棄不用，完全換上主人的衣服，這種衣服非獨要乾淨，還要順小孩的眼。

挑選乳母時，還要經過許多徹底的考驗。醫生進來徹底地檢查有沒有足以影響小孩的任何可能的病症，還要她們吃一種藥，以便將或許從家裏帶來的邪氣確實地一概洗掉。



醫生規定她們的飲食，不論喜歡不喜歡，她們一定要吃，而且不能吃別的東西。爲的要確實知道她們是否遵守命令起見，特別僱用幾個使女，她們唯一的責任，就是在太監督率之下去監視乳母。

孩子的母親，因爲不喂乳，一點都不覺得麻煩，只不過仔細地看守着乳母的行動。例如有一天早晨，有人告訴她那天值日的乳母的工作不滿意，她就要把乳母叫到面前，很嚴厲地責問她說：

「你在做什麼？今日你的事做得不好。」

乳母有時偷吃禁止的東西，偷喝禁止的酒，若被發覺，那就倒霉了。不過大半乳母都很聽話，因爲在富貴人家做事，除很大的工錢以外，普通有一個習慣，孩子一個月大，送她們一點東西，兩個月大，送她們更多的東西，一直到孩子不吃奶時爲止。不過乳母就犯了過失，也是無法開發的，小孩子多半要認人，生面孔，他們是不要的。而且對乳母亦不能用竹杖毆打責罰，因爲對她們的性情，神經都有壞的影響，這一切或許都會損害到小孩的。

所以唯一可能的責罰是扣減獎品。母親定下這個規矩：

『你必須要好好聽話。醫生告訴你做的事，一定要做到。否則，孩子一個月大，你得不到獎品，孩子兩個月大，獎品也沒有那麼多。』

獎品普通是嵌着珠石的耳墜等等，價值的大小要看主人家的財富，受了這種處罰，當然是乳母的疎忽。幸而是不常遇見的事，因為每個人都有別的人看守着。乳母看守小孩，使女看守乳母，太監呢又看守使女，監視使女是否盡責，是否通同乳母作弊，有無偷給乳母違禁的飲食。這樣一個看守一個，乳母的獎品就少有機會被扣罰了。

爲小裁活挑選乳母，比通常更加仔細了，因為慈禧太后對他是非常注意的。關於乳母，關於孩子的吃奶情形，慈禧問了許多問題。同時醇親王對張瞎子的預言亦不能完全置之度外。他當然決不願抱着一種叛逆的思想，特別是對於他自己的姪子，同治皇帝。不過兒子到底比姪子親；若醇親王私下對兒子一點不懷着希望，那也是出於人情之外的。或許他自己不覺得有這種野心——當然他是決不會承認的，就是對他自己也不會承認的。

醇親王對裁活的照料看護，可謂無微不至，因為無論如何，總是一樣要準備的，當然，一切事情

都由母親負責，他自己決不會直接參加。做父親的很少過問母親，使女或是乳母的權限以內的事。不過有時也注意一下乳母的容貌，好看不好看，因為小孩在初期的時候，很少聽見客人說：「啊，他真像父親。」或是「啊，他真像母親。」反之，「他真像他的奶媽！」倒常常聽到。

就是王府裏也要佈置得很調和，以免矛盾的感覺，損礙到孩子安靜而快樂的發展。

乳母選擇定當後頭三四天，她們彼此的地位是不分高低的。母親對她們十分注意地觀察着，並且拿使女及太監的觀察來比較，當作參考。

對於乳母各方面都知道得很細以後，母親就將她們叫到面前，她們來的時候，必須要穿  
上送給她們的衣服，從鞋到皮袍，統是挑選過的，以免刺激了孩子的感覺。

當三個乳母都站在她的面前，她心裏就下了一個最後的決定，她的選擇是根據以前的考察，以及她們的行動舉止。她的決定於是用說話表示出來。她指着認為最好的一個說：

「派你做大奶媽！」

於是她又指定那一個是二奶媽。那一個是三奶媽。這樣選定了以後，就不再改變了。這種習慣

在中國是極普遍的。乳母們彼此競爭着要做大奶媽，因為大奶媽立即就可以成爲一個最重要的人物。她甚至於可以成一個橫暴的人，這種事是常有的。她的位置使她的權力在其他僕人之上，實際上在任何人之上，只除了母親自己。

或許她要喝茶——若是茶可以允許她喝的話——她可以叫不論那一個人給她倒茶，普通是二奶媽或是三奶媽給她倒。

這樣子，家庭裏成了一種封建的制度，每一個人都統治着某個別的人。主母管理着大奶媽——只要她小心不去惱怒她——大奶媽呢，統治着其他一切人。太監也受着大奶媽的統治，不過他可以在主母面前挑撥，在小的地方陷害她。同樣使女亦可以在太監面前挑撥，特別是太監所喜歡的幾個使女。這樣表面上大家對大奶媽極爲服從，但有些事情是不依軌道走的。

婆婆在傳統上是家庭以及家庭裏每個人，每樣東西的主管者；不過在像這樣的一個家庭裏，對於大奶媽，在她的普通是三年的任期內，也得遷就。

若是有人想起問問這位小王子，到底誰是這家庭裏的統治者，假如他能够回答的話，這個問

題可以立刻地而且永久地解決。

可是他在那時候連統治者的名字是戴活都不知道。

## 五 三朝

數字在中國是非常重要的，在所有的數字中，「三」字是主要的數字中的一個。牠是富足的像徵，所以連帶有幸運，興盛，長命，康健的意義在內。

舉個例吧，結婚後的第三天，新娘一定要回家到她的父母那裏去，以便他們看看她是否高興。在一個新生的孩子的一生中，第三天特別是重要。這一天叫做「三朝」。

到了載湉生後的第三天，王府裏的人知道在這一天的有整天不斷的典禮，許多重要的事情都要在這一天遇到。在這一天的，太監是極端地忙，宮女，乳母及福晉沒有一人不忙，連醇親王自己亦很忙，他的職務就是在那天的二十四小時內在家做主人。

未到三朝以前的一些時候，木匠及僕人都忙着在院子裏佈置着一切，院子是中國式房子的特點，四邊都有房子圍着。王府裏有好幾個獨院都是很大的，不過三朝來的客人太多了，沒有一個

能够容納下全部的客人。

木匠的工作是要把院子改成一个大方間；院中搭上架子，架上鋪着簾篷，簾篷本身是很不雅觀的，不過搭好以後，看來幾乎像宮裏的大殿。而且掛着燈，結起綵，各種顏色——除了紅顏色——的綢條迎風飛舞着。陽光從篷的空隙中射進來，使地上光暗交錯着，成一個花斑的形狀。

院中石板上，在三朝那天，普通是用紅色地毯鋪的。不過張瞎子曾經肯定地說過紅顏色對載滯是不利的，所以那王府院中所鋪的是橘色的貴重的厚地毯。在這樣臨時佈置好的地板上，排滿了棹子，每張棹子可以坐八個人。棹上堆滿了酒菜，而且必須增加了僕役的人數，以便服侍來的客人。

醇親王的地位既是這樣高貴，這一天只能招待重要的客人。天一亮時，就有客來，他們都是內閣大臣，宮內官員，以及總督等等。

在那個時候，東洋車還沒有傳到中國，許多客人都是坐轎子來的，轎子上面掛着各種顏色的標記，以表示轎主的階級。驛車亦很普通；那種笨重而顛動的車子，對婦女們是極辛苦而不舒服的。

不過因爲牠的形狀端莊，做官的人卻喜歡用。

醇親王府門外，一早就有許多轎子驛車停集在那裏。一般民衆只能遠遠地站着看，他們從到來的轎車看來，斷定醇親王和王子真是重要的人物。許多許多轎子掛着重要的標誌，還有無數不斷地到來的驛車，出來的人都穿著五顏六色富麗堂皇的衣服，從這一切，都能夠斷定醇親王地位的高貴。僕人，轎夫，車夫叫囂的聲音極爲嘈雜，他們是沒法制止的；每個人都覺得他的主人實在不待，都想壓倒別的人，因而引起熱烈的辯論，嘈雜的爭吵，使這個日子添上了許多熱鬧。

坐轎子或驛車的客人，從轎車裏雍容華貴地出來，走到王府的大門，每個客人來到了都有僕人在那裏迎候。於是客人深深地打一個恭說：

「福晉添了王子，我是特地來給她道喜的。」

當然沒有人能看見福晉。就在平常時候，不在月裏隔絕的時期，習慣上婦女亦是不出來招呼

客人的。不過所有的消息都詳細地傳給福晉聽。客人請進去了，僕人就趕快到福晉那裏報告說：

「某某王爺到；特地來給福晉道喜的。」



道喜所用的字句，差不多是不變的。僕人連續不斷地來到福晉面前，將客人的話一字不改地報告她。她很謙恭地接受這些報告，如同客人親自來道喜一樣。

客人走進搭上篷的院子，醇親王就在這裏迎接他們，請他們入席，與階級不相上下的人坐在一起。一椽人坐齊後，就開上酒菜。高級官吏的椽上放滿了山珍海味。醇親王對酒席的精美覺得面上極有光彩。

在習慣上，客人除了帶禮物以外，還要帶一點吃的東西。這種吃的東西，花樣異常之多，各人自出心才，都想勝過旁人。典禮過後，多餘的食物如何處置，是太監及其他僕人要解決的問題，最好的東西當然先放在主人面前，於是就輪到僕人，他們在廚房裏，或他們住的地方，狼吞虎嚥，直到飽得吃不下爲止。吃完後，東西還有那麼些，這些殘餘就分給僕人的家屬，以及他們的僕人和「他們」的家屬。只有外面一班窮人得不到東西，雖然通常醇親王亦曾示意將這些食物分一點給遠地來求乞的一班貧苦者。

除了食品以外，客人還帶禮物來送給王子，禮物大都是綢緞等貴重華麗的衣料，叫裁縫來可

以做成漂亮的衣服給載滂穿。這些綢緞，色樣極多，都是最好的貨品。每個客人對自己的禮物的價高物美，覺得很榮耀。龍時及虎日生的客人送來的禮物，小心地放在一邊，不使牠們靠近小王子。不過這些禮物還是收下的，因為不收，那簡直是一種嚴重的侮辱。

對於送禮，還有一種很奇怪的風俗。當孩子很年輕的時候，父母怕他不易活，所以用盡種種方法——象徵的方法——以確定孩子能够長大。上面提到過的掛鎖，用意就在將他鎖在地上，不致於夭折。在許多家庭裏，還有一種連合送禮，進一步保護孩子生存的辦法，這是一種拜乾爹的辦法。父親在他的朋友中選擇一百個資望足以做他的兒子的父親的人。這一百個人，每人送一塊綢子，將這一百塊綢子做成一件孩子的外套。意思是有一百個父親在希望他康健幸福，那麼這個孩子無論如何也不會死了。

但是對載滂並沒有實行這個方法，因為不論醇親王如何熱烈地希望實行這個，可是他的朋友中，地位崇高，足以當王子載滂的父親的，卻沒有這樣多的人。

這位小王子的三朝典禮是非常重大的，而且五光十色，萬分熱鬧。中國各處的方言，彼此不同，

有如不同種的言語。各省來的大臣，總督等等，必要時當然可以講官話，不過碰到了同鄉的時候，就講着他們的本鄉土話。所以那天又好像開了一個方言大會似的。

他們喝酒吃菜，喝得多，吃得也特別多。僕人往來不絕地向各樣子走。從門口進進出出的僕人也是絡繹不絕，他們將客人帶到醇親王面前，再帶去入席，並將客人的祝賀向福晉報告。

但是天下無不散的筵席。這種筵席的結束是有一定的習慣的。中國酒席至少有二十多道，饌製精美的菜，吃時都是沒有飯的，到了最後四道纔有米飯。所以飯碗拿來時，客人就知道菜快要完了。事實上飯碗等於說：

「你已經吃够了，朋友，這是你回家的時候了！」

不過這不是一個很嚴格的規矩，若客人是很熟的朋友，或許會不顧飯碗的出現的。還有一種習慣給客人一個肯定的暗示。酒席吃完，大都天已經黑了。有禮貌的主人是決不肯讓客人回去時沒有燈亮着走到門口的。因此客人假如不顧飯碗的暗示，那麼總管就要對他的屬下喊道：

「預備燈籠吧，客人要走了！」

客人事實上或許完全沒有想到就要走，他們正在想下一個菜是什麼，對最親近的朋友，對於主人，還要講什麼話，以表示自己的無所不曉。但對燈籠的暗示都不顧的客人，真是未免太勇敢了，特別是僕人非但服從命令，而且把燈籠拿到飯廳裏來，客人都可以看得見。這樣，點着的燈籠好像是一個無間斷的提醒者，似乎在那裏說：

「快點完吧，我照你到門口。」

普通相信小孩在三朝那天初次睜眼。所以醇親王那天雖然要慇懃地招待客人，但整天心不在焉，總在着冀待從孩子房裏來的消息，報告王子已經睜眼要初次見他來到的世界。對於這頭一次看到世界認為是如此的重要，以致於在三朝那天，母親、乳母及太監都在着企望誰先看到王子睜眼。當這個神跡出現了，看守的人的第一個職務就是去報告醇親王，他於是就要趕到兒子的旁邊，站好位置，使他在世上第一個看到的就是他自己的父親。他決不可看到無關係的東西。他一定要看與自己有密切關係的而且不能在任何方面驚動了他的東西。世界上對於一個男孩子還有什麼比他自己的父親更要密切的呢？

母親呢；就退在後面，她是兒子兩眼要看的第二個人。這種習慣是建築在一種孝順行爲上面的。兒子對父母負有一種責任，這種責任，除了對皇上以外，對別人是決不會如此重大的。這樣，在初次睜眼的時候，就印進腦筋裏去了。這個表示在他的將來要保持的是什麼——那就是要謹凜地服從祖先。

醇親王在那裏等待着這個消息，同時表面上他在聽各華貴的大臣從政治改革、國家大事講到小孩病患，以及飲食中毒等等，天下的事沒有不講到了。他很客氣地同他們閒談，但他的心是在他的孩子那邊。他當然知道許多客人來，爲的要取好於他，爲的他是慈禧的妹夫，在宮裏有相當的勢力，他們對載活的幸福實在是不大關心的。不過他仍不辭唇舌的勞苦，同他們週旋，因爲這是一種習慣，正如其他的習慣一樣，看起來似乎是背理，浪用費時的，然而許多有知識有地位的人還是得接受這種習慣。

消息終於來了。一個僕人睜圓了眼睛，面上現着熱烈的神氣，趕到醇親王跟前。

「王爺！王爺！王子睜開一隻眼了！」

醇親王急忙地辭別了客人，趕到載滉那裏去。這個小人已經睜開右眼，正在莊嚴地四處看。各人都避開了他的視線，使他第一個可以看到父親。不幸載滉只睜開一隻眼睛，這個表示沒有睜開兩隻眼睛那樣聰明伶俐。

醇親王注視他的兒子，兒子亦注視着他。然後就輪到母親看她的兒子了。不久孩子的另一隻眼又開了，典禮就告完畢。而載滉起先只睜開一隻眼睛。這一件事以後將永久成爲家庭裏談話的題材——若他將事做錯了，判斷錯誤了，或是運氣不好，記得這件事的人將要追溯以前的事，深懂世故地搖搖頭，彼此談論：

「這實在不是他的過失。三朝時，他不是只睜開一隻眼麼？」

當睜眼的消息傳到仍在遲留着的客人那裏，三朝實在是終結了。客人都預備走了，因爲現在再也沒有不走的藉辭。每個客人將給僕人賞錢包好，放在飯碗旁；賞錢洋錢元寶都有，那要看賞賜者的度量與虛榮心了。僕人清理桌子的時候就將賞錢拿走。這種賞錢普通是用紅紙包的，不過紅色既然對載滉不利，所以這一次給醇親王府僕人的賞錢，真是各式各樣，大大小小，什麼顏色都有。

## 六 快樂的四年

整天，整月，而且甚至整年過去，並沒有發生什麼事情破壞了載滌平坦的生命路線。他是一個柔弱而嬌嫩的孩子。在開始有知覺的時候，在開始能注意東西的時候，他同別的孩子就不一樣。從最初能說出聲音的時候起——這種聲音，只有母親能夠知道是一種模糊的字句——他就對自己說話，而且說得很久，好像獨自一人是很快樂似的，有沒有人回答可以不必管。

他喜歡鳥，喜歡花。他對牠們說話，有些話被知道他的人像神話一樣傳留下來。例如在他長大到能注意東西的時候，若院中有一隻鳥，他就要注意地看着牠，問牠道：

「你昨天也在這裏麼？」

有些人相這鳥是回答了他的。不論回答是什麼，載滌似乎是覺得滿意了，因為他仍舊繼續着同牠說話，好像鳥真是給他一個聽得懂的答覆一樣。

「我想決沒有錯，因為我注意了你的羽毛的顏色。現在，唱個歌給我聽罷！」

這種話是用命令的方式說出來的，這位小王子似乎不怕牠不服從。若鳥真的唱起來，聽的人更相信動物真在回答他們的小主人了。

他繼續着同鳥說話，一直到牠飛走爲止。若另外一隻鳥飛來，載活心裏總以爲頭一隻鳥在別的地方有重要事務，不能分身，所以差一個替代者來同他玩呢。

但是對花談話的時候，這班不論載活做什麼事總跟在一起的聽者多少有點不懂了。載活時常同花談得很久，聽的人不論怎樣去想像，亦不懂他如何能夠得到了答覆。所以當他好像已經得到了答覆而感到滿意時，他們更覺得他的可異。在他的週圍，似乎環繞着一種不屬於今世的氣氛。在他一歲的時候，他的父親總怕不論如何設法保留他在世上，他仍有隨時離開了到虛渺之鄉去的可能。不過他是整天都很快樂的。什麼人都順從他的意思，非獨因爲他是親王的唯一的兒子，而且因爲他自己亦是一位親王。

他是一個美麗的孩子，將來一定是一個清秀的男子。他的兩眼非常之大，能够深刻地觀察事



物，他不論看到什麼，總覺得非常地好奇。大家相信他在長大成人的時候，一定能够看透別人的腑臟，測知他們的心思。

頭四年是載滌快樂的日子。沒有他要的東西拒絕了他的。在太監看護之下，他玩着狗，小馬等等。現在他是允許玩這些了，因為三年的危險時期已經過去。天氣好的時候，大部分時間他在屋外玩，對各種戶外運動他都有興趣，特別喜歡騎馬。假如能得到許可，他會成爲一個終日在戶外的兒童。但時間前進了，他不得不唸書，使自己在成年時適合於治理國家，這樣就沒有那麼多的時間遊戲娛樂了。

載滌是不分左右手的，兩隻手用起來同樣地便當。譬如說，他若吃一塊餅，一定要分成兩塊，一隻手拿一塊，兩塊很均勻地吃。不過他從來沒有吃得很貪過，因爲他知道家裏東西很多，他的需求決不會缺少的。

過了三次整天熱鬧的生日，到了四歲的時候，他就開始學習寫讀。他每天認十個字，學習的時候，如此地用心與徹底，能够永久地不會忘記。他學習功課從來沒有失敗過，而他的學習有他自己

的方法。不久他對繪畫及用紙剪成東西感到了興趣。這種剪紙對他的認字有極大的幫助，因為他一面學習那些字，一面把牠們用紙剪出來；同時師傅叫他注意每個字的筆數，要他一筆一劃都完全記得。字剪好後，就貼在紙片上，把牠們深刻地印到腦筋裏去。爲的達到更不容易忘記起見，他用墨或粉筆將字寫出來，重新學習一遍。

他喜歡繪畫，畫鳥，花，人物等等，不過更喜歡在牆上畫。在短時期內，遊玩室裏的四面牆上，只要能及得到的地方，都塗滿了他自己的畫，以及亂七八糟一大堆他所學習的字，此外還有許多別的東西，除了載活自己，別的人對這些東西都是莫明其妙的。這樣毀損了屋子的外觀，使醇親王有些沮喪，他告誡他的兒子說：

「你爲什麼一定要將雅觀的牆壁塗滿了這些畫呢？你應當保持着牆上的清潔，在紙上畫好啦。」

「不過，爸爸，」載活說，「在牆上寫字繪畫，我覺得更有興趣。」

載活當然不管這一套。醇親王看到牆上他的兒子所能及到的地方，差不多都要畫滿了，以後

只能找別的地方畫，也就不管了。不過牆上畫滿後，載活想出一個法子，不要人幫忙，就可以將畫的地方擴大。他只不過拿一把椅子放在牆邊，先是坐在椅上畫，等到坐着畫得到的地方都畫滿了，就站在椅上畫。站着畫又太低了呢，就墊一些東西在椅上。這樣使看守他的人怕起來，怕他會跌下來受傷。他是這樣仔細地有人看護着，所以許多小時的習慣能夠一個傳一個，遺留到現在。

他對繪畫從沒有厭倦過，想到什麼，就畫什麼，右手疲乏了，就換左手，這種掉換，一點都沒有妨礙。他的左右手不分的本能，歲數大了，非但沒有減低，而且一年一年地增加。

載活四歲的某一個時候，醇親王第一次預感到將要發生的事情的暗示。同治皇帝病得嚴重的消息聽到了，這消息一定很快地傳佈到全國各處。恐懼的手抓着他的心口，他立即記起張瞎子的預言。他恐懼而戰抖地等待着同治病況的新佈告。

關於同治的病原，那時候還沒有什麼傳說。大家心裏想皇上的病亦不過是通常的小病而已，決沒有想到有其他。載活亦是常病的，所有小孩子的病都生過，可是很容易就好了。實在沒有爲同治擔心的理由，那時候他還只有十九歲呢。但是第二次的公佈提到皇上的熱度逐漸增高，暗示着

宮中已經漸呈驚慌了。

日子一天一天過去，醇親王的憂愁亦跟着增加了。

於是皇上患着極嚴重的天花的恐怖消息公佈出來了。不過同治是這樣一個堅實強壯的青年，就是這個病亦沒有使人覺得怎樣可怕。天花並非是不治之症，是的，這是危險的，不過是能够醫得好的，雖然有些人擔憂着皇上完好的臉上從此以後會有一些麻子。

就是醇親王亦不信運神已經註定了他的嬌慣孩子的命運。劉鐵嘴與張瞎子的預言是不是將要實現了呢？

## 七 入繼大統

同治皇帝在十九歲的時候，患天花死了。慈禧太后的悲愁，不管歷史怎樣說法，是深刻而淒慘的，因為她對兒子是用母親整個心的深處來愛的。同時她認識到她對皇室，對百姓，擔負着極大的責任。在重重的憂愁及忙於督促辦理喪事中，她明白皇位不能長此久懸，同治的繼承者一定要立即選出來。

慈禧太后對這個選擇有她自己的主張，不論對什麼事她都有主張，或許她自己不覺得。她立即召集皇族的人商議，表面上是徵求他們的意見，她或許甚至於決定要尊重他們的意見。不過皇族的人知道誰都沒有勇氣敢反對她的意思，都知道提出人來承繼她的兒子，是她的主權。

繼位者一定要低一輩的人，是歷朝不成文的法律。在她召集皇族商議的時候，有沒有破壞這個法律的意思，那是一件可疑問的事。

皇族得旨後趕緊地前來，對宮中的宜召，就是太后最近的親戚亦是不能疏忽的。當時的景象極爲陰沈慘澹。到的人很少認識到這個皇族會議的決議將要製造出非常的歷史，或許改變了整個歷史的路線。

當憂鬱喪子的皇太后看見皇族的人都到齊了，她和緩地對他們說：

「召集這個會的原因，我想大家都是知道的。全國都已經知道同治皇帝已經升天了，繼位的人必須要選出來，所以請你們一起來商議這件事。」

這件事，中國各處實在都已經知道。同治的死對他們正像炸彈的爆裂一樣；全國都在着悲傷，同時全國對繼位的人到底是誰，亦急於想知道。一般知道承繼的不成文法律的人，對繼位者的選擇都覺得是沒有什麼大問題的。咸豐一代的第六王子恭親王（他是與西人辦外交出名的，鴉片戰爭時，咸豐及宮中都逃避熱河，留在後方辦交涉的就是他——譯者按鴉片戰爭係道光朝事，咸豐避熱河係在英法聯軍之役，想係原著者一時錯誤。）有一個孫子，名叫溥倫，他雖是一個青年人，與同治的歲數相差不多，實在是屬於下一代的人，所以合宜於繼承皇位。按常理論，他是要被選爲

嗣皇帝的。

不過慈禧並沒有立即說出他來，這樣，皇族各人就應當警悟到太后心裏還有別的人，雖然大家都知道下一輩再也沒有別的可用的人了。

皇族各人靜默地站在那裏，聽着慈禧太后說話。

「我們都知道應當選一個低一輩的人來承繼大行皇帝。可是對這次的選擇，我的意思不在這裏。」皇族各人聽到了都不勝駭異。表面上他們是在那裏幫同太后挑選的，事實上並沒有什麼話可說。

「太后的見解是最深遠確當的。」這是問他們的意見時，他們一致的回答。

她問他們所不敢表示的意見，或許是很矛盾的，但這個矛盾，表面上是看不出來的。她對反對她的意見的人在事實上所遭遇的困難，並沒有注意到。

慈禧太后平素不喜歡溥倫是大家所知道的，因為宮中的事傳說得很快，很難保守秘密。但若說她為個人的野心，為自己想聽政，因為溥倫已經大了，能够自己執政，所以不願選他，而另外選一

個與同治同輩的人，這是不確實的。她的選擇，是因為對她的兒子同治愛得太過於深切了。這個凡是懂得母愛而無偏見的歷史讀者，一定都能了解的。

她希望「他」的一代人繼續着執政，如同他沒有死一樣。或許她要在別的人身上幻想着已死去的兒子的影像，來安慰自己。她說明了她這樣選擇的緣故。

「我的願望是要我的兒子的皇統繼續下去，」她對皇族各人說，「對我一定要好像他沒有升天，仍舊是活在世上一樣。就是因為這個原因，我決定了一個或許會使全國使百姓驚駭的選擇。但若明白了這樣選擇的理由，則大家都要承認這是最好的了。第一，我要選擇的那個孩子，對我是非常親近的，第二，他代替我的兒子所達到的程度不下於任何人所能達到的這個小王子是我的妹妹的兒子，就是我自己的外甥。同時他是先皇帝咸豐的姪子，所以因為婚姻的關係又是我的姪子。這樣看來，沒有別的人比他對我更親近了。」

「除此以外，爲使關係更加密切起見，我的意思要立他爲我的嗣子，這樣，我就是他的母親了。」



載活的母親聽到了這些話將作何感想，是很容易想像得到的。輕輕一句話，慈禧就奪去了她的孩子，他以後就要永久住在宮裏，遠離了他的父母，遠離了他曾經在裏邊過着快樂日子的美麗書室。想到這一切將來的事，或會使她戰抖，不過也沒有法子，太后的懿旨就是法律，家庭的關係決沒有皇族的關係那樣強有力啊。

許多皇族的人在臉上露着不贊成的表情，不過就是這個亦不能讓慈禧覺察到。當時對這個破壞承繼法律的舉動，到底有沒有人提出反對，歷史並沒有記載，慈禧四下對到會的人看了一下，並沒有人反對她的意思，她接下去說道：

「這個承繼的目的在於使得我的兒子永生，所取的名字應當表示着繼續我的兒子所創造的光輝。假如有人反對選擇同輩的人承繼皇位，他應當停止這種反對應當將承繼者與被承繼者看作一個人，就好像是大行皇帝的化身一樣，不應當認為違犯了傳統的習慣。」

慈禧太后不論做什麼事，總能找出理由，而且有話去解釋這種理由。

「所以我現在降旨由咸豐皇帝一代的七王爺的兒子承繼皇位他的年號應當依照我的願

望，包含着我的兒子的「光輝」永生這個意義，定名為光緒；登極以後，載滌這個名字就不再應用了，」她徐緩地繼續着說。

這樣指出名字以後，她實現了張瞎子與劉鐵嘴的預言。當時沒有人反對她，雖然在朝見完畢了消息傳出去以後，大臣方面引起極大的批評。可是沒有人敢公開地指摘，除非他預備着死。當時有一個吏部主事吳可讀，心中極為忿怒。他寫一篇很長的奏摺，這個奏摺呈上以後，無疑地要受斬首的刑罰的。爲的這個奏摺能夠確實地遞到慈禧太后那裏，他自己將牠帶進宮去，呈進後即行辭出，在宮外服毒自盡。不過他完全是白死了，因爲對他的屍諫慈禧絲毫沒有受到感動。

## 八 天子

自從詔旨頒佈以後，載滌登極典禮的籌備工作順利地進行着。吉利的日子與時辰一定要預先選定，欽天監用複雜而神祕的計算方法去選擇時辰，結果竟選定了半夜爲登極加冕的時候。

皇帝登極是一個莊嚴而繁重的典禮。因爲詔旨已經頒佈了，所以就登極以前，載滌已經是皇帝了。做世子的時候，他已經很高貴，現在做了皇位的承繼者，他更加尊崇了。

慈禧派遣御輦，隨從着許多高級的太監，來迎接載滌進宮。醇王福晉對她的兒子將要做中國的統治者，覺得光榮快樂，不過從此以後，她要永遠地失了他，又使她悲傷。中國的習慣，就在普通的百姓家裏承繼出去的兒子也要永久拋棄了他的父母，好像他們從來沒有做過他的父母一樣，從此以後，他是屬於承繼的父母了。所以醇王福晉知道她是確定地無可挽回地失去了載滌。她再也不能抱他在懷裏，因爲這是有損皇帝的尊嚴的。下次在朝見遇到她的兒子時，對他就像對所有

的皇帝一樣，要行跪拜叩頭的禮節。想到這一切，使她的思潮上落，悲喜不一；她的兒子的地位，在萬人之上，使她榮耀快樂；進宮以後，就要失去了他，使她悲哀；她自己的姊姊慈禧太后立他爲嗣子，使她欣慰。

輝煌的儀仗來到了醇親王的府邸；將載滉預備好，以便到禁宮裏去的通知亦已送來。醇王福晉對兒子的親熱，這是最後的一次機會了。爲兒子預備這樣重大的出發一定是極紛亂的。最後一分鐘的愛撫，偷偷地流着巨量的眼淚，默默地祝禱孩子將來的健康與快樂，這一幕生離時的慘象，多麼够人傷心。載滉一直在極端小心的保護下長大了。到了宮中，若是可能的話，將要保護得更加謹慎。但醇王福晉再也不能以母親的愛去看護她的兒子了。

在半夜的熟睡中，就是去做皇帝，載滉也不願被人驚醒；他對做皇帝當然是莫明其妙的，他願意睡覺，他哭，踢，他用嬌慣的孩子所能想得到的種種方法反抗。他的乳母同母親撫慰他，對他說天子不能有這樣不莊重的行動。對這個，他回答說他寧可不要做皇帝，假如皇帝連睡覺都不能睡覺的話。

最後他穿好了衣服，由他的父親伴送，預備出發到大內去。醇王福晉向他作最後的告別，因為登極典禮除了慈禧太后以外，婦女是一概不准參加的，所以這是醇王福晉最後一次在家裏看到她的兒子了。與他同去的唯一的婦女是大奶媽，慈禧太后有命令特別將她留住的。王爺的轎子，階級低的人不能乘坐，所以特別為她預備一頂轎子。他的轎子在行列的末尾跟着，這個行列包括着王大臣以下的文武官吏，各坐着自己的轎子，轎上掛着官階的標記。

他們簇擁着熱烈地將小載滌扶進御輦，由他獨自坐在裏面。輿夫隨即擡起走，假如偶不小心，稍為有點意外，不論這意外事情如何微小，那麼這幾個轎夫可就倒霉了。在這個夜裏，他們所擡的是全國最貴重的東西。但是載滌自己對這個新得到的特殊的權位到底作何感想呢？這個從他到達禁城，要從御輦出來的時候，可以看得出來。輿門打開了，特地選擇出來侍候他的太監向裏一看，看到他正在裏面恬靜地睡着。那晚上已經拒絕了他的睡神，他又追上了。

然而他一定要在指定的時辰升登皇位，所以太監又將他叫醒。他對着這些醜惡面生的人亂踢亂叫，嚷着要回家去。他這樣的舉動當然有礙皇帝的尊嚴。不過他的亂踢亂叫並沒有發生什麼

效力。登極典禮是不能延緩的。皇太后的懿旨是必須要遵守的。所以終於把他抱出來，抱到登極的殿上去。

選擇繼位者的結果公佈以後，就爲載滌特製一頂王冠，頂上有一粒極大的梨形的珍珠。這頂王冠是極美觀的，牠僅在登極的時候戴用一次，以後就藏起來作爲滿人的無價之寶了。

載滌被人帶到登極的大殿去。爲着急用而匆匆趕成的皇袍加到他的身上，皇冠也戴上了，於是就將他放在龍位上，登極的時候，只有皇族的人，而且只有男人——除了慈禧太后——可以參加。一個小孩單獨在許多生人當中，他們的舉動他完全不能了解，從這一點看來，載滌當時的舉止總算是好的了，不過他對這個典禮是極不同意的。他當時一定在想，爲什麼這些老頭子放在特別的椅子上，把笨重的東西放在他的頭上，要他穿上不慣的衣服，而且對他說許多奇怪的話，於是都跪下叩頭，把頭撞在地上？既然所有的人都跪下來叩頭了，那麼好像在那裏指揮一切的那個女人，爲什麼又不跪下來磕頭呢？

載滌不再是載滌了，以後他是光緒，他已做了天子，中國的統治者。

當皇族各人叩頭朝賀完畢，在殿外肅靜地待命的許多朝臣就應召進來，表示他們對新皇的忠忱。他們一定要走到他的面前行禮，跪下去，把頭撞到地。

在行登極典禮的時候，光緒雖盡力反抗，但等到典禮完畢，他已經完全清醒了，而且對每樣事情都感覺到極有興趣。或許他已覺得這一切對他是極重要的。所有兒童都是作假的能手，或許他已起始領悟到此事的真義，因為據傳說，在登極的時候他的行動雖像小孩，但當各大臣進來的時候，他做得真像一個皇帝。這使在暗中或許不贊同慈禧的選擇的大臣非常驚異，而且增加了他們的希望。

在這個典禮的進行中，慈禧太后仔細地觀察着她所選擇的年青人。

「他是一個柔弱而營養不足的人，」好幾年以後她這樣說。「臉黃而瘦，兩隻大眼睛正顯着飢餓的樣子，那個孩子在沒有到宮裏來以前，從來沒有吃飽過。這個對他的家庭不能太嚴刻地批評。他們有的是東西，然而把他餓着了！」

光緒的飲食方法都是醇親王在醫生的指導之下認為合於衛生的，但慈禧太后是不能了解

的。慈禧太后的意思，小孩子的飲食只要一個方法：他們要什麼給他們什麼。假如一樣東西對他們是不好的，他們是不會要的。這倒是一個簡單的信條，不過容易引起胃的病痛！

最後，典禮完畢，殿裏的人都已退出，慈禧吩咐侍從帶他到自己的宮裏去。年紀輕小不能減低了他的皇帝的尊崇。四歲或是四十歲都是一樣的，他的地位使他能够享受禁城裏的最好的宮殿，僅僅次於他的繼父慈禧太后。這裏是慈禧太后異想天開的一點。她立光緒爲嗣子，將自己當作是他的父親，不當作是他的母親！從最初她就堅執着要他叫「親爸爸」。這個有兩層理由。她是同治的母親，她深切地愛着他，而且不願意任何人取他而代，所以願意做光緒的父親，而不願意做他的母親，雖然她選擇一個同治的同輩的孩子，「是」想有一個人來代替她的兒子的地位的。這個奇怪的矛盾是難於解釋的。這是一個理由。她要做光緒的父親還有一個理由：她總希望自己是一個男子。她能够像男子那樣統治着，自己覺得很榮耀。若有一個皇帝叫她親爸爸，則至少她的願望的幻想是達到了。就在長大以後，光緒對慈禧的稱呼還是用這個名字的。

他們帶這位新皇帝到他的富麗的宮裏去。昨天他或許認爲王府裏他自己的遊玩室是一個



很大的地方，一個小小的孩子很容易在裏面迷失了路途，然而那所遊玩室本身，在光緒現在所住的宮裏，亦會迷途的。他的大奶媽也就安頓在這兒。服侍他的太監是特別挑選出來的，對他偶然的幻想亦須加以相當的注意，因為他豈不是皇帝麼？

太監及其他侍從遵照太后懿旨，立即開始將他的重要性印進他自己的腦筋裏去。

「皇上的舉動應當這樣那樣，」他們對他解釋着，「因為現在是萬歲爺了。」

萬歲爺這個名辭只能對皇帝用，意思是萬古不朽。對慈禧太后，普通是稱「萬歲，萬歲，萬萬歲，」表示着無盡的日子，被稱呼的人就好像是這樣永生不死的。

不要多少時候，光緒就明白自己真正是主人了。以前在自己的家裏的時候，他已經有了那種經驗，他的話就是家裏的法律。

「我真的是萬歲爺麼？」他問：

「是的，皇上。皇上要什麼呢？」

「我想吃一點東西。」

「不過現在是在夜裏。到明天早晨，就有許多許多吃的東西了。」

「我倒底是不是萬歲爺呢？」

「當然是的，皇上。」

「那麼拿吃的東西來。」

他們因為不敢違犯這個專橫的小皇帝，就把大奶媽所說的他可以吃的東西拿來給他。爲的要安慰他，太監們做了一個錯誤，告訴他第二日他的飯菜是十分豐美的，一共有一百個菜，這種大筵席是皇帝日常所享用的。光緒對一百這個數目，沒有特殊的感覺，但是侍從們的臉上的表情，以及他們確定地告訴他以後他的菜是多得吃不完的，使他充滿了快樂的冀望。所以在頭一個晚上，他對他們所拿來的那種食物也就滿意了。

最後，在指定給他住的大殿裏，他疲倦得要睡了。早晨來了，他還在睡；他對自己是這一切富麗輝煌的統治者，完全忘記了！

後來他醒來接受對皇帝所行的晨間請安。他睜大了眼睛，莫名其妙地注視許多跪着的人向

天子叩頭。於是他又想起了答應他的食品，他對侍從的人提醒好幾件事：他是皇帝，他是萬歲爺，他是餓極了。

宮監早預料到這個，所以早餐早已預備好了。慈禧太后已經仔細地訓示過在皇帝醒的時候，就將早餐預備好。侍從運用敏捷的動作，在皇帝衣服穿好以後，楸上都預備好了。吃的東西，有些在盆裏，有些在杯裏，有些在蒸碗裏，一樣一樣拿進來，放在楸上，每樣都有一定的位置。

光緒睜大了眼睛，希奇地看着這種種佈置的工作。他很難明白這一百樣菜都是爲的要使他喜歡的。

他看了一下食品，他的一生沒有這樣多的食品放在面前過，於是又轉過頭來看了一下嚴肅的宮監。最後他相信萬歲爺想吃多少就可以吃多少，他就爬到楸上，從這樣菜爬到那樣菜，碗打翻了，盆子杯子也倒了，在那裏尋歡作樂，無人敢禁止他。

「皇上，一個萬歲爺不應當有這種舉動的，」宮監驚駭地說。「親爸爸假如看到陛下爬到楸上去，要不高興的。」但是光緒並沒有注意他們的話。

這個小孩子這樣排出他的皇帝的權威，什麼人對他都沒有辦法。但宮監怕他吃病了，覺得一定要想點法子出來，所以就跑去報告慈禧太后。她立即到來，看見這位新登極的皇帝，皇袍弄得很髒，正是一個餓慌了的孩子。她進屋時雖感覺到不高興，但眼睛所看到的又不禁好笑。她完全不知道如何是好，這或許是她生平第一次沒有辦法的時候。光緒對她也沒有比別人特別注意。他或許是第一個對她不服從，掉頭不顧的人。

## 九 天災人禍

載活做了光緒皇帝以後，醇親王心中充滿了預想，回到自己的府邸及失了孩子的福晉那裏去——她失了兒子，如同他已經死了一樣確定。到現在止，張瞎子與劉鐵嘴的預言是實現了。張瞎子還提到許多別的事，他並沒有說詳細的內容，只是搖搖頭，帶着憂鬱的表情，預言這孩子的前途是極不平坦的。劉鐵嘴所說的，與這個預言正相符合。

在短時期內，他們的預言好像是不準確的，光緒的父母逐漸增高了他們的希望。只有在慈禧太后宣召進宮的時候，醇王福晉方能看到她的兒子，而他接待她的時候，一定要像彼此沒有血統的關係一樣。他現在是四萬五千萬人民的統治者，她再也不能親愛地抱他在懷裏了。在他登極以後，她大概在希望以前在一起的時候，應當對他多親近，應當將他少交在乳母手裏。

他等待着一切要發生的事情。她失去兒子的犧牲既是很大的，則他對此高超的地位或許可

以得到一些快樂，她總是在這種希望中生存着。但是他接位初年的和平與快樂，真如曇花一現，正同大風暴前的靜默一樣。

於是不幸的事相繼地開始了。

先就是飢荒，牠在四省內張着魔爪。這四省是直隸、河南、江蘇、山西。中國的飢荒總不外是兩個原因：雨水太多或是太少，這一次是沒有雨。收成到處都不好，米是平民主要的糧食，但是稻子都枯死了。救濟工作顯然是刻不容緩的。當時著名的大臣李鴻章負着賑災的責任。在那時候的辦法，若一地方有了災荒，就將災區的人民遷移到比較富庶的省份去就食。這種集團的遷移需要很長的時間。有許多人拒絕離開他們的家，離開他們所愛的田地，離開他們崇敬的祖塋。在飢餓的時候，時間性是極重要的。但雖是迫切地需要快捷，亦無法將人民遷移得如他們所需要的那樣快。

據估計，在這因旱災飢饉而成焦土的四省裏，一共死了九百萬人。這些都是在光緒執政的頭幾個月發生的。在中國同在別的地方一樣，凡是巨大的災害，總歸咎於政府的領袖。人民怨言光緒的運氣不好，他們不指摘他的無政策或他的失策；他們指摘他，僅僅因為他在迷信的人看來，顯然

是一個不吉祥的統治者。他們只要看到荒着不能耕種的地，記着無數餓死的人，就可以滿足他們的迷信，而且確信光緒不足擔當皇帝的重任了。

醇親王福晉對這種不幸的事情，不斷地憂愁不寧。這種種發生的事情，她當然找不出理由來歸咎於她的四歲的兒子，但聽到了傳遍全國的唱語，她恐怕數萬萬人或許會把此項災害歸咎到她的兒子身上，這一種感想她是不能忍受的。這個好像她的兒子的靈魂沈淪在血海裏一樣——她雖是一個有知識的婦人，但是那些就在上等家庭裏亦極通行的迷信，她仍然是有的。知道了張瞎子所預言的一切，以及她自己替光緒前途的擔憂，使她不寒而慄。

四省中剩餘下來的一些穀粒又被大陣蝗蟲損害了；牠們是不懂飢荒，旱災，人民的迷信，以及幼君的責任的。這樣一來，天災是完成了。

此外醇親王福晉又聽到別種的傳說，這些傳說與跟着登極來的惡運同樣使她擔憂。這是關於人與人的關係，在她的心裏，與國家大事同樣重要。無疑的，這個甚至於佔更重要的地位。

全國大都知道西太后慈禧與東太后慈安二人間的仇怨。東太后是威豐的皇后，不過因為她

無所出，所以咸豐命令上等階級的家庭的女兒，送到宮裏去，以便從她們當中選出皇妃，爲他生子。當時慈禧是被選了，而且很幸運的生了一個兒子，就是後來的同治。慈安對慈禧的美貌與幸運無時不在妒恨，她指摘慈禧許多事情，連她們共同的主翁咸豐皇帝的死亦在內。咸豐在晚年爲英法聯軍之役所憂困，這個戰爭，使中國失了許多生命，使咸豐幾乎失了皇位。當時全宮被迫逃往熱河。慈禧上了太后的尊號以後，兩人間的關係總沒有融洽過。實際上自始關係就是緊張的，當慈安被迫幫助咸豐挑選妃子的時候，她設法勸他挑一個樸厚的女子，不要挑過於聰明伶俐的。咸豐沒有聽從她的話，挑了慈禧，從此慈安就永遠沒有寬恕她的情敵。

光緒進宮以後，兩人的關係更加緊張了。慈安總在那裏等待機會使慈禧爲難——不過自己盡量隱蔽在幕後不出頭，因爲她也是怕慈禧的。現在她看到可以利用光緒來引起宮中的新的紛亂。她所用的方法是簡單的。

不久光緒就體驗到有幾樣食品，不論他如何喜歡，對他是不合式的。他就被禁止吃這幾樣東西，他本人對這種禁止也是同意的。不過慈安知道皇帝喜吃某種禁食的東西，就將這些東西預備



好等待他的來，讓他盡量地吃。

這樣，光緒對於剝奪了他喜食的東西，很早就學到果敢地忍受着，因為他知道，不管別的人什麼或說什麼，只要到慈安那裏去就可以得到牠們。因為是一個小孩子，他盡量利用這一點。結果，他常常病；不過就是常病，慈安碰到有機會的時候，仍然給他東西吃。不管慈禱如何監視，光緒仍舊能夠達到慈安的耳朵，從她的寬容大量的手裏得到禁止的食品。醇王福晉聽到了這些傳說，使她對兒子的安全增加了極大的疑慮。她十足地認識他的身體的柔弱；現在她既看不到他，又不知道他的飲食如何，這使她加倍地憂愁，以至於她的丈夫為她的健康擔憂。

於是天災又加上人禍。

回人又發動了一次週期的叛亂。自從滿人一六四四年入關統一了中國，回人過了相當的時候就要起事一次。他們自始即恨滿人，滿人亦知道除非將他們消滅了，或趕出中國，是決不能完全制服他們的。這次的叛亂是在雲南起事的，回人的領袖想組織軍隊來反抗政府。他們所宣誓的意志是要推倒清政府的，可是他們搶掠了人民的金錢與財產。照例受害的還是窮人。雖然這次的叛

亂很輕易就平服了，而百姓又將起事的原因歸咎到光緒的身上。反對他的聲浪發生了而且擴大起來。戰爭沒有不使國家之本的平民喪失了生命的，而一般官吏更利用這位幼君的惡運，在百姓中間推進自己的利益。

回人叛亂征服以後，一時間太平無事，好像光緒的惡運已經過去了。然而太平是短暫的。

同法國的糾紛跟着來了。法國要求在中國南部的海防與海南開闢為商埠。當時中國政府十分願意允許法國所要求的租借地，而且將這件事通知法國。但是因為另一變亂事件，發生了頓挫。一羣非正規的軍隊，自稱為黑旗軍，忽然對法軍施以殘酷的攻擊，殺死了許多人，他們除了或許受當地官吏的幫助與慫恿外，與政府是毫無關係的。法國提出了要求。戰事大有一觸即發的情勢。中國決不是一個好戰的國家，對於戰事是從來沒有準備的，攻的準備與守的準備都沒有，在這樣環境之下，牠只好做了唯一能够做的比較明理的事。為的要避免開戰，因為開戰的結果一定使牠受很大的損失，他將這件糾紛提交仲裁；仲裁的結果，東京灣割讓於法國了。

還有更多的擔負放在光緒的小小肩膀上，使他的惡運更加出名，使他的父母的精神更加頹

喪——特別是母親的精神！

法國事件解決不久——解決的結果使全國極爲忿激——高麗又突然發生了事變，高麗向中國進貢已經有好幾百年了。凡是涉及高麗的爭端，總是中國出來解決，高麗政府只有使中國受到損害，如同牠是中國的一個行省一樣。

但是事前沒有通知，或許是趁中國內部的不安定，高麗拒絕以後再承認中國的主權，堅執地要求同鄰國直接交涉的權利。在這個忽然發生的獨立波濤後面，日本在那裏推動，這是大家所知道的，不過沒有證實就是了。就是有了證據，亦是無可如何的。對於高麗的忽然的挑戰，宮中正在商議應付步驟的時候，日本已直接與高麗訂立一個條約，這差不多等於公開地幫助高麗。要取銷這個條約，將使日本成爲中國的公開的敵人，中國在暗中實在早已知道日本是敵人了。

事情的結果是中國失去了高麗。

反對光緒的情緒現在是白熱化了。征討這個舊日的藩屬是不可能的。在爭執的時候，日本一定會袒護牠來反抗中國，當時簡直完全沒有辦法。

這樣震動世界，而且對東方的歷史，就是到現在，還有這樣大影響的事件，光緒的父母認為是個人間的災難，這或許是可異的。而且喪失了幾百萬的人命，一夜間改變了中國地圖的顏色，這樣一件大事，反看作好像僅僅影響到光緒的健康與幸福，還不如慈安暗中使光緒偷吃東西來得重要，豈非笑話。然而醇王福晉到底是一個母親。除此以外，政治與軍事的事情對她是非常模糊而且隔得很遠的。皇族的人很少真正有政治家的才能，或真正關心着政府。大部分的人認為政府屬於他們的一族人，正好像他們的家庭屬於他們一樣。

事件的結果，只要對光緒與他的父母有關係的，都使醇親王與福晉增加了擔憂，他們覺到張瞎子與劉鐵嘴的預言，逐漸地，不可避免地要實現了。他在位時，既然一起頭就這樣不吉利，以後顯然將有更多的糾紛與禍患，不過沒有人能夠預料到這種糾紛將採取何種方式罷了。

一般百姓並沒考慮到光緒不過是一個小孩子，事實上慈禧是中國的統治者。他們認光緒是皇位的標幟，不管年紀大小，他就是元首，假如光緒是一個草做的傀儡或是一個白玉的石像，假如他沒有從遊玩室裏被召出來做中國的統治者，結果是一樣的。不過受着災難的百姓看不到這一

點。

這種不幸的事一個一個迅速地連續着來，急得醇王福晉差不多要發狂。唯一的方法使她能够見到她的兒子——見到時亦是有許多人在面前的——只有等待着慈禧的懿旨召她進宮。一天一天過去，她在等待着，希望着這個恩旨，以便見到她的兒子，而且察看到底這種禍患損害了他的健康沒有。但慈禧並沒有下這種懿旨，顯然忘了醇王福晉對光緒有一種出於天性的關心。或許這不能怪慈禧沒有考慮到醇王福晉。她的聽政充滿了艱難，使她的心裏完全被佔據了不得空閒。她必須辦理國家大事，必須想法子救濟災荒，必須商討如何應付法國事件，以及更大的高麗日本事件——她當然希望對日本的糾紛盡可能地縮小。

不管她的大臣如何看輕各國的力量，告訴她不論同那一國作戰都容易取勝，慈禧太后的觀察是極爲銳利，不能爲他們所朦蔽的。他們常常顯出眼光的淺短，見解與政治才具的缺乏，這使慈禧覺得自己專權，有大部分事情不顧他們的意見是對的——這樣的行動她一直繼續到死的時候爲止。她在朝裏繼續任用着大臣，只不過因爲滿清入關開始統治中國的時候，就有這種習慣，認

爲是奉行故事而已。

醇王福晉不能再耐心地等待這個似乎永不會來的懿旨了，或許她覺得自己生命的短促，最後她上了一個奏摺，自己覺得是應當的，因爲到底她是皇帝的母親，而且是太后喜愛的妹妹。她的奏摺請求慈禧太后下旨召她進宮，並允許她單獨與她的兒子見面。

慈禧對這個請求考慮了一些時候，結果她允許了。醇王福晉於是就到宮裏去，這是數月以來的第一次，而且能够單獨見光緒。這位小皇帝在見到母親的時候是如此的高興過度，他甚至於明顯地哭了，讓自己至少在這一次有機會能够恢復本來的面目，做一個小孩子而不做皇帝。在這一次的會見，母子二人的愉快是無限的。當時確實的經過情形，外人是決不會知道的。許久以後，我大膽地向光緒問當時經過的情形。他只能模糊地記得他的母親，這次訪問的經過，他完全忘了，只不過記得當時使他很高興而已。

這次是他們倆末次的會面。醇王福晉回家不久就死了。

## 十 日常生活

這一次醇王福晉訪問她的兒子，是他登極後第一次而且是最末一次單獨見面，在這次訪問後不久，光緒問服侍他的太監王商道：『我以後還能見到醇王福晉麼？』

光緒依照懿旨，已經被立為慈禧太后的嗣子，這個懿旨，曾經詳細解釋給他聽過。所以他不再是醇王福晉的兒子，亦不能再稱她為母親了。對他，她以後永遠是醇王福晉，他們並沒有詳細地告訴他說她已經死了。王商盡他的所能，小心地對他解釋：

『不會的，皇上，醇王福晉是不會再來的。她已經去會合她的祖先了，不過她現在是很快樂的，皇上決不可因她去了覺得難受。』

就是太監亦想盡人力的所能，分光緒的憂愁。在這三四個服侍他的太監中，對他最好，最忠誠的，就是這個王商；他盡他的所能，細心地指導光緒，光緒跌倒時，就扶他起來，不懂的東西，對他詳細

解釋，走路的時候，就用手提攜。大概就在這個時候，中國所有的太監中最有名的李蓮英做了慈禧太后的總管太監。光緒看到他的時候，兩人心中差不多頓時就生了惡感。李蓮英認光緒或許會妨礙他的野心。而光緒對李蓮英說：

「你怎樣會這麼醜？我怕看你，快點走開罷！」

這個不懂事的孩子坦白地說出心事以後，李蓮英對他行叩頭禮的時候，醜臉上浮着一層鄙夷的冷笑。假如光緒懂得一點宮中的陰謀，或是野心的太監們的行徑，特別是李蓮英的行徑，他一定能看到李蓮英當時對他的怨恨。李蓮英走了以後，王商和緩地對這位幼君說：

「皇上不應當那樣對李蓮英說話。他是太后的總管，他的地位是很有權力的，日後或許會傷害皇上的。」

「他怎樣能害我，王商？我是萬歲，他只不過是一個太監。他真是醜，正如我對他所說的一樣。」

「有許多事情是不能够坦白地說的，皇上將來可以明白這一點。」

但是光緒不願為這件事擔憂，他決沒有想到已經結了一個仇人，他會在背後散布謠言，做出



一切能够做到的事，挑撥光緒與慈禧間的惡感。在那個時候，慈禧太后愛光緒差不多愛自己的兒子同治一樣，這是無可懷疑的。

光緒的日常生活是很少有變動的。早晨六時左右被人喚醒，王商就進來幫助他盥洗穿衣，同時有二個隨身太監，幫助王商工作。光緒對預備早點感覺到興趣，就是對穿着衣服也有趣味，衣服穿着的時候是極小心謹慎的。他常穿一件淺藍的長袍，外面罩上一件青色的短套。頭上戴着一頂黑色的盔帽，帽頂有一個紅色絲結，掛着一簇紅纓。帽上用金線繡上許多「壽」字——這是他的衣服，除了特別典禮時所用者外，唯一有黃色的地方。帽子前面中央釘着一顆大珍珠。他的腳上穿着白底的黑緞鞋。

衣服穿好後，他就急於想吃早點了；早點有牛奶，稀飯，糕餅等等，他一個人堂堂皇皇地吃。他的侍從決不會忘記他是皇帝，亦決不會讓他自己忘記了，同皇帝坐在一棧吃飯是沒有人有這種資格的。宮監如此肅靜莊嚴地侍候着，難得覺得他們在面前，所以光緒是獨自一人吃飯的小孩子。早餐吃完以後，第一件事就是到太后那裏請早安。這是決不可以忽略的，以後他的一生，就是

到了成年，都要遵守這個習慣。這是二十四孝的又一種。

王商帶光緒到慈禧的宮裏去，光緒就走到慈禧面前請早安，慈禧問他的身體好不好，他照例有禮貌地回答，這種回答是早已細心地練習過的。太后每天總起得很早，這時候衣服都已穿好準備去坐朝了，於是就示意她已準備好了要到臨朝的大殿去。御輿來了，她登輿後，就擡起走，同時光緒攜着王商的手，跟在後面。李蓮英對他通常是毫不注意的。慈禧太后只要外出，不論遠近，李蓮英總跟在一起料理一切。他們灣灣曲曲地來到大殿，慈禧坐上寶座，光緒坐在她的左邊一個較低的小寶座上。爲他的小腳特別預備一個踏腳的橈子，當他的腳放在橈上，就是召見開始的時候了。

據說光緒不久就學會了如何召見來宮奏事的大臣及別的高級文武官吏，他安詳地坐在那裏，現着莊嚴的表情，這樣小的孩子就能夠如此，實在是可異的。

慈禧太后示意退朝後，各大臣卽行叩頭，相繼退出去，光緒已經極不耐煩，在他們完全退出以後，再也忍耐不住了。他思立卽起來逃出皇宮。自始他似乎就不喜歡這種冗長的儀式，他在位的時候，這種厭惡的心理一直沒有改變。

退朝以後，接着就是讀書。光緒有許多師傅，他有射箭的師傅，劍術的師傅，文學的師傅，繪畫的師傅。他對這種種功課都有興趣。頭一件工作就是認字讀經，研究名人的詩詞，以及練習繪畫。宮中的師傅中他所敬仰的有翁同龢，很久以後，就是由他的汲引，光緒纔遇到康有為。這兩個人，對光緒的一生，有極深切的影響。翁同龢教授他的方法，與別的師傅是不同的。別的幾個師傅與到處所碰到的沒有大分別，他們稱讚學生，同時又貶抑學生以抵銷稱讚，免得學生認爲自己絕頂聰明，對功課就鬆懈了。翁同龢則不同，他對光緒總是最表同情的，他以穩練的手腕與熱誠的心腸導引着他的幼主，應當讚揚的地方，就毫無吝惜地讚揚。翁同龢或許是宮裏的，至少同皇上接近的，一個不自私自利的人。

光緒與翁同龢的彼此相愛，引起一件奇特的事情。有一次，當光緒正在同翁同龢讀書的時候，一個太監——大概是李蓮英，因是這件事對他的品格極相合——經過殿外，看到翁同龢坐在皇帝面前，爲的要窘迫翁同龢與光緒，這個太監立即報告慈禱說：

「翁同龢對皇上不敬，奴才剛纔看到他坐在皇上面前。」

慈禧太后素來是一個拘泥於宮中禮節的人，她立即吩咐召翁同龢來申斥。翁同龢來了，並沒有解釋什麼緣故，他知道一經解釋，或許會使皇帝獲譴的。他在太后腳前將頭碰到地，接受着訓斥。他並沒有將這件事報告光緒，不過光緒差不多立刻就接到消息，因為沒有那一處的人比中國皇宮裏的人還要好講開事的。光緒聽到了這個消息，立刻叫人領他到太后那裏去。

他攜着王商的手走，到太后的跟前他就跪下去，把頭枕在她的膝上，世上再沒有別的人敢這樣做的。

「有什麼事，皇兒？」她問。

「親爸爸，」光緒回答，「請您赦免了翁同龢。我知道他因為坐在我的面前受了譴責，不過功課如此之長，我知道他一定是很疲倦的，所以命他坐，他當時立即叩頭謝恩。請親爸爸饒恕了他罷。」這就是光緒的態度的特點，他總是那樣開明，像這樣的一種舉動是以前各皇帝所無的。在西方人看來似乎是十分簡單的，然而在中國宮廷裏有數千年遺留下來的習慣，這種舉動是褻瀆神聖的。慈禧太后當時允許赦免翁同龢，因為她對她的「兒子」的要求不能加以拒絕。不過在表面

上她雖已赦免了他，日後事實證明了從此以後，她對這位慈祥的老年人永久存着懷疑的態度。

光緒學習文字有一種特殊的方法。師傅是精於書法的，他先在紙板上將字寫好，紙板上釘着一張透明的紙，光緒就用毛筆照着描，一直到寫得完全不錯爲止。他繼續不繼地每日認十個字，記熟以後就讀一些經書。接着在午飯之前還要練習繪畫。以後就睡一些時候。當他睡的時候，假如有人在他的宮中聽得到的地方，高聲地喧譁，那個人就要倒霉了。

吃完飯以後，他就在院中遊玩。他有一匹美麗的小馬，長的尾巴，發光而靈敏的眼睛，使人看到可愛。牠一定差不多明白騎在牠上面的人的高貴，因爲牠對光緒總是極馴服的。御鞍的精美可以說是已盡人工之能事，上面嵌着許多寶石，韁同鐙亦是如此。光緒喜歡騎他的小馬。我們或許要奇怪。假如光緒在騎馬的時候能同別的孩子一樣地自由，不知他的心裏將有什麼感覺，因爲這匹馬雖然很馴服，在他騎的時候，四面站滿了太監，有的握着他的手臂，有的扶着他的腳腿，免得他跌下來，同時還有兩個太監牽引着小馬，防備牠帶皇帝逃跑！

當光緒騎馬騎厭倦了——他對所有要用的事都容易厭倦——下一件事是玩弓箭，光緒

所玩的，實在是一種石簧弓。弓與一般人所知道的普通弓一樣，不過不用箭，而用黏土或鐵做成的彈丸——練習時用土彈，有意要傷人時用鐵彈。弓絃當中有一個杯形的東西，大小正好承納彈丸，用大指與食指將彈丸捏在杯裏，不論用那一隻手，聽用者自便——對於不分左右手的光緒，則兩隻手都是一樣的。

弓向後拉，如同有箭在上面時一樣，彈丸帶着顫抖尖銳的聲音飛出去，迅速驚人，而且非常準確。若用鋼鐵的彈丸，不難打死人。不久光緒就成一個熟練的射手，他對有興趣的事情，都是很快就學會的。從什麼事都認為當然，不必用理性去判斷這樣一個環境看來，光緒的心靈可說是超羣出衆的。舉個例罷，宮裏大半的人，都以爲慈禧太后統治着全世界，假如他們曾經聽到過法蘭西、英吉利等名字，他們也認爲不過是中國的藩屬，或是邊遠的省份如雲南、廣東一樣。光緒在十歲或十二歲的時候，所知道的不在宮裏任何人之下，或許要除了慈禧。

晚上六點鐘左右他吃晚飯，晚飯後他就可以同小孩子一樣地隨意玩，直到八點鐘睡覺時爲止。

通常他在自己的宮裏玩，太監取出無數玩具，有些是他的本身父母送的，有些是太后給他的，太后每天給他的玩具，多得沒有時間去玩，同時宮中的工人還在忙着製造別的；還有些玩具是大臣及各省總督獻上來的，他們從來沒有到宮裏來而不分送禮物給真正重要的人物的。

宮監們陪着光緒玩，好像他們亦是小孩一樣，在他玩的時候，他們可以跪在地上，參加他新發明的遊戲。雖然他們決不准坐着，就是坐在腳跟上亦是不允許的，不過在他的面前跪着是完全合禮的。

有時則不是這樣，在光緒玩的時間，慈禧叫他去，在她的面前玩，所以光緒在兒童的時期，吃過晚飯後常常到太后的宮裏去玩，同時太后在檯上單獨玩着紙牌，或是發明紙牌及骰子的新的玩法，同宮女一起玩。

光緒在自己宮裏或在慈禧面前玩得正高興的時候，他的遊戲往往使他想起母親，他就在遊戲中停下來問：

「醇王福晉到那裏去了？她爲什麼總不來看我？」

光緒每次問這個問題的時候，翁同龢或是王商總對他仔細地解釋，同時慈禧手捏着紙牌或是骰子，凝神地等待着回答，大概她自己不知道如何回答纔好。

「皇上，醇王福晉是不回來的了。」他們告訴他。「她已經到西天去了。」

光緒對西天決不再去根究。他想這是人有時要去的地方，因為某種奇特的原因，走到那裏就不准回來了。這個回答，好像總可以使他暫時滿意，不過他尖刻地感覺到背離了母親，這是無可疑問的。而光緒對母親的堅定不移的愛，引起慈禧對她的已死的妹妹生出一種妒忌心，亦是沒有疑問的。不論什麼事，她總願意佔先，就在別人的兒子的心裏，亦是如此。

最後，玩的時間要終止了，王商指引光緒對他的親爸爸請晚安告別。經過了一天的勞累，這時他已經很想睡，王商就攜着他的小手，帶他回自己的宮去。他躺在床上的時候，單由他的奶媽陪伴着，直到他閉上了眼睛爲止。



## 一一 親政

一個孩子的，特別是一個皇帝的，第七次生日，是非常重要的。有幾個生日，認爲比別的特別重要。若一個孩子長大到七歲，算是完成了一件大事，以後就很有理由希望他不致夭折——當然十二歲亦是一重難關，要平安過了纔能算數。這兩個生日是最重要的了。

因之光緒在第七次生日那天早晨醒來的時候，他立即覺察到某種對他的一生有重大意義的事情要發生了。這個在王商及其他宮監的行動上可以看出來。

「皇上，今天是皇上的七歲壽辰，」王商說，「今日皇上將要看到許多驚奇的東西。」

翁同龢等光緒穿好衣服，就對他正經地講小孩七歲時的各種大道理，除了許多別的話以外，他還引了一段孔子說的話：

「七歲以後，男女不同席而食。」

後來光緒很巧妙地引用到這句話。不過當時聽的時候，還是同往常一樣，態度莊重，深深地印入腦筋，而且並不回答。他對於穿着衣服，太過於注意了。因為今天是他親裁國政的第一天，不再附屬於太后，坐在她的左邊一個較低的椅上，現在他是坐在太后的寶座上，接受素來給於她的尊崇。他裝束成他要扮演的角色。自從登極以來，要算這一次所穿的衣服最堂皇富麗，他穿上黃的龍袍，頸上掛着一串珍珠，御帽是黑緞做的，披着紅纓，頂上有一顆紅絲結子。簡言之，他穿上了全副的皇帝服裝，不過具體而微罷了。

這天早晨他要乘輿臨朝，不過未去之前，要先到慈禧太后那裏，為他的七歲生日對太后叩頭道喜。這是中國一種奇特的風俗，過生日的時候，父母不向兒女道喜，反之，兒女要謝謝他們的父母，將他們保育到這樣大。慈禧以光緒的親爸爸的身分，接受了他的感謝以後，就說了一番多少是皇室中傳統的訓話：

『今天你是七歲了，比去年今日剛好大了一歲。七歲的時候是一生中最要緊的時候，從今天起，一定要下決心比以前更用功讀書，以便統治百姓時，有更深的認識與更大的學問。你一定要謹』

「慎小心，如履薄冰，以求政治的賢明有效。」

宮中到處顯着活躍，以致光緒對慈禧所說的話並沒有加以注意。許多內侍連續不斷地來到太后的宮裏，手中拿着木盤，高高地疊滿了禮物，因為今天是皇上七歲壽辰的消息，當然已經傳遍了全國，幾個星期，幾個月以前，京中文武百官，以及各省總督，早已化了大筆的錢，選購適宜的禮物，以便獻給他們的幼主，或是僱了出名的工匠，製造精巧的物件，這些東西完全是玩具。參加這位幼君的第一次真正臨朝的官吏，在人沒有到他的面前以前，禮物就先送來了。

禮物通常總是成對的，不論什麼禮物，若只送一樣，在習慣上是不客氣的，所以每次兩個太監在一起，每人拿着一盤玩具，自從消息傳到外面，說皇上在慈禧的宮裏，就一盤一盤川流不息地經過光緒的面前。

光緒對這個堆積如山的禮物所感到的興趣比較要大得多，送禮的人，他非但沒有看見過，而且連名字都沒有聽到過。在他看來，總督及大臣不過是一種名稱，並沒有什麼意義，但玩具是極富於意義的。每盤東西，在沒有拿到他的宮裏去以前，一定要先給他看，等他召見臣子回來後，再仔細

地賞玩。禮物的陣列好像決不會完似的。最後光緒對這種景像也覺得厭倦了，從禮物的數目，可以想見跟着要來朝見的人的衆多。當最後一盤禮物經過面前，拿到光緒宮裏去的時候，慈禰告訴光緒這時候他應當到召見的地方去了。他乘輿到大殿去，降輿後，就坐上寶座。

典禮是極端簡單的。皇帝所要做的就只要坐在那裏，挺直身子，臉上裝着七歲孩子能够裝出的聰明樣子，同時各大臣總督就對他叩頭祝賀萬壽。在殿內，他接見軍機大臣，內務府大臣，各部尚書，以及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等，就只有這幾個大臣，階級最高，可以直接到他的面前，其餘階級較低的文武百官，都在丹墀下面排成行列，不斷地叩頭，禱頌他們的賀辭。光緒所要做的，只坐在那裏聽就是了。王商擔任着一種典禮官的職務，其實各官吏在朝已久，無向他們解釋的必要。

百官叩頭祝賀，大約費了一句半鐘，在這個時間內，宮裏的樂隊奏着柔和的音樂，在樂聲之上，大臣和悅的聲音仍然能聽得到。

大臣退出後，就接見皇族各人，連同他們的孩子在內。到這時候止，他同兒童接觸的機會非常稀少，他對他們的感覺一定是尖銳的。但是他不能鬆懈了一點皇帝的尊嚴，他只能對別的兒童瞪

着眼看，在這樣看的時候，他的心裏起了什麼感想，沒有人知道。

皇族朝見完畢後，太監帶着族中成年的人去看戲。在這個重要的日子，戲自朝到暮都演着不停，大部分戲係太后自編，由宮監扮演。兒童則留在後邊，瞪着眼看他們的小皇帝。現在輪到宮內三千太監來叩頭祝賀了。

朝賀就此完畢。

光緒於是又昇輿，回到慈禱的宮裏去，這班兒童則隨從在他的後面，他們的年紀都同光緒的不相上下。

現在光緒就要將朝賀的經過告訴慈禱，這是他的責任。他的報告很奇特，既簡短而且帶着酸痛。

「親爸爸，」他告訴太后，「我甚至一動都沒有動！」

慈禱對一個七歲大的兒童，能够在召見時坐上一個半鐘頭，一點不動，覺得很可驕傲。這個孩子逐漸顯出做皇帝的本事了！在他的七歲生日這一天，慈禱願意隨光緒自己去玩，只要不損到尊

嚴，皆無不可。所以她對王商點一點頭，暗示着他照早就預定好的秩序進行。王商當然知道下一個節目是什麼，他看見太后稍一點頭，就對光緒說：

『皇上願意去看戲麼？』

在坐朝緊張後的舒鬆中，以及在比他以前所看到過還要多的一羣兒童前面，光緒完全是一個孩子了。他的最大的願望就是要同這些孩子們玩。同他們認識。他對王商的提議立即拍手贊成。『啊，好的，』他說，『我們都到戲園去尋快樂，讓我們一起玩。』

他真是急於想同別的兒童混在一起，同這一羣人一起去看戲。但是不可避免的告誡，立即從王商的嘴裏說出來，因為他從慈禧的眼裏，很快就看到不贊成的表示。

『皇上不可失卻了尊嚴，』王商說。『皇上決不可一刻忘記了自己是皇帝。』

當時光緒是悲痛地失望了，不過他現在逐漸慣於自制，他雖不能了解爲什麼同那些兒童玩是錯誤的，但是他毫不遲疑地接受長者與指導者的教訓——他立即又變成皇帝了。他在前面領路到戲園去，大概有十多個皇族的兒童扈從在後面。戲園裝飾得華麗輝煌，光緒同別的兒童就在

舞臺正對過的樓廂裏看。

光緒坐在那裏看戲的時候，這班兒童嚴肅地排列着站在他的背後，同時他的壽筵在臨近的廳內正在佈置，筵席當然還是傳統的一百樣菜。這班兒童知道這一次特別允許他們同光緒一起吃酒席，他們雖亦在看戲，不久就失了興趣。在演劇的時候，光緒只有一次是忘形失態的。

那就是劇中極端滑稽的一幕，光緒不覺鼓掌大笑。但他立即就想起來，對王商看了一下。王商對這一次的失態，並沒有諫阻，光緒對他說：

『我知道，王商。你常告訴我高興的時候，不應大聲笑，憤怒的時候，不應惡聲罵。以後我不會再忘記了。』

以後光緒真是記得了，不論什麼情感都埋葬在皇帝的尊嚴底下。

這總是宮中的定律。沒有一個在宮裏的人，能够隨自己的意思，他們都是傀儡，他們都是在大舞臺上扮演的角色，或許慈禧比任何別的人較近於她自己。

在演劇中，光緒接到報告說壽筵已經預備好了。他的小隨從讓出路來，由他領頭到宴廳去。他

立即坐在他的座上。他已經確切地指導過如何照料這次宴會，當這些兒童都站在棹子的四圍，很飢餓的樣子對着菜看，他就用尊嚴的態度說：

「朕特賜你們同朕一起吃。」

雖然在皇帝的面前，無人准坐，他們立刻蜂擁而前，就開始吃。慈禧親自來看這個宴會，這是一生所看到的許多御宴的鵷形。她對光緒的舉動態度，覺得很高興。在這些兒童吃的時候，她仔細地研究他們，從他們的行動，判斷他們的家庭訓練，猜度他們的年齡，並且決定留那兩個在宮裏做光緒的同伴，因為從今以後，他一定要有同歲的人陪伴他。這兩個同伴的選擇必須要小心，這是顯明易見的，因為錯誤的選擇將使宮裏發生了嚴重的糾紛。

慈禧太后選定一個女孩子做光緒的同伴之一，這裏她違背了男女授受不親的習慣。但是她總能說出理由，這次亦是如此，理由是因為沒有兩個男孩子與光緒同歲，不是太大，就是太小。

她選定的女孩子，名叫晉禮，是她的哥哥都統桂祥的女兒，所以就是她的姪女。從最初，她一定已經在佈置着將來，使她自己的親族同皇統緊而又緊地聯繫在一起。當時她計劃着將來以晉禮



做光緒的皇后，這是無可疑的。外甥做皇帝，姪女做皇后，還有什麼能够使皇位保持在她的親族手裏比這個更加堅定的呢？

當她在看着壽筵的時候，就暗中定下了她的計劃。這個是光緒的小朝廷。他的裝束比得上任何皇帝，他的百姓——皇族的兒童——穿得同他們的父親朝見慈禧時所要穿的一樣。這就好像慈禧的朝廷縮小到小人國的大小一樣。

最後，宴席完畢，慈禧對光緒說：

「我從恭親王家裏選出一個男孩子做你的同伴，同時我還選出一個同你同歲的女孩子。他們以後將要留在宮裏。」

光緒顯出失望的樣子。

慈禧指出晉澧，她是一個秀麗多姿，莊重大方的女孩子，在這次宴席上，並沒有特別受人注意。

「我已選定晉澧，你的表妹。」

光緒以前沒有注意到晉澧，她到這時候止，不過是許多小孩中的一個。他對這小女孩子看了

一下，他雖善於節制自己，不露聲色，不過他當即就覺到不喜歡這個女孩子，不願意她做他的同伴，這是很顯明的。他對她的憎惡沒有改變過，甚至與年俱增。反之，晉禮對光緒，一直總是喜愛的。

慈禧告訴他所選擇的伴侶以後，光緒對晉禮看了一眼。

他如何能表示不要這個女孩子，同時不致於觸犯了晉禮或他的親爸爸呢？他的簡單的答語實足以證明他的正在增長的政治家才幹：

『但是，親爸爸，孔子說過七歲以後男女不同席而食，今天我已經是七歲了。』

慈禧從他的臉上看出他對晉禮的憎惡，從這一點着想，她對他的有外交家風度的答覆，一定是覺得高興的，不過她的決斷，不能有所動搖。她相信她的選擇是對的。現在不能再有任何變更。晉禮將要做光緒的伴侶，她又重新對他說一遍。光緒對這件事顯然並不關心，仍舊按照當日的程序繼續着進行。這個程序，無論如何，他總得遵照着辦理。慈禧太后並未誤認他已經將這件事忘記了，或是對這個不可避免的事，毫無怨恨地屈服了。

從開頭起，晉禮所說的話，沒有一句他認為是對的。假如光緒問她一個問題，她尚未開口回答，

他就已噉起奚落的嘴，說她是如何的錯誤。有時晉澧忘了他對自己的憎惡，發表一點意見，光緒的回答決沒有同情，只有使她痛心。

這一切，慈禧都覺察到，但是不管這種憎惡如何地活躍，她仍舊定下她的計劃，不能因為人的緣故，就放棄了這種計劃。她不是爲的要做咸豐的妃子，犧牲了自己麼？她不是爲的要做咸豐的兒子的母親，拋棄了少女時代的情人榮祿麼？她懂得一點個人犧牲的意義，在她看來，對她所做的那種犧牲，皇族裏決沒有人遲疑不做的。光緒並不要拋棄了一個心愛的人，他只不過要接受一個人做伴侶而已。

晉澧成爲宮裏的一份子，以後她的一生都要留在宮裏。

## 一一 分歧的教育

除了慈禧設法使她的親屬，在不威脅到自己這個條件之下，都握着宮中大權以外，宮中甚至於還有更奇的陰謀。

宮中的內侍有陰謀，例如太監就是陰謀的老手，其手段不下於任何人，雖然他們的勢力範圍必然地受到限制。同時有幾個太監，如李蓮英與王商等等，對於中國的歷史確實有相當的影響。

光緒同時接受着兩種教育，一種是壞的，一種是好的——壞的受之於宮監，好的則受之於他所敬佩的師傅翁同龢。這兩種教育，並駕齊驅，使光緒的心裏發生了極大的混亂。

在慈禧太后的意思，光緒與晉豐應當密切地聯繫在一起。他們是如此的。慈禧到處偵詢，以確定她的願望是否達到——她總不厭求詳地詢問內侍，以便得到宮內種種事情的報告。

有一天早晨，她差人告訴光緒，帶晉豐到花園裏去教她箭術。滿人女子，對此道雖不及男子那

樣精練，仍然要相當地領會，相當地嫻熟。晉灑從過去的經驗，知道光緒會對她冷淡的，所以不願同他到花園去。不過她知道不能避免了這個，因為對慈禧的偶然的幻想，也一定要服從。

因此她勉強走到花園去。光緒須將從箭術教師所學到的方法，轉授於她，這是他的責任。但他並沒有這樣做，他對晉灑毫未加以注意，好像不知道她在面前一樣。這樣當着侍從的面前使她羞辱，他們會心地在那裏微笑，當時晉灑感覺到這是一種輕視，那是無可疑的。但是她怕羞，沒有勇氣走上前去，確認自己的權利。她僅僅看着光緒的項背，希望他能夠注意到她。

慈禧在自己的宮裏召一個服侍光緒的宮監來。

「皇帝有沒有教晉灑射箭？」

對這個，宮監回答道：

「是的，太后，他們一起玩得很好，皇上並且仔細地指導格格射箭。他們在一起是非常快樂的，」

「皇帝今天成績好麼？」

「是的，太后。」

「那麼晉禮成績好麼？」

「是的，太后，雖然沒有皇帝那麼好。」

慈禧命宮監退出去。

後來光緒來對慈禧報告了他讀書或遊玩，過了相當時間，總要對慈禧報告的，這樣，他可以知道他一天所做的事。當時慈禧問光緒道：

「今天成績好麼？」

「不好，親爸爸，今日的成績壞透了。」

「晉禮的成績好麼？」

光緒不大知道說假話的外交價值。

「不好，親爸爸，」他說，「她一次也沒有射中，因為我沒有讓她射。我不喜歡她，我什麼也沒有教導她。」

這樣慈禧太后知道服侍光緒的宮監頗能幫他說謊，更準確地說，或許爲他們自己的利益說謊。但在當時，她並沒有說什麼，大概決意用別的方法，使自己的消息靈通。

後來宮監打聽出——不論什麼事，他們總能打聽出——關於晉澧的事，光緒說了真話。太后重視宮監不能批評皇帝這個事實，所以說謊的宮監並沒有受罰。在宮監這一方面呢，他聽到這件事，就走到光緒面前，叩頭說：

「皇上不能告訴老佛爺說沒有同晉澧玩，問的時候，應當說同她一起玩。」

「不過那樣說就不是真話了。」

「是的，皇上，但是假話可以免除了許多不幸與誤會。晉澧所說的可以同奴才所說的不一樣，但是她不敢不附和皇上所說的話。奴才告訴老佛爺說皇上依照她的意思行事，同晉澧玩得很好。這使她高興，而且沒有害處。若皇上亦這樣告訴她，將使她更加快樂了。」

這樣，宮監想法將說假話對於處世的價值，教導光緒。這個使他感到極大的困難。他往常遇到困難時，總去請教翁同龢，這次亦是如此。

「宮監們願意我說假話。」

翁同龢是一個聰明的，善於應付的人。他不能告訴光緒對宮監的勸告不必加以注意，因為他們是由太后的懿旨指定服侍光緒，以便將他們所知道的事教導他。同時翁同龢亦不能容許欺僞，所以他說：

「宮監誠然是通達事理，忠誠於皇上的，對他們的話，應當加以注意——因為他們都是太后的侍從。不過在預備實際行動的時候，最好不要忘了孔子的教訓——因為信從他的教訓，就只能做地位崇高的人所應當做的事。」

從這一點可以看出翁同龢並沒有實在地排斥宮監，亦沒有教導光緒不顧他們的勸告，他只不過做了自己在宮中的工作，指示光緒去服從一個更偉大的導師。而這個更偉大的導師，孔子，是不饒恕欺僞的。

雖是這樣極端謹慎地指導光緒，翁同龢很知道不能完全抵銷了宮監的不良的勸導，他們的教訓有些會根本地影響到光緒的一生，這是無可避免的。



恭親王的兒子被選爲光緒的侍讀，正是在晉禮進宮的時候，這個幼童的被選是由於一種微妙的心理作用：他使光緒在學問上有了競爭，意思是要鼓勵光緒作更大的努力。但不論什麼事，何人都不許勝過皇帝的習慣，使這個用意多少受到阻礙。就以翁同龢問書爲例罷。他所問的題目一定要限於兩個學生都讀過的功課，而且一定要先問光緒，因爲另一個學生的階級，够不上使他在任何方面佔在皇帝之先，就是回答問題也是如此！

假定光緒回答對了，當然沒有再向侍讀問同一問題的必要。若他不能說出確當的回答，那麼侍讀就是知道如何回答，亦要說出錯誤的答覆，或是完全不說話。從這一點看來，可以知道競爭性實是在是微乎其微的！

拿讀經當一個例罷。對這個高深的學問，光緒每天一定要記熟幾段，因爲慈禧特別希望光緒對她能絕對地忠誠。光緒先從二十四孝讀起，這裏面有許多地方，西方人是極難了解的。

頭一件孝道是一種寓言的性質，說的是王祥臥冰的故事：「王祥事繼母極孝，母欲生魚，時正天寒，冰凍，王祥預備解衣剖冰求之，冰解得雙鯉，當時人皆以他的孝思感動天地。」（譯者按原文

所述之故事與此稍異。）

還有許多別的故事，光緒都要熟讀的。

他們先看着書誦讀，光緒坐着，侍讀的王子則站在那裏；接着就要背書了，他們將背對着書，從記憶中一個字一個字背出來。這種記憶的方法，在中國極其普通；這樣記熟以後，就是對詩經中最難的篇段，遺忘幾乎是不可能的。他們兩人一起高聲地朗誦，大家相信讀的聲音愈高，腦筋裏亦印得愈深。可是侍讀的王子的聲音不能同皇帝一樣高，而且總要稍為落後一點，以免有平等的嫌疑。光緒有良好的記憶力，對讀書亦有興趣，所以他的成績在侍讀之上是沒有困難的，並且不需要侍讀或翁同龢故意做手脚，以維持他的優勝地位。

在記憶字的筆劃時，亦有這種情形，事實上沒有人能够記得所有的字，練習認字需要很長的時間。師傅指定那一天要寫的字，學生寫好就將卷紙交進去，師傅改卷的方式同各地的教師毫無分別，他用硃筆在錯誤的地方劃紅槓當記號；他一定要記得這種紅槓，在侍讀的卷上，總要比皇上的卷上多，這是一種不可少的手段。

這樣，宮裏不論那一個人，不知不覺間都在種種方面同謀着欺騙光緒，因為習慣上皇上總是要佔先的。

若光緒居然能得到學問，那是一件可驚異的事，這個是翁同龢的手腕靈瓏的結果。一方面是他的師傅與侍讀的推諉與欺騙，對這種行動他們認爲全是爲他的好處的；另一方面是內侍的詐僞，他們的動機就極端地難於根究了。

### 一三三 文定

過了幾年以後，一些繁榮的景象重又回到中國，叛亂已經平服了，富足代替了飢荒，既無戰事，亦無戰事的謠傳。就在這個時期內，一直到十歲為止，光緒比較上算是真正快樂的。他能够享受到那樣多的快樂，大概是他的運氣，因為在以後的歲月中，他能得到的快樂是如此的微小了。他當然整天忙於讀書，因為一個皇帝要適應他的重大責任，決不會讀得太多，慈禧無時不在監視着他的進展，他不在面前時，就叫隨時小心地看守他的宮監，不斷地來通報消息。

光緒所遇到的事，他所說的話，或對他說的話，沒有不傳到慈禧的耳朵裏去的。她從她的「兒子」所得到的快樂，不減於同治在生的時候。她企望光緒在位時能够萬事順利，她對光緒與自己係同一血統這一點，覺到無限地高興。她無時不在計劃着他的將來。

有一天午飯後回到自己宮裏時，她召光緒來，光緒被引到她的面前，跪下叩頭。

「親爸爸，臣兒來了，」他說。這樣說完以後，談話就沿用幾百年來這種談話所採取的方式。「有你做皇帝，我是非常高興的，」慈禧微笑着說。「你是知道我愛你，而且願意你快樂的。」光緒當時遲疑了一下，他知道太后要說出某種重要的事情了，他稍爲知道一些這是什麼事，並非是不可能的。

「親爸爸的心裏當然總替臣兒的利益着想，」光緒說。

「爲你我有一個重要的計劃，」慈禧說。「你一定知道皇帝在極年輕的時候，就要訂婚的。你早就應當訂了。」

光緒沒有說話，不過現在他明白了，因爲他的師傅已經告訴他過這件事。太后接下說：

「皇帝的第一個責任就是結婚，而且盡量生育子嗣。當然你在幾年以內並不結婚，但是皇后應當立即選擇定當。我應當早就替你選定，不過我對這件事是極端地仔細，許多時間就耽擱了。所有與你同歲的年輕女子，只要是合格的，我都已考量過，而且已經接到報告，現在是我們下決定的時候了。」

光緒仍然跪在那裏，兩眼看地，等待着。

『我所選爲皇后的女子，並不怎樣美；但是俗語說：自古尤嬪是禍水，所以娶妻應當以德不應當以貌爲標準。』

慈禧熱誠地準備以青天霹靂的手段加到光緒的身上，忽略了自己以前亦是一個極美的女子。

『我已經選定了，』慈禧說。

光緒仍舊沒有說話。

『在合式的許多女子中，我覺得最合意的，她們當中唯一有資格做你的皇后的，是——晉

澧。

光緒自從第一次見到晉澧以後，就一直不喜歡她，這時跪在那裏，好像一個石人，不論怎樣表示他的意見，都不如叩頭較爲適當。太后現已選擇定當，覺得很高興，同時觀察他，注意到他並沒有話說。

「怎麼你不說話？」她說。

在宮裏，太后怎樣說，事實就是怎樣辦的，光緒想到在宮裏所受的訓練，最後，他擡起頭，眼中含着淚珠，說他知道期待着他說的話。

「親爸爸的處置總是適當的，您的聰慧的判斷賜給我極大的快樂。我知道親爸爸的選擇是可能中的最好者，爲的使您歡喜，我敬謹地接受。」

光緒雖不大懂得這件事的意義，他預料到他的將來總要同那個他非常憎惡的女子連繫在一起。可是在中國，上自宮廷，下至平民，婚姻都是由父母之命決定的，這種不恰意的訂婚反是正常的事，並非是例外。

慈禧雖亦知道光緒除了這樣說以外，不敢說別的話，可是她很高興，接受了這個口頭的話，當牠是心裏的誠懇的表示。

「你對我的選擇表示願意，」她說，「我覺得很高興。明天早晨我要頒布文定的詔旨，送到晉禮的家裏去。現在你可以回去了。」

光緒回到自己的宮裏，心裏極爲悲傷。宮監想要安慰他。

「萬歲不應當如此苦惱，」他們告訴他，「她畢竟不過是萬歲的皇后，而且好幾年以內並不要結婚。萬歲可以爲自己的幸福選立妃子，願意有多少，就可以選立多少。」

但是這些話並不能安慰光緒。他知道除非自己死，或是晉禮死，無法解除了這個悲傷，他不禁爲忿怒的思潮所激盪，縱身倒在炕上，亂踢大哭。

第二天早晨，太后送詔旨到桂都統的家裏去。可是文定不是這樣簡單的事，詔旨只不過是起頭而已。

桂都統的家裏全家叩頭跪接聖旨，好像太后親自攜聖旨來一樣。聖旨告訴他們在數天以內，等黃道吉日選定以後，文定典禮就要舉行。欽差於是就告別離去，而太后的懿旨的機輪也開始轉動了。

先就要選出兩位皇族的福晉，以便率領儀仗到桂都統的家裏去。這兩位福晉的丈夫是一定要生存的，因爲她們是婚姻的宣布者。意思是她們自己的幸福快樂會傳給這一對訂婚的男女。這



兩位福晉一定要有兒子，若年紀老了，還一定要有孫子，以便她們的美滿的家庭，可以做未來婚姻的榜樣。

慈禧太后細心地選擇着這兩個人，找到了兩位合於婚姻美滿，子孫興旺的福晉後，她就將她們的職務告訴她們。

於是送給晉禮的文定禮物就開始製造。有兩個完全一樣的金戒指，兩個都刻着壽字，預備在未來的新娘手上，每隻手戴一個。還有碧玉的如意，大概有一尺半長，一頭雕刻着花紋，漸向包着金箍的一頭削小。如意代表「萬事如意」的意思，牠是訂婚的真正標記。此外還有兩個黃緞的枕頭，亦是完全一樣的，大概一尺二寸見方，用銀線繡着花樣，有藍的雲彩，還有福祿壽禧富貴吉祥八個字。太后親自挑選許多絲綢的衣料，這種衣料並不在宮裏做成衣服，只不過把料子送給未來的新娘。

還有許多珍珠，給新娘作首飾。

當典禮的細節都料理妥當以後，宮中就頒布詔敕，通知百姓，在儀仗往返於桂都統府邸的時

候，經過的街道，車輛一律禁止通行。儀仗經過的時候，人民可以站在街沿看，但不准動，不准做任何活動。

黃道吉日選好了。

兩位皇族的福晉先經過指導如何排列這個冗長的行列。最先就是福晉她們自己，跟着許多侍衛及僕從。在他們後面，八個人擡着一槓玻璃的匣子，放在匣內的就是如意，什麼人都看得見牠。在這個後面，又是八個人擡着一個玻璃的匣子，裏面放着戒指。第三擡是有八個吉利字的枕頭，以後四擡都是晉禮的綢緞衣料。第八擡，亦就是最後一擡，是作首飾的珍珠。

到了桂都統府邸以後，除了晉禮要留在自己的房間裏，在行訂婚禮的時候，坐在炕上，自始至終不作一語外，家中其他各人都到院中叩頭跪接這隊人物，因為這一切尊榮都是太后所賜與的。自從詔旨頒布以來，桂都統府邸中充滿一片道喜聲，雖然晉禮所說的是這樣一段傷心話：

「但是皇上並不喜歡我，這件事是要不得的。」

可是她比光緒還小一歲，她同光緒一樣，對這件事不大明白。不過想到了做皇后，自然覺得與

奮。

院中行禮完畢後，兩位福晉就被人引進晉禮的房間，晉禮坐在他的炕上，兩腳交叉着，手放在膝上，眼向下垂。兩位福晉進來時，她甚至於沒有擡起頭來看。擡頭看是不合規矩的。

兩位福晉每人拿一個戒指，分立在晉禮的兩旁，同時舉起她的兩手，將戒指戴在每隻手的無名指上。她的兩手落回到膝上，好像沒有生氣一樣；她保持着原來的位置。

這個儀式一定要遵照着古時流傳下來的習慣辦理，姿勢一點都不能差。隨後就將如意放在晉禮的膝上，表示結髮同命的意思。

當所有的綢緞衣料，二個枕頭，以及作首飾的珍珠，都搬來放在她的面前時，她的頭一動都不動。

這樣做過以後，文定的典禮，與晉禮有關的，算是完畢了。從這時起，一直到事實上做了光緒的新娘止，她一定要隔絕了外人，墊居在父親的府邸裏。在皇室以下較小的家庭裏，就在高級官吏的家庭裏，已經訂婚的女兒，不論有什麼緣故，假如想要出去，必須先得到將來的夫家婆婆的允許。然

而對於一個未來的皇后，就是那樣亦是不合的。經過了賞賜如意以後，她變成習俗下的囚人了。兩位福晉道喜後，就辭別了。從這時候起，全國各處來桂都統府祝賀的，真是車水馬龍，熱鬧非常。

桂都統的家裏唯一覺得這種祝賀不合宜的人，就是晉澧。

兩位福晉回到宮去向慈禧報告。典禮最後就輪到光緒了，他必須單獨臨朝，接受各大臣的慶賀，對這種慶賀，他一定感覺到無限地不快。但他決不想向太后訴苦或請求免除，這是無用的，無希望的。因為他的命運是已經註定了。

因此，他坐上他的寶座，這個寶座的尊榮，他終久要同他所憎惡的晉澧共同享受的。他的臉毫無表情，一句話也不說，只看着文武百官進來朝見，他們的臉上現着真的或是假裝的高興樣子，祝騰天子長壽快樂，並且叩賀他與晉澧訂婚。

他們每個人都確信只有晉澧，沒有別人是光緒的天緣湊合的皇后，正如他們相信慈禧決不會錯一樣地確定。光緒聽任他們如何動作，他只想躲開，讓自己單獨撫摸着創傷。

最後，朝賀完畢了，光緒看着文武百官一一退出去，現在他可以回自己的宮裏去了，在這裏，除了幾個親信的人如翁同龢，王商及其他宮監以外，可以離開了一切人的眼睛。他縱身上炕，毫無顧忌地痛聲大哭。他們都設法安慰他。

他們告訴他，雖然時間到了必須同晉澧結婚，但就是皇后亦得服從皇帝。在許多安慰的辭句中，他們偶然提到要好幾年以後光緒纔能再看到晉澧，在那時候兩個人都長大了，或許他終能喜歡她。但是光緒只說：

「對這件事，我僅有一絲快樂，那就是在數年以內可以不看到晉澧！」

## 一四 恨中恨

李蓮英做慈禧太后的總管太監，前後差不多有五十年，在光緒入宮繼位時，他已經做了好幾年。李蓮英憎惡光緒的動機，或許是妒忌，但不論動機是什麼，在光緒登極的時候，憎惡就已經是顯然了。這種憎惡是雙方面的。可是光緒在翁同龢的監護之下，遇事隱忍，謹慎小心地避免與李蓮英衝突，這位總管太監的權力是僅在老佛爺之下，沒有別人能夠趕得上的。但有時他的耐心漸漸薄，到不能再壓制時，則他們兩人間的怨恨真正成爲宮裏的糾紛了。李蓮英只要有機會，就在小的地方輕蔑光緒。不過他的輕蔑雖是顯明的，他當心只在不留真憑實據的地方下手。李蓮英雖然看低一個兒童皇帝的權力，他到底是機靈的人物，玩手段的老手。光緒呢，按兒童來說，思想可算是異常清晰的。他不怕向自己的親信表示對李蓮英的厭惡，因之兩人間不洽的消息，不斷地傳遍了宮中。

老佛爺對這個後來於中國的歷史有如此大關係的怨恨，顯然並不知道——這是極可怪異的一件事，因為大家都知道宮中發生的事，老佛爺沒有不知道的。她的偵探機構是非常健全的，平常就是一朵花的開放，也難逃過她的耳目。

在燈節的時候，光緒與李蓮英兩人間的怨恨達到了嚴重的程度。燈節在舊曆年後十五天，是新年慶祝的尾聲。在這一天，全國各處百姓，自上到下，都陳掛着花燈。貧苦的人，化幾分錢，買簡單的燈；富貴的官家則常常用幾百兩銀子，購買複雜新奇的花樣。大部分的燈是紮成魚、貓、狗、馬、鳥或神話上的野獸等等樣子，在這一天全國都日夜點着花燈，表示全國願望着新年是一個百事光明的年頭。

對這個節日，宮中甚至更為注重，因為上行下效，宮中的舉動勢必影響到全國，加以老佛爺事無拘泥於形式，故不能稍有忽略。假如宮中不適當地慶祝燈節，不幸的事或許就要降臨到中國的。像老佛爺這樣迷信，則要將典禮的任何一部分忽略了不行，她連想都沒有想到過。

慶祝典禮中有一項節目，老佛爺非常認真地舉行，那就是祭祀她個人的菩薩，這尊菩薩供奉

在禁宮中的一所專殿裏。

祭祀菩薩的舉動在全國到處都是通行的，只要家裏供着佛像，就有這種舉動。慈禱祀菩薩時用的是一種餅子，形式像銀元，有些甚至於像元寶。太后通常總吩咐將餅做成扁平像銀元的樣子，於是在她的菩薩腳前疊成寶塔的形式，大的在上面，小的疊在上面，一直疊上去，頂上差不多成一個小尖。銀元的形式表示財富，堆疊而下是希望中國興隆，而且步步高陞的一個默禱。餅的香氣直衝到菩薩的鼻孔，意思是太后祝望菩薩接受她所供獻的東西。

餅放在菩薩腳前的時間，只够佛像「聞到香氣」，就將牠拿走，供畢後，習慣上太后將餅分給她特別願意賜與尊榮的人。其中之一，自然是光緒。

所以當覺到菩薩已經接受了祭品以後，老佛爺就命李蓮英選幾塊較好的餅送給光緒。因為這種餅除了當祭品以外，味道亦是很好的。李蓮英不願光緒享受這個尊榮，當時他一定想他在老佛爺的心目中地位崇高，光緒通常是不敢將他的不忠於職務的事情報告老佛爺的。他遵照着吩咐取了餅子，但並沒有送給光緒，反而拿到自己住的地方，分給小太監們吃。



就算光緒是一個常人，這已是確鑿不移的蔑視，何況他是皇帝。假如李蓮英認爲宮裏無人膽敢將他的過失報告太后，那是絕大的錯誤。宮中實在沒有事能够保守着祕密，與皇帝有關的更不用說。李蓮英雖能威嚇別的宮監，禁止他們將他所做的涉及旁人的事情報告太后，不過這一次他太看重了自己的權力。

這個輕蔑皇帝的訊息，傳到了光緒的耳裏。

翁同龢勸告光緒對這件事不必有所舉動。

「皇上必須記得，」他說，「李蓮英是太后得意的太監，聖母對他的恩寵正是很浩蕩的。陵辱了他將使老佛爺感覺到苦惱，皇上與臣等是沒有人願意使太后感覺不快的。」

但在這時候，光緒很知道對皇帝應有的禮貌。他雖然知道奉命送餅的人是李蓮英，他仍然立即到老佛爺那裏去，報告供佛的餅並沒有送給他。當時太后極爲震怒，她若不採取某種舉動，以確實保障她自己所選擇的皇帝應受的尊敬，結果將嚴重地損害到他在宮裏的地位。她只好叫李蓮英前來責問。李蓮英來了，看見光緒同太后在一起，就明白是什麼事，他的靈敏的心裏，立即想出巧

妙的託辭。

李蓮英對光緒的怨恨，除了太后以外，宮裏什麼人都知道，太后簡直不能相信她的得寵太監會憎惡她自己愛得如此深切的人。

老佛爺嚴厲地斥責李蓮英，最後問他輕蔑皇帝的緣故。

這個總管太監立即對光緒叩頭，說出他的理由。

『這實在是奴才的過失，奴才拿餅到奴才的住處，滿心滿意想將牠送給皇上，不過立刻有許多重要的事情需要奴才辦理，奴才爲老佛爺的利益起見，赴湯蹈火都在所不辭，這許多事情既然都與老佛爺的安適有關，奴才自然先去辦理牠們；奴才如此熱心地辦理着老佛爺的事情，竟將送餅的事忘了。』

奸滑的李蓮英知道如何得着老佛爺的歡心。太后只看到他的忠誠，有意給他一個輕和的責罰。不過光緒雖是這樣年輕，他知道李蓮英又在輕蔑他，當着太后的面不知羞恥地輕蔑他，因爲李蓮英的話，換個說法，等於是：

「當我有別的事做的時候，光緒喜歡不喜歡沒有什麼關係。」

光緒並沒有告訴太后 李蓮英所說的都是謊話，而且將餅故意地分給小太監。李蓮英無疑地也能够想出方法來解釋那個。當時這位幼君對太后說他對李蓮英的解釋認為滿意，就回到自己的宮裏去，將一切經過的情形告訴了翁同龢。

這位師傅是一個哲學家，李蓮英不能接近他，亦不能像控制朝裏別的官吏一樣控制他。在別的地方，我已經講過李蓮英如何從求寵於太后的，或求官於太后的，或求見於太后的文武官吏刮取錢財，成爲巨富，他的貪婪真不是能够夢想得到的。李蓮英是老佛爺的典禮官，實際上是她的朝廷裏的首領。不論什麼人想有求於太后，一定要先同李蓮英商議，普通只有用幾千幾萬兩的銀子，填塞了李蓮英的貪壑以後，方能達到目的，覲見太后五分鐘的代價，要十萬兩銀子，這差不多是李蓮英代人從中斡旋的標準價格。

可是翁同龢的地位則不同。他做了皇帝的師傅，官階已經很高。他不需要爲自己乞憐於李蓮英。所有能够賜與他的尊榮，他都已經得到了。習慣已規定了他的職務，他用不着向太后運動，所以

他對李蓮英是完全獨立的，差不多朝中只有他一個是如此。就是因為這個緣故，李蓮英恨他刺骨。因此，李蓮英在恨光緒之外，又加上恨翁同龢。他的陰險的心思不停地設法在與己無損的地方陷害他們兩人。光緒與翁同龢都知道這個，光緒並且對自己的無能力感覺到憤慨。他常想行使他的皇帝的權威，懲罰這個總管太監，不過哲學家翁同龢以及光緒的得寵太監王商兩人，都盡他們最大的力量，勸光緒不要將李蓮英的憎惡看得太嚴重了。

「他的怨恨無論如何不能損害皇上到可慮的程度，」翁同龢說，「而他的友誼對皇上或許有極大的用處。」

「可是，」光緒答，「他僅僅是一個宮監。」

「是的，不過是皇上的親爸爸所喜歡與信任的宮監。使他難堪就是使太后難堪。因此，他的地位是強有力的。」

「一定要想點法子使這個太監對我們表示應有的禮貌。」

「最好的辦法是在可能的範圍以內，盡量地不理他。想要阻撓他，他有太后的耳朵可以挑撥，

結果一定要失敗，倒反使他高興，因為他知道最後能夠得到勝利，能夠享受勝利的愉快。置之不問可以傷毀了他的虛榮心，他的這種心理是極強盛的。」

從此以後，這兩個光緒的真正朋友想要阻止他對李蓮英公開地決裂，困難逐漸增加了。假如是決裂了，則以後的事情就很難說。老佛爺必須在她的得寵太監與嗣子兩人中選擇一人。能夠維持着和平沒有決裂，當然影響到中國歷史的路線，因為光緒假如堅持着將李蓮英革職，大概是難以辦到的，假如他真被革職，則以後種種變更整個中國的政治局面的事情，或許都可以避免。一個宮監的偶然幻想有如此深長的影響，豈不是天意？

這時候光緒的年齡大約在十二歲上下，在燈節過後不久，大概是立春那一天，他第一次要單獨到天壇去祭祀。每年春天，在祭祀典禮之前，皇帝應當先齋戒三天準備舉行這個盛大的儀式。在天壇的範圍內有一個專殿，供着一尊鍍金的佛像，雷門為皇帝禮拜用的。在沒有舉行典禮之前，光緒須先到那裏聚精會神地祝禱一些時候。他當然經過了一番詳細的指導與訓練。這是他對百姓應盡的第一件真正重要的責任，而且一定要極端鄭重而莊嚴地舉行着。老佛爺考慮到他到底還

是個孩子，所以選派重要的宮監隨他同去，以便指點行禮的動作，李蓮英就是其中之一。

這個差遣使李總管很高興，因為太后沒有陪光緒在一起，他就有絕好的機會，在與他有關的地方極力表彰光緒的無能。

他先注意光緒的一舉一動，碰到有錯誤的時候，就和緩地——當李蓮英願意謙恭時，他是多麼和緩呀！——批評他。

在佛像前祝禱，有一件事認為是極端重要的——嚴肅地集中精神。這個殿是神聖的，外面的邪氣不能透過牠的神聖的週圍。行禮時，光緒不穿通常的禮服，卻換上特別為這個殿裏的祭祀預備的衣服。

倔強的光緒，雖然知道一定要聚精會神，雖然事前經過了仔細的訓練與準備，不過這一切對他都最新鮮。在祀禱的時候，他應當不動地注視着佛像。他的心裏雖然想這樣，但他為五顏六色的裝飾品所誘引，兩眼不覺迷離恍惚起來。李蓮英正在注意他的一舉一動，立即抓着說話的機會：

「萬歲應當明白這是最嚴肅的儀式。舉行這個最重要的典禮，萬歲還是第一次呢。萬歲要聚

精會神在祝禱上，這是萬歲的責任。兩眼應當注視着菩薩不動。萬歲一定要認識自己是一個尊嚴的人，是中國的皇帝，不再是一個小孩子了。」

光緒十分明白李蓮英的意思，不過遵從翁同龢與王商的規勸，他設法不理他，當時並沒有說話。不過他的心裏充滿了憤怒。可是他知道決不能讓忿怒爆發出來，他必須充分地準備次日的大典。這個典禮是一年中最重要的，甚至比祭祀祖陵更要重要。

每年春天，正當大地蘇醒的時候，總要禱雨滋潤土地，以便耕種。許多祝求農民富足，五穀豐登的禱文，送上天去。

這個典禮是極冗長的，王大臣都要前來參加。皇帝駕臨社稷壇繼續祭祀，並親自舉行耕田的典禮。他穿上全副禮服，由廷臣伴從着，跟在犁的旁邊走，將土翻開來。他實行耕田的用意，爲的要對農民表示用手操作並不被人視爲賤業。每年皇帝都須是耕田的第一人。這部分典禮是公開任大眾參觀的。這是一年中百姓有機會看到他們的君主的唯一時候。

甚至在典禮行過了，而且將詳細的情形報告太后以後，光緒對李蓮英的舉動亦沒有提到隻

字，李蓮英也向太后報告，他用冷淡的贊語貶責光緒。當時太后並沒有加以評論。假如她開始覺到光緒與李蓮英間的怨恨，以及翁同龢與李蓮英間的恨中恨，她並沒有絲毫表示出來。

回到自己的宮裏，光緒對翁同龢說：

「將來我總要向這個驕橫的太監報復，他到底不過是一個太監而已。總有一天沒有有人在李蓮英與我自己中間阻礙着，那時候我就要辦他的罪。」

翁同龢很明白光緒的意思，他的回答帶點哲學的氣味，他的哲學是很出名的。

「老佛爺同萬歲有母子的關係，尊敬父母所貴重的人物，亦是孝順的一道。所以就是皇上心裏所想的事實現了，皇上在責任上亦應當尊重太后的意思，以她的心理爲心理——就是對這個驕橫的太監也應當如此！」

可是翁同龢沒有考慮到光緒並不完全贊同一切古舊的風俗與習慣——他有他自己的思想，往往與習慣相抵觸的思想。光緒決定不露聲色，靜待着他的時機。

就是翁同龢也不能揭開未來之謎，不能探知牠的底蘊，這無疑地是很僥倖的。



## 一五 葉赫那拉

歷史說到許多能影響於時代的詛咒的例子，但對葉赫那拉的詛咒從來沒有提到過。牠最初發生在什麼時候，無從查考，只知道在滿人入關以後不久就擴大了。慈禧太后就是屬於這一族的。這一族頂不受人歡迎，因為大家相信他們是不忠於皇室的。這種說法實在有充分的理由。葉赫那拉族屬於黃旗，是滿族的第二支派。這種派別如下：白旗，包括皇室以下的最高官吏；黃旗，包括最高的武官；藍旗，包括普通的官吏；紅旗，包括族中其餘人民以及普通兵士。後來又分出鑲白，鑲黃，鑲藍，鑲紅等旗。

各種旗人中，以黃旗最爲勇武好鬪，而黃旗各族中，又以富於野心的葉赫那拉族爲最。

在一六四四年滿人入關以後不久，葉赫那拉族中有一個人被指爲謀反，說他爲自己及族人的利益，想篡奪皇位。這或許是自然的結果，因為族裏一些比較有野心的份子，看到掌握了中國，就

可以支配滿洲皇族的新興勢力，所以葉赫那拉族希望自己能得到皇位。這個計劃，因為清室已經在中國登位，發生了頓挫，實際上並且消滅了葉赫族的機會。自此以後，受了這種想奪取皇位的侵略行為的影響，葉赫族常處於嫌疑的地位，因之一個葉赫族人被指為謀反，皇帝自不難相信他是有罪的。

那人辯訴他的無罪，但是無效。經偵查後斷定他有叛逆的罪名，判決應受火刑。他臨刑時尚抗辯他的無辜，當火焰逐漸毀滅了他的生命時，這個不知名的葉赫族人立誓要報仇。

『終有一天葉赫那拉要對皇室報復，終有一天他們要落在我們的手裏受難，他們是要受天譴的。』

這個詛咒永久沒有被人忘記。在習慣上，族中一人受辱，使全族都蒙着羞恥，這種恥辱一代傳一代，很容易使牠常在人的腦際活躍。就是太后在處罰任何叛黨的時候，她常說下面這兩句古話：

『我將斬草留根，養虎遺患麼？』

這種屈辱，不論應得與否，使葉赫族聲名狼藉，大家認為這一族人做不出好事情來。

當咸豐皇帝册封慈禧爲貴人的時候，並沒有因她屬於葉赫那拉族，激起衝動的微波——她那時候僅僅不過是貴人而已，地位比較不重要。她將來會成爲中國最大的統治者的一個，當然沒有人預料得到。當她生了皇子，皇族的人方始想起了呪語，於是紛紛議論着在這命運的玩弄中，呪語是否真要實現了。咸豐崩後，慈禧做了皇太后，他們對這件事差不多就確定了。慈禧對這一切到底發生什麼感想，知道了這個呪語，對她在做太后時的生活，以及對她遇事時的決斷，到底有多大影響，這是難於確定的。她是否在任何時候都蓄意要去實現這個遺忘了的葉赫族人的詛呪，永遠沒有人能夠知道。皇族的人雖然受着衝動而相信她故意在計劃復仇，但太后絕沒有提過這件事。

一方面我們看到顯然蓄意在實行呪語，另一方面則太后對她自己的家屬及族中的有些人待遇得極爲苛刻，他們在宮裏是絲毫沒有地位的。皇族中人都參加的會議或朝見，葉赫族人決不包括在內，這個好像使任何非難慈禧心裏懷着惡意，代族中的受辱份子危害皇室的話，成爲無根據的誹謗。

光緒因爲母親是慈禧的妹妹，險些也是葉赫族的一份子。但是按照滿人的定律，他幸而得避免了這種關係，他是咸豐的弟弟的兒子，所以是皇族的一份子。不過他多少帶有屈辱的種族的血統。在被立爲嗣皇帝的時候，當然引起極大的批評。大家都想知道御史對這件事到底寫些什麼。

御史的官職大都由年高德劭的人充任，一共有十個人，在朝中組成了都察院。他們處於一種諮詢的地位，有權按自己的意思，和緩地或嚴峻地批評皇帝。他們可以名爲「皇帝的看守狗」他們的職務就是去監察、批評，和設法平衡任何可能的暴行——官吏的、政治的或社會的。關於這十個御史，有一個幾百年傳下來的奇特習慣。他們不論對什麼爭論的事件，都可以上疏陳奏意見——雖然元首不一定要依照他們的意見行事。慈禧通常將這種奏章隨手撕破，只有使她高興的方加以注意。

御史同時又是朝廷的史官（譯者按御史與史官職責不同，此處混爲一談，想係有誤。）他們記載歷史的方法極爲特別。他們每天觀察朝裏的活動，特別注意元首的行動。每日完畢後，各人將自己所看到的寫在紙片上，投入保存在都察院的一個大櫃的狹口內，每人都不知道別人所寫的

所投的是什麼。

皇帝在生時這個櫃一定要關着不准人啓視，直至駕崩以後，方將牠打開，經過徹底的編纂，就成爲那一朝的實錄。御史無疑地盡量利用這一點，他們喜歡如何苛刻地批評就是如何苛刻。

老佛爺選定晉禮爲光緒的皇后時，她有沒有考慮到葉赫那拉的詛呢？這個大概決沒有人知道，除非她說過一些話，傳到御史那裏，或許被他們記載下來。不過晉禮明白白是葉赫族的後裔，因爲她的父親桂都統是老佛爺的哥哥。批評老佛爺選擇晉禮的自然有許多着眼於古時的詛呢，因爲晉禮將來有一日是要做皇后的——皇后的尊稱連老佛爺都沒有享受過，雖然她實際上所有的尊稱與地位使她有更大的權力。

這個選擇的所以引起批評，還有一個理由，這個理由可以不必過分地着重：晉禮從她的母親那邊帶着蒙古的血種。在滿人進關，蒙古人被征服以前，滿蒙兩族是仇敵。舊時有一個盟約，訂定了滿蒙互相通婚，目的就在於維持兩族間的和平。盟約規定假如中國皇帝有一個以上的公主，則多餘的公主須嫁給蒙古的王子。滿洲的王子很少娶蒙古女子的，這雖是許可的，但大都不願意這樣

做晉禮的母親是一個蒙古女子——對這件事有些人表示疑慮，因為有使皇統與蒙古人聯繫得太接近的趨勢。

因為晉禮有蒙古的血統，她的被選引起猛烈的反對，但真正的理由還是因為她係葉赫族的一份子。慈禧是否抱着使皇族失去中國的皇位為唯一目的，實行着葉赫族的詛呢？還是沒有顧到詛呢？如她往常不顧葉赫族人及他自己的家屬一樣，選擇晉禮，僅僅因為晉禮是她的姪女？

老佛爺也曾預料到朝代的傾覆麼？

葉赫族的一份子實際上統治着中國，而且逼迫皇族僅在習慣上所需要的臨朝扮演着傀儡的角色，老佛爺亦曾以此為光榮麼？

對這幾個問題大概永久沒有人知道答案，慈禧的御史所寫的備忘錄，也從來沒有編纂過。

## 一六 大婚的前夜

自從文定典禮以後，光緒抑鬱不樂，寡言沈思，不再是以前那樣一個活潑的，充滿生命的愉快的孩子了。他差不多好像預料到他的苦惱的將來。他的笑，以前是豐富而愉快的，現在則少於聽到了，反而對於學問的研究倒非常認真。老佛爺認為這種認真的新氣象，由於他逐漸覺悟到對國家的責任的重大。此外，這或許是由於他認識到必須屈服在不可避免的事情之下，同老佛爺所擇選的女子結婚。老佛爺自然對她所決定的選擇十分高興，而且確信他們倆在一起一定是很快樂的。她認為光緒對晉禮的厭惡是一種小兒的幻想，所以將這件事放在一邊，不再加以思考。可是在光緒，這個厭惡是一種根深蒂固的主見，而且與日俱增起來，加以結婚的日期又是一天近一天了。

若嚴格地遵守着舊例與習慣，光緒在十八歲的時候就應當結婚。不過慈禧命欽天監鑑定的結果，知道這是一個不吉利的年頭，所以不管習慣如何，大婚延遲到他十九歲時再舉行。

在訂婚與結婚中間，光緒沒有看到晉澧，習慣上彼此是不許見面的。在這時期內，國內太平無事，沒有嚴重的災荒，農工勞苦的工作得到了五穀豐登的酬報。一切都是如此地平靜與繁榮，好像他接位初年所感受到威脅的那種暗影，已被驅逐淨盡，降生時發生的那種凶惡預兆，也似乎消滅了。他的本生父醇親王對預兆從沒有說到過，或許他已經忘記了。他的兒子做了皇帝，一切豈不是都平安麼？

欽天監經過鄭重而週密地觀察天象以後，選定一個黃道吉日為光緒大婚的日期。他們就將仔細觀察的結果，奏呈老佛爺，於是聖旨就頒布出去，宣示全國皇帝就要大婚了。

對這個皇室各人一生中最重要事情，慶祝典禮將是非常隆重富麗的。每個人，連最小的宮監，都立即忙於籌備的工作。每一樣微瑣的習慣與舊例，都要仔細地遵照着辦理，以免引起批評。老佛爺往往不顧到慣例與風俗，不過這一次沒有理由要這樣做。

大隊的木匠及紫綵油漆的工人被僱來工作，宮中成爲他們活動的陣地。許多院中都掛花結綵，並且搭上簾篷，爲的可以避風雨。石板上鋪着地毯與毛氈，使大羣人走路時一點腳步的聲音都



沒有。

這一對新婚夫婦要到太和殿去接受王大臣的朝賀，殿內裝飾得堂皇富麗，非筆墨所能描寫。簡直是色彩燦爛的仙境。綢製的花綵，巨大的宮燈，悅目的旛蒜以及富麗的繡帷從天花板上懸掛下來；天花板又蓋滿各色的綢條，交織成陽光與雲彩的形象。許多無價的裝飾品放在殿內各處桌上，更襯託出華麗的氣象；還有從御花園移來的美麗的盆花，放在黑檀鑲珠的花架上，點綴着殿內各處。當中兩個寶座是黑檀做的，鑲着景泰藍，並且披上黃色的錦緞。

皇帝大婚對國中任何人都是一件快樂的事。在這時候大赦放逐的官吏及定罪不重的犯人，是一個古舊的慣例。頒布大赦時，刑部就調查值得考慮的放逐官吏及囚犯的記錄，將應當恩赦的人奏呈。名單擬就後，送呈老佛爺，候她批准；批准後就在頭一天發表詔旨，開列釋放的人名。

就是各種動物，魚及鳥等亦沒有被遺忘了。在大婚這一天，各處都要禁屠。市上所賣的活魚，由宮中出資購買，拿到牠們原生長的地方去放生，對鳥亦如此待遇。這真是普天同慶的日子。

在大婚前一晚上的半夜，新娘的儀仗從桂都統府到禁宮所經過的各街道，就禁止車輛通過。

街道上鋪着大約兩寸厚的黃沙，顯出皇室御用的顏色。

最後，一切都預備好了，木匠及紮綵油漆工人都已做完工作，離開了大內。這時候是大婚的前夜，萬籟俱寂，淡黃的月亮，掛在清朗無雲的天邊，只有遠遠的犬吠聲，衝破了靜寂的大地。明日的景象又是如何呢？

院中及進門的裝飾，極為壯觀，因為所用的都是脆薄的材料，所以對火燭特別小心，各處都有人留着看守。老佛爺嚴厲地囑咐他們必須極端地謹慎，不能稍有疏忽。她如此地仔細，是否已經感覺到不吉的預兆或得到災害的預告呢？她的心裏是否有着恐懼一切不會順利呢？

當那個命定的晚上尚在初更時，發生了可以成爲巨患的火災。

火災起始於新娘的儀仗進宮時必須經過的大門，那裏有一個大的綵篷搭着。幸而正大門裏面疊着一大堆地毯及毛氈，預備次日鋪在院中用的。那時候還沒有救火會等組織，亦沒有水可利用，不過因爲宮監的敏捷的動作，得免釀成巨大的火災。搭篷的木竿，很快就被拖倒，綵飾旛旒亦連帶倒在地上，用地毯及毛氈將火悶息了。這件事震動一時，不久各處就充滿了迷信的傳說，認爲這

件事是不祥的預兆。

當老佛爺聽到失火的消息時，當時恐懼一定抓着她的心，不過她是一個富於膽量的人，立刻又成爲當時局面的支配者。火不久即被撲滅了，她發出命令再召集木匠，紫綵油漆工人來；毀壞的東西，重新布置過；一切都要預備好，以便在預定的時間舉行婚禮。吉利的日子時辰，不能因爲這種小事，聽其輕易錯過；她的話就是法律，一定要服從的。

火災的消息很快就傳到醇親王那裏。這種事居然能在他的兒子的結婚前夜發生，使他驚愕無言。他立即回憶到劉鐵嘴與張瞎子的預言，不禁深爲皇帝的將來驚懼。在他接到惡消息後不久，那兩個惡運的預言者就應召前來伺候王爺。醇親王命他們立刻進來，對他們說：

「現在我知道夢見宮殿失火的意義了。你們一定記得在我的兒子降生那一天我做了一個夢，那時候你們解釋不出夢的意思。老佛爺這次對皇后的選擇是極不聰明的。我確信這個晉禮是這次失火的原因，她將來要使國家受到禍患的。」

兩人中的代言人回答道：「未來皇后的命，我們已經算過了，她完全與皇帝不相配，正如王爺

所說，她將使國家受到禍患；我們將這個報告王爺，心中十分覺得不安。」

這個預言的準確性，後來簡直證實了。皇朝的傾覆，皇帝的被迫遜位，正是在晉澧，或她後來的尊稱隆裕太后的手中發生的。

起火時大概是六點鐘左右，正好是婚禮前二十四小時，起火的原因一直不知道，不過許多人都說是鬼魔在作怪。

當期待中的新娘正在同她的父母吃最後一次晚餐，接受父親最後一次關於三從四德的教訓時，失火的消息傳到了桂都統府。一時大家驚惶得不知所措，在極度慌亂中，差一點忘了辭祖的典禮，遺漏了這個，將引起所有人極大的關心。有人若不祭祖，一定會遭遇到禍患的。

晉澧當時是非常悲傷的，並且哭泣：「我熟習舊道德，我知道對這個不幸的意外事件，在責任上我應當引咎。只希望將來若有禍患，寧可由我承受，不要損害到國家。」

她的父親安慰她：「不要悲傷，孩子。這是不不要緊的。大概是一個不小心的人遺落了點着的小蠟燭，這個與你的將來或帝國的將來是毫不相干的。我們的女兒能够被冊立為這個大國的皇后，

我們真是有福呀！』

這個使晉禮寬解了一些，於是她就去辭祖，將她的臨近了的婚姻報告他們。在這與光緒隔離了的幾年中，她時常掛念着他到底變成什麼樣的一個人，對她的感想是否已經改變了。她希望同他在一起的生活是快樂的。不過當時還年輕，她沒有對這種事情過分地憂慮。她抱着愉快的預期向前展望，甜蜜美滿地在夢想做了皇后以後要做的一切事情。

## 一七 大婚

在晉禮結婚那一天破曉後，天氣晴朗，旭日照耀；天上並無一朵薄雲減損了她的快樂；空氣是新鮮潔淨的，陣陣和風吹來了花香與鳥語，這對新娘真是最美滿的一天。晉禮很早就醒來，安靜地躺在她的炕上思想着。這一天是她結婚的日子，自從訂婚以來她所企望的日子，現在她要做皇帝的新娘了！當初光緒對她的厭惡差不多是忘記了，她確信將來是快樂的。

桂都統福晉走進她的女兒的房間，這一天她的心裏覺到悲愁。她將要失去了她的親愛的晉禮，將來亦難得有機會看到她。她決不能再抱她在懷裏，因為習慣上就是母親亦不能撫抱皇后的。她坐在她的女兒的牀沿上默默地垂淚，但不久就停止了，因為悲傷中雜有歡樂的成分。這一天她的女兒將要做皇后了，這自然使她覺到榮耀。她轉身到炕上，撫摸她的愛女，晉禮亦迎上來，兩手環抱着母親的頸項，好像不願離開她的母親。

「快起罷，孩子，今天你得預備好等待着彩輿來迎接。」

不久一切都顯着急促慌亂的樣子，許多最後一分鐘的事情都要做完，一切都要準備好，向新娘祝福道喜的客人已經有來的了。酒席必須要準備好，以便款待這些客人，而他們自朝至暮，甚至一直到深夜，川流不息地來。新娘的父親隨時要招待客人，一刻不得空閒；新娘則在迎接她到大內去的彩輿未到之前，須絕對地躲避了不見人。

這一種盛會對新娘的父親是極爲難的。客人到的時候他一定要親自歡迎，請他入席，通常一椽坐八個客人，主人必須到每椽去敷衍一下，吃一點東西。

晉禮要永久地離開父親的府邸去做皇帝的新娘的時候，已經臨近了。從她的訂婚到結婚這一天的數年時間內，他掛念着而且夢想着她的將來。時常在這流傳的不祥預兆一點都不能使他憂慮；她知道她的將來是偉大的，她充滿了年青人的樂觀向前企望着。

迎接新娘的儀仗已由禁宮出發的消息傳到了，於是就忙於最後的準備，因爲彩輿一到，新娘一定要預備好以便立即升輿。晉禮打扮好後真是一個五光十色的人像。她的衣服是黃緞做的，

繡着許多代表皇后的鳳凰，袍的邊緣綴着珍珠的流蘇，頸上掛着三串大珍珠，每串一百另八顆。一串掛在正中，垂到胸前，一串從右肩斜掛到左脇，第三串則從左肩斜掛到右脇。鳳冠面上釘滿了珍珠及寶石，冠的前部有一珍珠做的旒，直垂到面部。在實際上尙未結婚的時候，新娘的臉不能讓人看到，這個旒的用意就是要將臉隱蔽起來。她必須像處女羞卻的樣子將頭稍向下俯，這樣，冠旒就碰不到臉了。她所穿的滿洲鞋亦是黃色的，配着白色的鞋底，這個鞋底使腳離地約有四寸高。耳墜是二個梨形的大珍珠，還有許多鑲嵌無價寶石的戒指與手鐲，裝飾着她的手指與手腕。

她的兩手捧着一個金黃色的瓷瓶，瓶內放着兩束萬年青，表示萬壽無疆，子孫連綿；兩顆蜜棗，表示甜甜蜜蜜，夫妻恩愛；兩顆蓮子，表示舉案齊眉，相敬如賓；兩顆橄欖，表示富貴吉祥；兩顆桂圓，表示早生貴子。瓶口用一塊紅綢子封着，以免惡魔侵入，破壞了美滿快樂的將來。

彩輿儀仗到了桂都統府，但在容納牠進大門以前，要先行一種古禮。文定時主持典禮的兩位福晉受命在大婚時執行同樣的職務。進大門一定要請求三次，每裏並且要奏樂吹號。進了門，就邀請新娘升輿，邀請了三次，頭兩次由桂都統推辭，表示他不願父女分離以後，司禮的兩位福晉就立



即走進新娘的房間，站在晉禮的兩邊，請求三次：「請新娘升輿罷，新郎等得不耐煩了。」到第三次她纔接受了她們的請求，於是就攙她起來，扶她進彩輿。這時候父母就站在彩輿的兩旁候她進輿，爲她祝福。這樣就結束了在娘家的典禮。

晉禮的彩輿，上面有頂，前面有門可以進出。她坐好後就關上門，用金鎖鎖上，金鑰匙則由迎親的兩位福晉中的一位帶給新郎。

在音樂悠揚，角號狂吹中，迎親的儀仗簇擁着彩輿裏的貴人動身回返大內，這是歷史上最可注意的一段路程。這一隊人彎彎曲曲地在鋪滿黃沙的街道上向前進行，一路旌旗耀日，樂聲不絕。扈從的有無數官員，身穿補褂，頭戴纓帽花翎；還有制服整齊悅目的兵士，以及許多輿夫，他們的輿轎都有各種顏色的標記表示着主人的官階，如此裝扮華美的侍衛，如此穿着壯麗的隊伍，如此漂亮的輿轎與大車，而且旗幟旌旛在和風中飄揚，這種種就在處處引人入勝的北京，亦是難得看到的景象。這個繁華帝國的絕頂輝煌的景象，牠的壯麗，還有牠的神祕，以後再也看不到了，因爲大清皇朝的日子是很有限的了。

這一隊行列慢慢地走近了全國的焦點的禁宮。皇宮的四圍是一哩半長一哩寬的紫金城，在路程中晉禮有充裕的時間可以默想這個一生中最重大的事情——她的婚姻大事。鎖在奧裏，一直要等到鑰匙交到皇帝——她的未來的丈夫——手裏，纔能開門釋放出來，歡迎她到他的住所去，她當時到底在想的什麼呢？

那天的天氣是清朗高爽的，陽光普照着，空中沒有一朵浮雲，路旁的樹木花草迎着和煦的微風在搖動。一切都顯着靜寂，只有行列的雜沓聲；百姓是一概不准注視王公大臣的。

光緒又是如何呢？迅速的傳信者向光緒報告新娘已從娘家動身了，然而這一隊人要走好幾里路，所以他也有時間推想他的未來的皇后。他想起數年前所看到的她的樣子，在那時候對她所感到的憎惡，數年來並沒有減少。他並沒有以愛人的歡樂期待着她的來臨，不過命運與老佛爺既已註定了她一定要做他的皇后，他對自己的將來只好以他所能運用的哲學來解嘲。

接待新娘的一切都準備好了。昨晚的失火好像沒有發生一樣。光緒穿着前後繡滿金龍的黃色皇袍，皇冠頂上正中是一顆大珍珠，披着黃色的絲纓。

迎親的行列將到時，就大開皇宮的中門，每個人都立在自己的位置上迎接新娘。彩輿的前面有樂隊引導着，進宮門後就停在太和殿前的院中。在新娘沒有降輿之前一定要舉行射箭的典禮。新娘在路途或許會被鬼怪附在身上，所以新郎必預射三箭，兩箭穿過彩輿的兩邊，一箭穿過輿頂，以便驅逐了鬼怪。這種箭是用極軟的木頭做的，以防不善於此道的新郎射中了彩輿。

這個行過了，皇帝就走近彩輿釋放他的新娘；保管鑰匙的福晉將鑰匙交給他，他就將門開了站在一邊，由兩位司禮的福晉扶晉豐出來。她羞卻合禮地出來，頭向前傾，兩眼低垂着。

她降輿後，光緒即站在她的旁邊；二位福晉分立兩旁，各握着一隻手膀扶她行走。他們走進太和殿，走到一張華貴的嵌着珍珠的紫檀檯前，檯上有兩枝紅色的蠟燭——在皇帝面前的一枝盤着金龍，另一枝在新娘面前的則盤着金鳳。當兩位結婚人站在檯前時，這兩枝紅燭就同時點起。光緒立在左邊，晉豐立在右邊，這是習慣所規定的。

這時候就奏着柔和的音樂，新娘與新郎立在那裏一直到音樂完畢。於是這一對青年男女，毫不覺得週身為凶惡的預兆所籠罩，跪下來叩頭三次，拜祭天地，再叩頭三次，請求祖先保佑他們的

結合。

典禮行到這部分時，老佛爺安靜地從邊門進來，坐在她的寶座上。坐好後，光緒與晉禮就對她行三次叩頭，酬謝她賜給他們的幸福，因為他們的婚姻是她所促成的。行這部分的典禮時，王大臣都是不准參加的，在場的只有侍從的人及三個主要的角色：老佛爺，光緒與晉禮。

使他們倆成爲夫妻的叩頭行過後，司禮的福晉就交給新娘與新郎兩條絞在一起的紅綠綢巾，每人各執一頭，由兩位福晉持兩枝紅的蠶燭在前引路，送他們進洞房。進了洞房以後，將蠶燭同在太和殿時一樣地放在檯上，讓牠們自己在那裏燃熄。燃得較長的一枝燭就代表那個人活得比另一個較爲長久。

在洞房裏新郎新娘就坐在喜榻上飲交杯酒，酒盛在金杯裏，有紅絲帶連着兩個酒杯的把子。兩位福晉將杯送到他們的唇邊，每人啜一口後就將杯子交給他們，再啜一口，於是兩人的杯子互相交換，各又啜一口，飲交杯酒的典禮到此完畢。

這樣完成了冗長的滿洲婚禮，所有的人都出來，暫時留新郎與新娘兩人單獨在內。後來就排

上他們兩人第一次同食的合歡宴。這實在是一種筵席，就排在他們的臥室裏。這是一個極隆重的儀式，由以前兩位司禮的福晉監督着，種種舉動都是要合於法度的。全國各處特別爲這次宴席獻上各種山珍海味，滿筷子擺的都是最精選的食品。侍從的人對新郎新娘吃得很少是毫不引爲憂慮的，因爲他們吃得愈少，則暢快侍從們的朵頤的東西亦愈多。這個宴席費了好幾個鐘頭，畢竟是完畢了，最後只剩他們二人在房裏。

次日早晨皇帝皇后同臨太和殿，接受王公大臣文武百官的朝賀，參加的官吏，非獨有本來在京裏的，還有從全國各處遠道來的。皇族各人，凡能夠到的，都聚集在那裏，排成好幾行站着。當皇帝皇后進來坐上各自的寶座時，立即全體一齊跪下叩頭三次，祝禱他們倆的婚姻美滿；同時百官聚集在殿外丹墀下，同樣地對這一對新婿伉儷拜賀。殿內殿外的人都按着音樂的節奏叩頭，以便全體一致；這真是最好看最有趣的景象。

皇族與百官退出後，宮裏的數千太監就到殿外丹墀下行同樣的禮節。這是光緒與晉禮的婚禮的最後一個節目，他們現在可以自由地回到各人自己的宮裏過私

人的生活了。分派給這位新皇后的宮女聚集在她的四圍，她們以後就是皇后個人的侍從。皇后坐上八人擡的鳳輦，由宮女扈從着，到她自己的宮去，皇帝亦回到他的宮裏。

皇帝與皇后兩人分開居住是幾百年傳留下來的習慣，他們所住的兩所宮殿一定要並立在一起。不論有多少嬪妃皇帝都要單獨居住，這其中有理由的。這樣使他避免了許多爲難，因爲他的心裏想到那一個，就可以宣召那一個來，不論是皇后或是嬪妃，免得在他住的地方同時有一個以上的女子。

還有一個奇特的習慣：他的皇后與嬪妃的來去都記錄在「子孫簿」裏，她們到皇帝的宮裏訪問一次，簿裏就記上來時與去時的日子時辰。記錄這種簿子的理由是很多的，其中有一個理由是假如皇后或嬪妃有孕了，就有記錄可以查考。這時候光緒還沒有嬪妃，所以在大婚那晚上所登記的只有一筆賬。

宮中的一大羣太監及別的僕從，還有在宮中聽候差遣的小官，終日差不多都是無所事事的，他們的注意——簡直是過分的注意——就集中在皇帝及皇后的來往上。

一天一天過去，皇后並沒有被召到皇帝的宮裏去，這個引起了許多閒談，對這個極不平常的舉動外間都妄加推測牠的原因。我們必須記得光緒從兒童的時候起，心裏就極憎惡他的新娘，幾年以來這種感想並無若何好轉。歷史上記載着他們倆自從大婚以後彼此如同生人一樣，除非是習慣上與禮節上所絕對需要的，見面時並不交談。

晉禮的美滿的夢幻滅了，在想像中所構成的仙境渺茫不可復求，留下的只是對未來歲月的朦朧的展望。她鎮靜地接受她的命運，她的傲慢自尊的性情籠罩着破碎的心，只好暗自悲傷。

## 一八 傀儡的元首

光緒與晉灑——大婚後即直稱爲皇后——的關係引起了整個朝廷的惶惑與騷動，老佛爺特別感覺到煩惱。她不明白光緒爲什麼一直沒有宣召過皇后，可是這種事涉及了闈房，又不便於深究。老佛爺對帝后兩人的奇異的舉動，或許是懂得其中的緣故的，不過兩人都顯着快樂的樣子，她幾乎不知道如何是好了。可是她隨時密切地監視着他們，對光緒的舉動逐漸覺到奇怪。

皇后對光緒待她的態度深切地感覺到憂慮，不過將這種憂慮對別人表示出來是不可思議的。這個我們只好姑以爲是如此，因爲皇后從來沒有談論過這件事。

實際上她是極端不快樂的，不過她對所有在她的四週的人仍然做出強毅的面孔；當他在宮裏消磨她的生命的時候，她做作得如此巧妙，以至從來沒有一個人猜度到她的生活實際上是如何地黑暗與慘淡。唯一認識她的苦痛的人，說來很怪，或許就是苦痛的主動者——光緒自己。舊的



習俗硬將他與她的生命聯鎖在一起，使兩個人都過着慘酷的生活，光緒對之感覺到無限地苦痛。他當然知道這不是她的罪過，在心的深處他反而可憐她。不幸兩人都很頑固，以致時間一年一年過去，沒有機會得到較好的諒解。

除了在臨朝或典禮時皇后必須蒞臨以外，他們是從來不在一起的。在這種時候，皇后常笑臉迎人，甚至與光緒互道寒暄。不過大半他們總苦心地避免着彼此的對視。

在這個不幸的婚姻的稗史裏有一件事傳下來告訴我們。這個發生在某一個慶祝的典禮中，大概是元旦，當時皇帝與皇后是一定要。在宴席上坐在一起的。他們講了一些話，可是光緒並沒有向皇后表示相當的笑容。於是她做了一件不能饒恕的事情，這件事使兩人間的真正諒解絕對地不可能了。她從椅上站起來，離開樣子，動身回自己的宮裏去。光緒對她呼喊：

「請等一下再走罷，我還想同你說話呢。」

皇后的頭連轉都沒有轉，雖然她決不會沒有聽見。光緒從她的背後看她，感覺到迷惘而怪異。從此以後，只有在宮中禮節所必要時他纔向她說話。在她一方面呢，總是侷促緊張的，從沒有安詳

舒泰的表示，除非是在獨自一人的時候，但這種時候宮裏的任何人都是難得碰到的。她的時常近於愉快的態度實在是掩蓋着憤慨的假面具。這自然使老佛爺感到極大的迷惑。她被選爲貴妃以後對自己的丈夫咸豐也沒有深切的愛情，不過她對於習慣上的規矩都是謹慎仔細地做到了的；在他們中間從來沒有任何顯明的衝突。

這樣緊張的局面是一定要想法解除的，所以老佛爺籌劃爲光緒選擇嬪妃。皇室中有一個奇特的習慣，不過對於光緒，老佛爺並沒遵照這個習慣辦理，正如她自從做了太后以後破壞了許多別的習慣一樣。這個習慣就是在皇后沒有嬪宮，在大婚沒有舉行之前，要選兩個或兩個以上——最好是四個——嬪妃先到宮裏來。爲什麼要這樣，因爲年代已經久遠，已經湮滅無從查考了。或許是因爲在大婚以後再選立嬪妃，足以傷損皇后的快樂，若在皇后進宮以前就有嬪妃，則木早已成舟，不致使她感覺到十分難受。無論如何，這只是那時候的一種理論，在現代的人看來決不會以爲是合理的。若根據這個舊例，在晉禮還不會進宮做皇后之前光緒應當先有嬪妃。

爲減少當時的批評起見，老佛爺揚言旗籍的貴族中沒有秀麗的女子足以配合光緒，不過她

真正的理由是因為她對這兩個青年男女都愛得很深切，願意他們兩人單獨在一起享受婚姻的快樂。正像一般人存着好意爲別人籌劃心靈上的事情一樣。她想要使他們快樂，反而傷毀了他們的一生。

老佛爺覺得冊立嬪妃至少是一種轉變視線的方法，或許能打開婚姻的難局。於是就頒佈懿旨，命令滿洲貴族中所有合格的女子，從十四歲到十六歲的一律進宮候選。

同任何與皇帝有關的事情一樣，這次選擇舉行了一個隆重的典禮。在指定的一天，老佛爺帶着扈從，皇后帶着侍役，光緒帶着廷臣，聚集在儀鑾殿裏。當老佛爺、皇帝及皇后各坐上他們的寶座時，六個年輕美麗的女子被召到他們的面前。

每個女子輪流着走上前來，叩頭後站在他們面前給他們察看。選擇嬪妃雖是一件要緊而嚴重的事情，但一切都在非正式的氣氛中進行着，當這幾個女子經典禮官一一介紹覲見後，太后、皇帝及皇后就從寶座下來同她們混在一起，仔細地考察她們。

光緒對她們是很和氣的，但並沒有顯出一點有興趣的樣子；皇后呢，她掩飾得很巧妙，同時尖

銳地監視着她的夫君。雖然她曾經徹底地教導過女子的四德——其中一德就是關於丈夫娶妻的事——她到底是凡人，她以妒忌的眼光看着這幾個年輕的女子。在她的心裏她是愛她的丈夫的，兩人平日雖好像是生人一樣，她並不願意看到別的女子加進他們的家庭。這種感想還有一個原因，這幾個年輕的女子都是很嫵媚動人的，而她自己則未免有點平庸。

老佛爺以銳利的眼光觀察這幾個女子，覺得她們是同樣地美麗。她對以前被召進宮選立爲咸豐皇帝的妃子那一天，以及在那個關係重大的日子心裏所有的感想，記得清清楚楚，好像在目前一樣。這種回憶使她對這幾個女子覺得更爲體貼，對她們的心裏所想的能够同情了解。她待她們親切溫和，使她們解除了許多侷促不安。

接見完畢了，她們都回到自己的家裏去，等待聖意的決定。假如有適當的人被選了，聖旨就頒佈下來，宣佈被選的人名。

所有的人都走了以後，老佛爺問光緒有沒有人合他的意，對這個光緒答道：

「親爸爸，她們都是可愛的，不過沒有一個像我的夢中的女子，請您不要從她們當中選出任

何一個，讓我們再等一些時候罷。」

老佛爺不禁大笑。

「以後我們再試一次，或許你所夢想的女子亦在她們當中。」

現在光緒掌握政府的全權的時候到了。老佛爺在心的深處雖不願放棄政權，但她不敢過分地與習慣及舊例相抵觸，因此她頒佈了一道懿旨。在懿旨中老佛爺講到光緒已經成年，且已大婚；她講到自己的年事已高，願意早息仔肩。她贊揚光緒的奮發有爲。她宣佈歸政於光緒，以後政事由皇帝專斷處理。她告訴她的百姓她預備退休，到頤和園安靜地頤養她的天年。

光緒的神經興奮起來了。畢竟他在事實上成了中國的元首。以後他將要單獨臨朝，處理國政，爲萬民造福。

但老佛爺託故仍舊留在大內，並且告訴光緒在每次臨朝以後應當立即將奏對的詳情報告她。

光緒舉行了第一次的臨朝。他宣佈國事的政策將一仍舊貫，遵照以前太后的方針辦理。他說

對太后所做的事他的意見完全相同，在歸政前她所舉辦而尙未完成的計劃，他保證他自己將盡力使牠們完成。文武百官聽到了他的宣佈，非常地高興。

光緒的第一次臨朝是成功的。以後的臨朝亦是如此，因為同以前老佛爺的時代完全一樣。老佛爺自然覺得十分高興。她對光緒或光緒的施政尋不出缺憾，差不多好像她自己從來沒有放棄皇位一樣。

光緒已經掌握着政權了。

他是中國的唯一統治者。

老佛爺已經退休了——但她仍在幕後操縱着。

## 一九 醋海興波

翁同龢已經解除了師傅的職責，並且已經離開了宮中，不過有一種誠摯的友誼在光緒與翁同龢間存在着，時間一年一年過去，友誼反而更加增加了。這種友誼是深切而永恆的。老佛爺知道這位哲學家對光緒有極大的影響，或許比她自己的影響還要大，一般人傳說她因此妒忌翁同龢。翁同龢知道了亦沒有辦法，只好隨時留意，免得觸犯了太后。但他是不願冒身首異處的危險的。

可是老佛爺並沒有禁止翁同龢覲見皇帝，他每日覲見，奏陳他的意見。覲見的情形當然是向老佛爺報告的，她耐心地等着，等待要發生的一切事情。翁同龢對光緒最後成爲中國的唯一統治者感覺到無限地愉快。他對這個受他保護的人有種種偉大的希望。

但有一件事使這位哲學家憂慮，因爲他是有深刻而熱誠的愛國觀念的：他怕光緒升遐後沒有皇子繼承皇統，這件事當然每個人都希望發生在遙遠的將來。光緒沒有宣召過皇后，皇子的降

生似乎是不可能的。這個使翁同龢深切地擔憂着，不無抑滅了他對光緒的成功所感到的愉快。他暗中設法尋訪大家的少女，她們當中或許有可以做光緒的嬪妃的人，但老佛爺在可能的人中早已搜索遍了。

心裏正在籌劃的時候，恰巧兩廣總督長鈺到了北京。他有兩個女兒，而且他是翁同龢的知己朋友。這兩個女兒一個十六歲，一個十七歲，正巧適合。翁同龢立刻起了主意，設法使這兩個女子做光緒的嬪妃。同時他知道老佛爺對自己的毫不掩飾的反感，他若直接向老佛爺建議冊封這兩個少女，非獨是惹拙與放恣的舉動，而且或許是絕無希望的辦法。碰到這種難題，總要用點手段，繞個轉灣，所以翁同龢設法利用能得太后言聽計從的皇族中人實施他的計劃。翁同龢的意思先獻上兩姊妹中年輕的一個。最後，皇族中有一個人向老佛爺建議，她對皇子降生的無望一定亦是同感到憂慮的。她很想見一見長鈺的兩個女兒，最後就召她們進宮覲見。

覲見的時候，老佛爺、皇后及光緒都是參加的，光緒對小的女兒一見生情，立刻發生了愛慕。她是他的夢中的少女。皇后以女子的直覺，注意到長鈺的小女兒立刻在光緒的心中引起了興趣；她



當時明顯地流露出來的憤怒後來成爲宮中不斷的談笑的資料。

老佛爺對皇后的妒忌的眼色或許看到，或許沒有看到。假如看到了，她亦沒有加以注意。能够使光緒快樂的東西她都喜歡。她降旨兩個女子都要留在宮裏，更切當地說，進宮册封爲貴妃。就是最低的宮監都知道光緒愛戀這個較小的女兒，而她對皇帝的熱情亦不在皇帝對她的熱情之下。光緒立刻頒佈了手續上必需的誥命。

欽天監替這兩個少女擇定吉日，用輿迎接她們進宮。儀仗同迎接皇后時一樣，除了有一兩點不同：皇后坐黃色的鳳輿進宮，輿的兩邊裝飾着鳳凰。嬪妃則不能享受皇后的尊榮，因爲嬪妃是沒有特殊地位的。這兩個女子所坐的輿是橙黃色的，而且沒有飾着徽章。這兩個人所行的典禮自然不是大婚的典禮。她們不祀祖，亦不拜天地，只不過乘輿進宮去接受慶賀，成爲皇帝的嬪妃就是了。她們被封爲瑾妃與珍妃。

光緒又將如何呢？他對珍妃的深切的愛戀是每個人所知道的。這是閒談的絕好材料。光緒並沒有使宮中的人長久地處在疑雲裏。他差不多立刻宣召珍妃，嬪伴着皇帝一同晚餐。專管這種記

錄的宮監就將這件事適當地記入簿中。

爲保持隱秘起見，宮中對每個嬪妃都供給一所獨院，因之嬪妃中的一個皇帝那裏去時沒有別人能夠知道，這種習慣使宣召嬪妃極爲便利。光緒照規矩是不到嬪妃的住處去的。可是後來光緒在這一點上打破了成例，他不宜召珍妃，反而常親自到她那裏去，這是宮中的人常閒談到的。

但是第一個晚上……

老佛爺使偵探的太監不斷地報告經過的情形。她對光緒有珍妃陪伴一起能夠如此快樂感覺到愉快，宮監在記錄簿裏照實記載着她整夜在光緒的宮中。按照習慣，她必須在破曉以前離開他的宮，但她並沒有離開，因爲光緒不允許她這樣。

珍妃的責任——亦是宮中所有的女子的責任——除了侍候光緒以外還要侍候老佛爺。因此在此第一個早晨穿她好了衣服，就到太后那裏去報告一切，在那裏她當然碰到她的姊姊及皇后。這個姊姊是一個稍微笨拙的女子，肥胖，圓臉，而且形狀愚蠢。她一到了宮中，太監與宮女就給她一個外號叫「月餅」。老佛爺聽到了這個名字，起先尙覺得不高興，不過後來就是太后自己亦公開

地稱她爲月餅了。

珍妃同光緒一起度過了她的第一夜以後出來碰到皇后與月餅時，真是一個緊張的局面。月餅並沒有愚蠢到不覺得光緒藐視她的存在。在關係重大的第一次覲見時他就沒有注意她，她大概疑慮以後他將要繼續如此。她對光緒偏愛她的美麗的妹妹立即感到醋意。不過珍妃具有一些外交家的才能，她的聰明正與她的姊姊的愚蠢相同。她十足地覺察到她的貴妃身分是沒有地位的，她想要盡量地避免衝突。

因此她盡量和善地婉轉地對皇后說話；皇后呢，完全不理她，好像沒有聽到她的話一樣。這種態度使珍妃覺到傷心，她遇到有機會時就對她的姊姊說起這件事，只覺到她亦顯出帶理不理的樣子。在這三個女子中間後來究竟會再發生了什麼事情，沒有法子知道，因爲在發生任何方式的公開決裂之前，正好光緒自己亦到來覲見太后——他對自己與新妃的愛戀毫不加以掩飾，皇后瞪着眼對珍妃看，滿臉氣得通紅，月餅亦妒忌地看着她的妹妹。但光緒並沒有注意她們，公開地站在心愛的人的旁邊。最後在他們都侍候着老佛爺的時候，她一定覺察到這個三角形的敵意，這個

使她奇怪，但沒有奇怪到發問。

覲見完畢後，光緒更進一步打破了舊例，因為她的得寵的皇妃並不回到自己的住處，反而到他的宮裏去。

「我願意你在我的政事完畢了回來時留在我的宮裏迎候我。」他對她這樣解釋。

珍妃留在光緒那裏三天纔回到自己的住處去；在這三天內好閒談的宮廷簡直議論紛紛。皇后聽到了宮中的耳語，而且知道宮中每個人都曉得她在第一夜以後從沒有被召幸過，心中不覺大怒。她自然不能索閱記錄的簿子，不過她可以差遣專管偵探消息的宮監——有宮監或宮女服侍的人都有這種偵探——去偵探實情。實情是這樣的，宮監將珍妃來到光緒的宮裏的時候記錄在簿中，但記錄離開時刻的那一欄使人駭異地是空白的，而且在這重要的三天內一直是空白的。月餅也有她的偵探。她大概對光緒並不怎樣關心，不過皇帝只專心於她的妹妹，一點都不理她，對她的自尊心未免是一個打擊，所以她亦設法偵查簿裏所記載的事實。

就是老佛爺亦想滿足她的好奇心，不能拒絕了記錄的誘惑。三天以後，什麼人都與高彩烈談

論不休。但光緒與珍妃並沒有爲這個擔心。她說：

「皇后與我的姊姊在恨我，但我都不管——只要您愛我。」

「我是萬歲，是皇帝，我的話就是法律，不用怕。」

在光緒與珍妃的身邊侍候的宮監，將發生的故事欣喜地傳出來——其中以這一個爲最著名。光緒從起初就喜好用自己的筷子喂他的愛人吃飯。妒忌的月餅最先聽到這個，經她的擺佈，故意傳到了老佛爺的耳朵裏。老佛爺聽到了覺得很有趣，而且不禁失笑。

「就是皇帝，」她說，「有時也會忘了他的尊嚴！」

光緒不會讓他的愛人長久地離開了他的伴陪，淒涼地在自己宮裏愁悶。他每逢忽然想起的時候，就到她那裏去看她，不願在習慣上全國任何人都要來侍候皇帝，皇帝是不應當到別人那裏去的。但在與珍妃有關的地方，他顯然完全忘了他是皇帝，忘記了可以命令任何人，任何事，而且能立即得到服從。

他不在她的住處時她就到他這裏來——對他們的來去，記錄簿裏登載得很多，同時宮中亦

不絕地紛紛議論。究竟能不能有皇子呢？皇后以後還能得寵麼？光緒對月餅又將如何？  
皇后並沒有得寵。

光緒對月餅並無任何舉動。

皇后對珍妃的痛恨一天增加一天，她不能將怨恨隱忍在心裏不表露出來。在早晨覲見的時  
候她不理珍妃，好像她不在面前一樣。

月餅心裏感覺到尖酸，苦痛，她逐漸恨她的較爲幸運的妹妹，時常用冷語來譏刺。

但這種事情——甚至連慈禧對珍妃逐漸發生的懊惱——都不能暗淡了光緒對他的寵  
妃的歡樂；翁同龢對他的君主的快樂所感到的滿意並不因此而減少，宮中曉曉不休的談論也不  
因此而靜寂。

## 二〇 娘娘廟求子

後來到了一個時候，光緒與珍妃不再假裝着分開，珍妃簡直就住在光緒的宮裏，這個更增添了皇后與月餅的苦惱，她們的妒忌是沒有盡止的。皇后只好派遣太監偵查光緒宮裏每日的情形，聊以抑制她的妒忌心；同時月餅亦有她的愚蠢的辦法，她做出所有她做得到的事情損害自己的妹妹在宮裏的地位。這個女人到底敢損害珍妃到什麼程度呢？這實在是使人迷惑的問題。

他的寵妃所要的東西，不論是什麼，光緒總是給她的。他們的戀愛的情節好像是歡樂之後還有歡樂，每天都達到了更高的快樂的頂點。於是就發生了珍珠披肩的意外事件。

光緒在事實上做了皇帝以後，宮中大庫裏的金銀珠寶——一切可以認為是財富的東西——都移轉給他。老佛爺當然監視着庫藏，正好像她監視着光緒施政的一切細情。但她並不會知道這件珍珠披肩；這個若從太監平時的不忠誠以及只顧貪圖私利看來，似乎是可奇異的。不過宮

裏除了皇后與月餅以外，每個人對珍妃都是親愛而且忠誠的。

光緒從大庫裏取出珍珠，下旨替他的寵妃做一件珍珠的披肩。他是否有權那樣做或許是可疑問的；不過從道德的觀點上看是沒有問題的，因為取用了這些珍珠並沒有侵蝕了寶藏，不論珍珠拿來怎樣用法，牠們決不會有何消耗，而且隨時可以歸還的。做這件披肩大約用了一萬顆珍珠，一串一串縫在布上，成魚網眼孔的形狀。這件披肩精美絕倫，可以說最合珍妃的身分。

但珍妃本能地知道在觀見老佛爺時穿這件披肩是不像樣的，因此她用牠來供光緒一人的欣賞，只有同光緒一起在他的宮裏時，或是當御花園中沒有內侍，只有他們倆在內遊玩時，她纔將披肩穿上。

珍珠披肩的故事加添了一樁閒談的資料；好弄是非的人更張大其辭，說牠比老佛爺所有的一切東西都更要美麗。宮中的人，不論地位的高低，都是不許有任何物品能够比得過老佛爺的東西的。皇后知道這一點，月餅亦同樣地知道。

月餅想要對她的妹妹做了一個幾乎無可補救的損害。她的偵探將珍珠披肩的故事報告她，



她就告訴皇后，皇后考慮了一下，於是就帶着這個故事到老佛爺那裏去。

「珍妃逾分得未免太過了。她現在有一件珍珠披肩，用大庫的珍珠做的，比老佛爺所有的東西都要精緻，大家都知道這一種事是犯規的。」

披肩是經珍妃的請求而做的，當作套在夏衣外面的裝飾品，所以是不合於體制的東西。光緒爲他的寵妃做了這個東西，心裏是否覺到蔑視了習慣呢？這是可以懷疑的一件事。不過就是覺到了，亦沒有理由要拒絕她的請求——何況皇帝的舉動是決沒有不合理的。

皇后小心地抓着機會，報告這件事。她趁光緒前去臨朝，準定有好幾個鐘頭不在自己的宮裏的時候，告訴了老佛爺。皇后講完了她的故事，老佛爺說：

「我總知道你恨珍妃，我亦知道月餅妒忌她的妹妹，對於月餅，沒有話說，不過對你，我要這樣說：你是皇后，地位與皇帝是並立的。沒有人能從你那裏奪去了這個地位。珍妃雖然常同皇帝在一起，不過在你一定要好像她不存在一樣，只當他是他的一本書，一樣傢具，或是一匹騎的馬。你必須訓練自己，看她如同沒有這個人似的——同時對她盡量表示好感，以免旁人說皇后氣量窄小。」

皇后沒有回答。她只垂頭看着地，兩頰浮上一層紅雲。老佛爺對她觀察了一些時候，接下去說：

「我對皇帝沒有皇子繼承大統覺到極爲憂慮，我真不明白這是什麼緣故。」

皇后的臉慢慢地顯得更紅了，會不會老佛爺不知道光緒從來沒有再宣召過她呢？

可是她儘管因費了心力而反得到懲戒，仍舊認爲已經達到了她的目的，認爲老佛爺將要做  
出一些不利於珍妃的舉動。珍妃在宮裏並沒有地位，膽敢有物品比老佛爺所有的一切東西更要  
精美，那就很容易因此得到貶謫的處分了。

皇后離別了老佛爺的面前以後立即就有忠於珍妃的宮監跑去將這件事告訴她。他們都以  
爲老佛爺要立即審問，而且可怕的刑罰接着就要動用了。但珍妃並不驚駭，她知道應付的辦法，並  
且不想將這件事告訴光緒。她叫宮監來幫她的忙，趕快將披肩的珍珠剪下來放回光緒以前取出  
珍珠的那個緞做的袋子裏去。

經過了一些時間，珍妃都沒有將這件事告訴光緒。後來他對她爲什麼不再用珍珠披肩起了  
疑心，就向她問起這個。於是整個的故事都說出來了。他的寵妃顯然有在宮中的地位很高的仇人。

他警告她萬事必須十分小心，不要得罪了人——提醒她在宮裏的無地位。她回答只要光緒繼續愛她，沒有地位並不使她苦惱。

然而這個使她默想。

她必須想出辦法鞏固自己在宮裏的地位。老佛爺的一生就是這種地位的先例。老佛爺皇后與月餅不應當妒忌，並且對皇后提醒珍妃的無地位時，忘了自己做咸豐的嬪妃時所有的地位。正與現在珍妃所處的相同，這真是巧極了。

不過這裏有一個不同點。咸豐在慈禧進宮以前已經有許多嬪妃；慈禧進宮以後他就將她們一齊拋出心頭，一直沒有變更對她的忠實與慇懃。然而那是許多年以前的事，老佛爺大概不願再想起了。

珍妃聽到老佛爺對光緒升遐後無子承繼皇統表示着失望。她覺到鞏固自己的地位的最穩當辦法就是做皇子的母親。但是一年已經過去了還沒有懷孕的喜訊，這真使珍妃懊惱。她決定要使這件事實現，她向人詢問有效的辦法。

有人告訴珍妃正在正陽門前面有一所差不多與北京城同樣古舊的廟宇，由尼姑在內主持，供奉着一尊觀音菩薩，這所廟裏就以這尊佛像爲主宰，自從有廟的時候起香火到現在連綿不絕。尼姑造了許多小孩的泥像，放在佛壇的四週，有些泥像是男的，有些是女的，但男的泥像要佔多數——所有母親自然都想替她們的丈夫生男孩子。女的泥像戴着手鐲，頭上左邊打着一個髮髻。男的泥像呢，普通除了腰部以外全身都是裸露的，頭是剃光的。女的放在一邊，男的放在另外一邊。想求子的人不一定要親自到廟裏去——雖然最好是親自去——她們可以差別的人當代表。珍妃因爲是皇妃，沒有得到許可是不能出宮的；但若不說明緣故，她就不能得到許可。假如說明了，就要引起不必要的難堪，而且她的計劃或許要破壞在妒忌的皇后與月餅的手裏。因此珍妃選出一個可靠的宮監，吩咐他到廟裏去辦理討子的儀式。

宮監遵照着習慣，走到廟裏去。他隨身帶着一根大約一尺長的黃繩。無子的太太或姨太太就用這根繩去達到「取娃娃」的目的。這根繩就等於捉娃娃的一個圈套。

這個宮監暫時代替了母親的地位，跪在觀音腳前禱告：

「南無阿彌陀佛觀世音菩薩，請聽我的禱告。我是替珍妃，光緒皇帝的皇妃，禱告的。她想有一個兒子繼承皇統。她現在是十七歲，請菩薩大發慈悲罷。我是來替她選擇的。」

不論所接到的答復是什麼，宮監是滿意了，因為從菩薩腳邊的許多男孩子中他挑了一個泥像。所有的泥像的模樣都是相似的，正如豆莢裏的許多豆一樣，到底根據什麼來挑選某一個特殊的娃娃呢？那就無從知道了。偶然若有一個婦人想要生雙胞，那就選擇兩個娃娃——一般人盲目地信任觀音菩薩的力量，從這裏可以看出一斑。

宮監將繩繫在泥娃娃的頸上，這樣算是有效地將牠討來，或是表示指定要那個特殊的男孩。他於是重又對菩薩禱頌他的請求。

「啊，觀世音菩薩，請不要忘了到珍妃那裏去的是這個男孩子。她是光緒皇帝的皇妃，同他一起住在紫禁城內靠近御花園的皇帝寢宮裏。最要緊的是：生子的珍妃，不是皇后或月餅。」

宮監於是將男孩藏在衣服裏，帶回到宮中交給珍妃，她於是一定要帶牠在衣服裏，或放在枕頭底下。

## 一一一 讒言可畏

時間過去了，皇子仍然沒有降生。歷史並沒有記載着光緒爲這件事特別煩惱。到了需要別人繼承他的時候自然是會有辦法解決的。他很知道這個，他自己就是由老佛爺的選擇入承大統的。老佛爺現在是的確相信光緒有統治的才幹，而且相信他專心在實施她的政策，因此她宣佈了想要到離京大約十七里的頤和園去長期休養的意思。光緒登極以後她曾經到頤和園去過幾次，不過每次都只留兩三天工夫。這一次她預備春天去，在那裏過秋天，甚至留得更長久亦說不定。遷移這件事是非常簡單的，沒有預先要準備的事使太后操心。她只要表示她的意思，就有成千的宮監替她辦理。她僅僅不過離開了大內的寢宮，在她到達在頤和園內她所選定的住處時，所有她的最寶貴的物品都已在她之前先到了。在路上的時候她坐在輿內，舒服得幾乎像完全沒有移動一樣。

但這裏又遇到一件新的複雜的事情。光緒自然是要留在禁宮裏的。這時候老佛爺不能再閉着眼睛不管皇后與月餅對珍妃的妒忌了。當宮中的人明白了將要發生的事情時，紛紛的議論又起來了。大家都覺到珍妃將要處在最為難的地位——需要極圓滑的手腕纔能應付。

當老佛爺宣佈了她的計劃時，皇后就對她叩頭說：

「在老佛爺的高齡中，到頤和園去不能沒有親人在旁服侍着，所以我覺得同老佛爺一起到頤和園去是我的責任。」

月餅立刻看到有機會可以搗亂，添上了一句：

「太后，我的意思亦是如此；服侍太后是最好沒有的了，除此以外我沒有別的請求。」

珍妃聽到了皇后與月餅的建議，覺到她亦一定要立刻有所表示。她的最大的願望自然是同光緒在一起，不過這樣說出來是不優雅的，若不說出來呢，則到頤和園去實在是同自己的志願相反，而且要傷光緒的感情。對這件事顯然只有一個辦法，在月餅說完後她就照着這個辦法做。她向老佛爺叩頭說：

「在老佛爺的高齡中服侍老佛爺亦是我的責任。誰能比我們這三個——皇后、瑾妃及我自  
己——與老佛爺最親近的人服侍得更好呢？」

在通常，不論什麼人，甚至連皇后在內，都不應當有所主張。誰陪她到頤和園去，誰留在宮裏與  
光緒一起，應當由她自己下決定，不過這裏要注意到皇后的主張在表面上使人認為是關心老佛  
爺的安適，想要得到她的歡心，所以不致使老佛爺覺到冒犯。

她並沒有這樣覺到。

她考慮一下說：

「你們三個人都是對的，不過皇帝不應當單獨留在宮裏。他負着許多繁重的責任，需要舒暢  
的休息。」

聽到這個，皇后覺到佔了上風，回答道：

「這或許是確實的，不過應當先顧到老佛爺。皇上尚在青年，能够料理自己。我相信我們三個  
都應當伴陪着老佛爺。」



據說皇后說這幾句話的時候，兩眼充滿了勝利，釘着珍妃的臉，沒有移動；珍妃呢，已經向太后懇求過，這時候謹慎地保持着靜默。老佛爺將這件事再度考慮了一番。

『你們三個人都應當同皇帝留在一起，』她最後這樣說。不過這件事似乎還有一些討論的餘地。皇后於是再跪下叩頭。

『或許是應當的，不過請太后允許我們現在同您一起去，以後我們可以回來的；但老佛爺在頤和園住定了的時候，我們仍然要在您的身邊纔好。』

月餅又附和皇后的提議，珍妃沒有別的辦法，只好再說一遍她的請求。老佛爺最後決定了這件事。

『珍妃暫時留着，』她說。『晉澧同瑾妃，你們兩個陪我到頤和園去。』

這一次她的話中含有定局的語調，不容再有建議。她或許是故意要造成這個局面的吧？皇后當時極爲憤怒，不過盡量掩飾着。月餅充滿了惘嚇的樣子，從眼角斜視她的妹妹。皇后想到有許多典禮要她親自參加，以後能夠時常回宮，怒氣不覺稍爲平息了。這或許給她說珍妃壞話的一個最

好的機會。

老佛爺同她的扈從到頤和園去，僅剩下光緒與珍妃單獨在一起。他們的快樂的最後機會，這時候已經近在目前了，雖然當時他們倆沒有一個人知道這個，稗史中記載着他們快樂得不知天地。

在治理國事的餘暇，他們有好幾天的功夫形影不離。他們同住了一個宮裏，他們手攜着手在御花園裏散步，一點用不着憂慮他們的行動是否觸犯了宮中的禮節或老佛爺的意旨。同時光緒十分小心地迎合老佛爺的心理，每天一次或兩次差遣傳遞的宮監到頤和園向太后報告宮中的一切都很順利，請她不要掛念。

光緒同寵妃在一起的快樂的故事，差不多時時刻刻由那些報訊的人以及皇后佈滿在宮中的偵探消息的宮監傳到皇后與月餅那裏。妒忌昏迷了皇后的心，她確切地決心不擇手段，盡她的權力所能做到的設法陷害珍妃。

當外面的伶人進宮供奉的時候，她的第一個機會來了。召引宮外的伶工並沒有什麼過失或

不平常，因為當老佛爺看厭了宮監演她自己所編的戲時也時常這樣。所以光緒只不過援引舊例而已。

戲臺是在禁宮中心的一所宮殿的前部，光緒從對過正樓的窗口觀看戲劇的演出。演員——若有班底則同班底一起——應當先進來叩頭，再行上演，演完後再進來叩頭，然後告辭，演員是決不許同皇上交談的。

有一個演員光緒當時立即感覺到喜歡。他在那時候的聲名不下於現在的梅蘭芳。他是一個扮相動人，技藝高超的旦角，唱得既好，表情亦極美妙，光緒接連地命他進宮演戲。這種詳細的情形自然由報信的人傳給老佛爺，皇后與月餅亦接到報信人及偵探的報告，她們立刻看到陷害的機會來了。

皇后沒有進一步去研究就決定了這是因為珍妃喜歡這個年青的戲子，亦就是因為她的幫助他纔能繼續在大內演唱。在這裏，她簡直侮辱了珍妃，因為在中國的社會裏少有被人看得比戲子的身份更低的，而且這種看法或許有充分的理由。

皇后暗中散佈謠言說珍妃戀着年輕美貌的戲子，而且公然在光緒的背後勾引（假如她願意的話，她事實上能够這樣做，因為在演戲時她是坐在光緒後面的。）皇后的手段太狡猾了，她並沒有將她的疑心告訴老佛爺。她不是那樣不小心的。不過她的心裏想在能給珍妃以最大的損害時，這個疑心所含蓄的毒質終久要發洩的。

她毫不費事就找到了回宮的藉口，在宮內她自然被請去觀劇。她準時候到，因為是皇后，她同光緒並坐在一起，珍妃則坐在他們的後面。

皇后很知道什麼事不宜於直接明說，不過東方人是擅長諷刺的藝術的。同光緒談話的時候，皇后忽然停止，這樣突如其來的舉動一定會使光緒驚異地看着她。她當時對這個美貌的戲子看了一下，於是故意轉過頭來看着珍妃，她在光緒面前所不敢說的話完全都由眼睛代說了。

於是她長久地，含有深意地對着光緒自己看。光緒直截了當地問：

「你爲什麼那樣對着我看？」

「我在想那個戲子到宮裏來過幾次，同時我又注意到他是極美麗的。」

「我喜歡他，他是一個優超的伶人，你爲什麼要這樣關心？」

「有三種人，通常是要小心的：算命的，媒婆，以及戲子。我顧慮到皇上有一個年輕而美麗的妃子。」

這個推論是不错的，光緒當時不禁大怒。珍妃的臉變成灰白，而後又氣得通紅。完全無罪的人常會顯出的確有罪的樣子，這是千古不移的真理。因此，已經種下了一點疑心的種子，皇后不再多留就託辭走了。

她的這種舉動只是使光緒更決心地繼續他的對歌劇的趣味，他對他的珍妃絲毫沒有任何懷疑的地方，同時他亦知道她的仇敵的權力與殘酷。

光緒宣召這個青年伶人的次數比以前反而更要多，珍妃提出反對，她覺到若不設法調和皇后與月餅對她的怨恨，她的一生將要毀壞在她們的手裏。但在光緒要繼續宣召那個伶人的決心之下，她也沒有辦法。

有一天在出演一個新的劇本時伶人的戲裝不合光緒的意思，他命令宮裏的裁縫爲那個劇

員製備一件他認爲較合於劇中角色的外套。這並沒有什麼不平常，因爲宮裏的人對於送禮這件事是並不受什麼限制的；光緒賞賜他所願賞賜的物品給他所喜歡的人是完全在他的權力範圍以內的。老佛爺自己就是禮物的一個大量的贈送者。

戲裝做好了，而且送給那個伶人。

皇后又有一次同光緒及珍妃坐在一起看戲，那個伶人正好穿着這件外套。皇后身子忽然向前一傾，想盡量縮短坐的地方的距離，留神考究伶人的戲裝。她於是轉過頭來留神地看着珍妃所穿的旗袍，牠偶然有幾處與伶人的外套相似。當時她沒有說話。她並沒有什麼話可說，不過她已得到另一種攻擊珍妃的武器了。

她再回到頤和園，同時耳語亦再起來了。這一次牠們是刻薄而惡毒的，牠們說珍妃現在是如此無恥地戀着無名的戲子，甚至的確將她自己身上所穿的外袍送給那個戲子。皇后在月餅的有力的挑唆之下更加畫蛇添足，說珍妃有好幾次將皇帝餐檯上的食品送給戲子。

這一切的故事一點都沒有事實上的根據，但牠們一時轟動地傳遍了宮廷，主定畢竟要傳到

老佛爺的耳朵裏。

皇后與月餅現在確實地知道她們最後能夠毀敗而且玷辱皇帝的寵妃，她們於是熱烈地搜索着談論她的新事件。光緒在無意中又供給了一個上選的資料。

在那個時候宮裏仍然是守舊的。照相從來沒有拍過，人像亦不准畫。這認爲是不吉利的，特別在習慣上只有人死了以後纔畫遺像。所以在人未死的時候畫或拍他的像，似乎暗示着這個人將要不久於今世。

照像這件事引起了光緒的興趣，因爲他是一個帶着一些維新思想的人，書看得很多，同時對所有的舊習慣是沒有耐心遵守的。

他知道伶人有許多他自己的戲裝像片陳列在各處店鋪的窗上出售。他對照片有很大的好奇心，因此有一次在宮裏演劇以後他對那個伶人說：

「你有一些你自己的像片吧？」光緒問。

「是的，皇上，多得很。假如皇上恩准的話，待奴才送幾張來，請皇上選擇。」

這使光緒覺到高興。

「送來罷，」他命令！

伶人叩別回去，送來一大包像片獻給皇帝。

當偵探的太監熱心地想迎合皇后的意思，對於這些像片認爲是他們的好機會。在上一次他們只顧私利，火上添油地將故事渲染鋪張，說珍妃如何從自己身上脫出外套，送給戲子，這一次太監中有一個做出所有可能的罪惡中最卑賤的行爲。

他從光緒所收藏的照片中偷出一張交給皇后說：

「皇后，請看這個，這是奴才在珍妃的私室裏找着的。這是一張戲子的像片。」

這一次皇后公開地對光緒說起這件事，當時珍妃甚至沒有想要爲自己辯護——因爲否認任何一點，只有增加她有罪的樣子。不過她一句都不說使事情差不多同樣地惡劣。

「這個戲子，」皇后說，「在宮外的名氣壞透了。」

光緒臉都氣白了，拒絕聽她說話。



「在宮裏的時候他是服從法律的，他在外面做什麼與我無關。」

「皇上有一位美麗的皇妃呢，」皇后再說一次。

皇后走了以後，珍妃同光緒談論這件事。

「我什麼都不能否認，」她說。「否認有什麼用？您是知道這一切都是假的。與我有關的就只有這一點，不過像這樣被誣陷的人只有一條路可走。」

珍妃所指的是自殺，她雖沒有確切地說出來，光緒是很明白的。

「皇上，請您將我貶入冷宮。」珍妃說。

這幾句話是指一種古舊的習慣，假如皇帝如此下令，她就要單獨地禁閉在隔絕了的地方，在那裏她看不到別人，亦沒有人能看到她，她所愛的及愛她的人都不能在那裏陪伴她。這樣隔絕了的多半是終身監禁。光緒知道若將這種監禁加到珍妃身上，則結果尚不止於此。結果會有一天她的看守者走到她的禁閉的地方，發覺她已經懸樑或吞金毀滅自己了。

他乾脆地拒絕考慮這件事，命人隨時小心地守着她不能稍微疏忽，防她乘人不備的時候自

殺。

皇后將外套及像片的故事告訴她自己的服侍太監，再由他們散佈到頤和園各處，他們不敢直接將故事告訴老佛爺。

但是經過了相當的時間——而且時間是不長的——醜總管李蓮英聽到了這個故事，有的是老佛爺的耳朵與信任，所以什麼事都敢做。

他想起了以前對光緒的仇恨——如他所知道的一種相互的仇恨——他正合皇后與月餅的意思，計劃對光緒與珍妃的快樂加以最後的打擊，當時他一定手之舞之，足之蹈之，高興到得意忘形。

## 二二二 國運的逆轉

在對珍妃的疑心超過了僅僅猜想的程度以前，中國發生了種種嚴重的變故，使個人的事件擱置在一邊，沒有功夫去考量。

在湖南有一個不平常而不知名的老學究，他發動了一次風潮，這個風潮在得到任何滿意的解決之前，已有了深長的影響。一般地說，中國非常反對他們所稱的「洋鬼子的宗教」傳到中國，他們對傳教士的侵入沒有不表示憤恨的。

這個老學究起鼓動人民反對傳教士及中國的信徒。在那時候中國基督徒比較地不多，他們大部分是僅僅幫助傳教士做日常工作的中國人，他們的變成教徒是一種手段，爲的要保持他們的飯碗，中國教徒與非教徒中間常常發生爭執與論辯；反基督教的活動是隨時都有的。這個老學究只要點一點火，就成爲燎原不可遏止的大火災了。

這個人不斷地鼓動着，以致湖南人羣起反對省內的傳教士及中國教徒——不論在什麼時候尋到他們就加以屠殺。傳教士自然各國都有，因此對歐洲各國的外交中國立即處於種種困難的地位。牠們都要求懲凶與賠償損失。中國從過去的苦痛的經驗知道列強的慾壑是決不會滿足的。每次發生外交上的爭執，中國總失去了一些土地。

這一次，光緒滿心冀望懲凶的方式是勇敢的抵抗。翁同龢的意思亦是如此。

這裏必須要說明有一班人同這個時期的中國歷史有極大的關係。中國政府派遣了一些上等階級的人到外國去在外人的人情風俗中求教育。這些人——像梁敦彥、唐紹儀，以及許多別的人——被稱爲「留學生」。他們對那一班老學究立即感覺到意味不相投。老學究認爲中國的文化發達到今日的程度，係筆桿的功勞，不是刀劍的力量。他們目留學生爲漢奸，不斷地鼓動人民反對他們，說他們從事於賣國的勾當。有許多次總督依照老學究的獻議將這些很有學問的人監禁起來，這種行動是沒有得到皇上的許可的。他們藉口有緊急處置的必要，在反動分子沒有做出嚴重的損害之前即須加以逮捕，所以等不及請示皇上的旨意。

當老佛爺接到了這種舉動的報告，就命令將留學生釋放了，但不授與他們主持政務的大權。光緒從翁同龢那裏聽到了許多新時代的方法，就收攬這些留學生在他的左右，以便進一步向他們諮詢適當的方法，制止敵人的活動。

因此在教士的被屠殺報到朝中的時候，光緒就有許多職位很高的人可供諮詢。他們祕密地覲見光緒，應對歷三小時方纔完畢。翁同龢在那裏，李鴻章亦在那裏——他後來成爲歐美都知道的著名政治家，使光緒注意到中國完全沒有抵抗他人侵略的準備，甚至敵不過列強中最弱的國家的就是李鴻章，一個眼光非常遠大的人。

「皇上體驗到每次發生鬭爭，中國總失了一些土地，因爲中國不能保守牠。這是中國急起直追，與各國抗衡的時候了。牠在書生的筆桿的力量之外需要一些別的東西。牠需要陸軍與海軍。若能撥出的款來立刻創辦海軍，可算是最切當的了。軍艦可以向各國購買，我們自己的人能够訓練起來配備在各艦上。」

在這時候中國沒有名符其實的軍隊。幾百年來，事實上自從一六四四年滿清入關以來，只有

一些旗營，但他們是比較不重要的。他們站在權貴人家的門口替他們防守盜賊，奇形怪狀地穿着最不合實用的制服。他們或許是良善的兵士，但對戰術與武器是一點都不懂的！李鴻章想要將他們調動起來由外國的軍官訓練成勁旅。

光緒對這件事決定了以後，就絲毫沒有猶豫，立刻降旨籌設海軍。向英國買來了好幾隻巡洋艦，立刻配備上中國的水手。一個姓吳的同一個姓鄭的海軍提督奉命率領這個艦隊。他們真正是幹練的，在外國造就成功的人才。

這樣購備戰艦引起了日本的敵意與疑慮，牠隨時在着等待任何藉口同中國搗亂。

有一次一個朝鮮親日派的政客名爲金玉均的到了上海。這時候正在朝鮮變節以後不久，當時反對他的情感自然是很高的。中國與滿洲的官吏去訪問他，指斥他是中國的叛徒。

『幾百年來，』他們對他說，『一直到你及別的像你一類的人將朝鮮出賣給日本爲止，你們朝鮮是中國的屬地。現在你簡直是一個日本人了，你還要這樣公開地到上海來，在我們的面前誇耀你的不忠不誠。』

當朝鮮發生糾紛的時候，暗地有一種傳說——這種傳說常人決聽不到，歷史上亦沒有記載——謂袁世凱與朝鮮的失掉有重大的關係。正在朝鮮失去之前，他在那裏負有某種任務，據說因為他同一個朝鮮女子的某種醜史以致與百姓發生了衝突。因為他的地位崇高，這個醜史正好供給朝鮮人一個鼓動脫離藩屬狀態所需要的藉口。不論確實與否，脫離的事是發生了。

而金玉均使事情弄得更壞。

日本正在尋覓對中國採取積極步驟的藉口。指斥金玉均的人正在適當的時候為牠造成了藉口，他們暗殺了這個朝鮮人——他現在援藉日本在朝鮮的勢力成爲一個親日的官僚。

日本喜氣揚揚地抓着了這個藉口，對中國宣戰。

仗是打了好幾次，但大部分簡直是滑稽劇，因為中國毫無實力，而日本則力量有餘。這種仗是在海裏打的，日本立時俘獲了幾隻買價高貴的巡洋艦，這樣使中國即刻屈服在牠的大砲軍艦之下。

當時幸而有別的力量牽制着。在中國有利害關係的國家真是太多了，假如日本的地位太強

了，牠們的利益將有動搖的危險。各列強在中國這裏砍一塊，那裏割一塊，造成各自的勢力範圍，這種勢力範圍牠們是願意保持着不動的。所以牠們公開地抗議日本的侵略行爲。日本只好在暗自忍氣中等待着機會，當時同意訂立一種近於停戰的協定，這在事實上等於中國不流血的潰敗。

一天一天過去，光緒檯上堆滿了高級官吏的奏疏，向他建議要辦的事情。他對外界缺乏充足的經驗與學問，不能按自己的主意自動地去進行一切，所以依靠大臣的地方是極多的。爲他策劃的都是優越的人才；假如光緒在眼光遠大的大臣的引導之下能够施行他自己的主意，他或許會改變了中國現代歷史的整個路線，中國到現在或許仍舊是一個帝國。

但他因爲種種的緣故無法實行他的計劃。

可是他的策士所提出的每一個計劃他差不多都下了聖旨；這些策士一律是有才幹的人。光緒的一舉一動都忠實地向老佛爺報告，她仔細地監視着每一件事情，同時或許有一些不快的感覺，因爲光緒並不向她請教，反而採取了留學生的意見。但光緒的職責過於忙迫了，無暇計較到這一切的危害。



日本戰勝的結果，經各國的干涉與仲裁，簽訂了馬關條件，允許日本一切所要求的權利。但若沒有各國的牽制，日本或許在那時候就已站穩腳步，使中國在實質上成爲牠的完整的藩屬了。

對於朝廷自然有許多批評。有一個在官場中地位崇高的人提出一個建議，後來鄭重地歸入內閣的記錄，從這個建議可以看出許多批評是如何地不合理，可以看出有些政治家對外交的知識是如何地缺乏。他主張同日本人打仗的時候，武士武裝着長的竹竿，就用這些竹竿在日本人的背上向前推。大臣認爲這是一個有效的辦法，因爲日本人沒有膝蓋，跌倒以後就爬不起來繼續作戰！這就是那個大臣對外國人的褲子所起的幻想，對那種褲子他是完全莫名其妙的。

可是兵士並沒有武裝着竹竿。或許頭腦陳舊的大臣中有些人指出這是中國被日本打敗的理由之一！

光緒起始遇到了他的苦惱——這種苦惱主定要達到悲劇的頂點。

### 一三三 康有爲

對日本的戰事是一種滑稽歌劇式的戰爭，在中國方面人的死傷很少，但土地與賠款的損失則極大。同時戰事的失敗是一種國際上的恥辱，永遠不能忘記或洗雪的一種恥辱。

在這裏，當馬關條件的簽訂恢復了和平的時候，一種奇怪的定律又發生了牠的效力。關於這個定律的運用的詳細情形，需要一些解釋，纔能使西方人了解。

御醫是這個定律的運用的最好例子。當皇帝薨逝了，不論世上所知道的力量能否救治他，習慣上總要立即降旨斥責御醫，削除他們的職位，並且驅逐出宮——這是新君的頭一件事。這種舉動是例有的事，而且就是皇帝因年老而死，亦總是立即就實行的。這個習慣在千百年以前的古代就已經有了。可是新帝登極以後的第一個舉動就是一件優渥的事：他開復了御醫的職位，命他再進宮服務！這些醫生對這一切毫不介意。這不過是一種表示，是中國經過幾千年的時間及變換許

多朝代所長成的繁文俗節的一部分而已。

每次發生了事故，責任問題總要有着落的地方。中國有句俗語：

「偶有過失，即成終身之玷，前功盡棄。」

因此，光緒在位時雖有極好的政績，使中國久已有復興的氣象，但這次滑稽歌劇式的戰事的失敗抹殺了所有的優點。在另一方面，大臣，特別是朝廷本身，決不會將發生的事故歸咎於皇帝，至少不會公開地正式地如此。然而總要有人負責，所以老佛爺親自決定了一個人來擔負對日本戰敗的恥辱。

當太后決定了李鴻章為代朝廷負咎的人時，光緒覺到不快。他知道金玉均的被害不是李鴻章的過失。他知道袁世凱在朝鮮的行為與李鴻章沒有關係，加以他正任着軍機大臣，是朝廷的重臣。

然而一定要有一個重要的人物受着屈辱，作為懲誤國事的一種處罰。老佛爺責令光緒革除李鴻章的職位，遞奪李鴻章的黃馬褂——這是因為對朝廷有特殊的功勳賞賜他的，正如現在的

頒給勳章一樣——還要取銷他的雙眼花翎。高級的官吏大半有這種花翎，但就是最優越的政治家亦少有得到雙眼的。李鴻章有雙眼的花翎，這表示在長久的時期中對國家有特殊的勞績。

李鴻章與列強折衝，訂立種種條約，前後差不多有三十年。一八六一年鴉片之役他在恭親王的幕中，他的才智使中國留了一點面子，並且免了失去巨大的土地。後來因為對朝廷的忠誠，以及能夠同外國訂立對中國有利的條約，他逐步升遷着。在得到黃馬褂與雙眼花翎的尊榮的幾個人當中，李鴻章算是最近於實際得到牠的了。

當光緒經老佛爺的訓示，降旨革除了李鴻章的一切官職時，他曠達地接受着這個聖諭。他是知道那個古舊的定律的。

在正革職以前李鴻章被派往日本商訂馬關和約，當時有一個日本浪人想要暗殺他。李鴻章雖受到虛驚，但沒有大傷害。所以在他的官職已經被革除了，對日的交涉已經完全結束了的時候，光緒舉暗殺的企圖為理由，向老佛爺建議立即開復李鴻章的官職，以便使他確實地知道朝廷眷念着他的公忠為國的賢勞。

光緒自從登極以來與老佛爺的看法不同，這雖然還是第一次，但老佛爺並沒有提出反對。這是兩人間的裂縫的起點，一年一年過去這裂縫長成到不能彌補的決口。

老佛爺同意了歸還李鴻章的一切權利，這個裂縫的存在當時是不顯明的。她或許不贊成光緒的舉動，但若她真是如此，她並沒有顯露出來，但不睦的種子，不論隱藏得多深，是已經種下了。

宮中沒有人認識到這個，或許李蓮英是可能的例外，他對任何事情很少疏漏了沒有注意到的，而且他總是恨光緒的。

李鴻章的官職開復了以後，他立即被召單獨地覲見光緒，覲見的時候他當然不能因為他所受的屈辱對朝廷表示憤慨。

『皇上』他說，『這都是奴才的過失。假如奴才有更大的才能，或能避免戰敗在日人的手裏，或許完全不致於戰敗。一個較好的政治家一定能使國家不致於屈辱。』

中國雖經皇帝與朝臣的努力，仍然失了極大的面子，而且日本人故意將這個顯明地陳現在遊歷日本的每一個人的眼前。牠將俘獲的軍艦中的一隻陳列在內海裏，使所有的人都能看到這

個中國失敗的，看得見的證據。

當我的父親做戰後的第一任駐日公使的時候，這隻軍艦仍舊陳列着，而且我親自看到牠。我們所坐的飄揚着父親的龍旗的法國船在牠的近旁駛過去。一個厚顏的德國旅客同我的父親談起牠。

「想要知道貴國曾經受到下賤的屈辱的人，」他說，「只要從欄杆上看出去，看到那隻軍艦失落在敵人手裏的戰艦——連激烈的戰爭都沒有就失落了——就可以明白一切了，那麼坐在這隻如此大膽地掛着龍旗，對你表示敬意的外國郵船裏經過那隻戰艦，一定是恥辱的。」

父親的回答我已不記得了，大概那個德國人沒有得到什麼便宜，因為父親的口齒伶俐，加以他對中國的遭遇尖銳地感到懷喪。

李鴻章的官職開復了以後，他同翁同龢每日覲見光緒，他們三頭會議，想要決定富強中國的最好方法，對日戰爭的滑稽劇已經將中國一切根深蒂固的弱點暴露無遺。牠存立在世界像一個大而無當的物體，人力遠在世界各國之上，然而牠甚至於是列強中最小的國家的戰利品，因

爲牠在國防上是完全沒有準備的。

光緒熱誠地想要使中國在世界上的列強中有適當的地位——或是他所認爲適當的地位——就是因爲這個緣故，他仔細地聽從李鴻章同翁同龢的意見。

「我們一定要建造新式的海軍，組織強有力的陸軍，」這是光緒的計劃的綱領。「不過這一次必須是真正的海軍，能够作戰的海軍；陸軍呢，必須依照世界上各強國的陸軍計劃而且倡辦起來。」

李鴻章是一個舊式的政治家，知道自己不合於倡辦這樣一個海軍與陸軍。在什麼事都要根據「有例可援」的一個國度裏，李鴻章沒有前例可以作爲他的引導。他在翁同龢的有力的附和之下，主張應當選擇一個在野的，精通各國軍事的人物作爲光緒的另一顧問。

李鴻章與翁同龢都不認識這樣一個人物。可是在光緒的訓示之下他們就開始物色合於這樣一個顧問的人。在朝廷以外翁同龢有友誼的人是很多的，常有官員從京內外各處祕密地來見他。

康有爲就是這樣一個賓客，而且是一個不間斷的賓客，他的名字註定要在中國的歷史上大寫而特寫。康有爲是一個不平常的人，他的特點居然會使他引起別人的注重，這在初看似乎是可異的。他不過是一個普通的官吏，職務有些像現在各部的司長。這個本身就够無足輕重的了，何況又是一個沒有實位的司長。他僅僅得到那種官階，在京中候差，他的差或許會放在中國的任何一個地方。所以他非獨是一個小官，而且是連差使都沒有一個小官。

還有一層，他的名氣——這個名氣是並不很廣大的——是由於他是一個歷史大家。這個人對學問有深刻的研究，知道世界上每一個重要國家——特別是蓄養着強大的軍隊，能够侵略他人的國家——的歷史。他除了在書本以外同這些國家並沒有什麼接觸，但他對書本熟習到能够背誦出來。世界歷史上的重要日子沒有能夠逃出他的記憶的，他都知道牠們。對於他，歷史是嗜好，癖愛，而且是事業——他的官職是如此的不重要，就是在他外放了得到一官半職以後，他的歷史家的事業亦是不致於間斷的。

翁同龢常在私宅裏接見這個小官，每次一談就是好幾點鐘，對他的學問的淵博，及他的關於



外國的知識，印象逐漸更加深刻，翁同龢對康有爲的信心或許有許多是因爲翁同龢自己亦是一個學者。對同樣有學問的人才自然能够氣味相投，心心相應。

一天他率直地對康有爲說：

「要設法覲見皇上方纔可以使他知道你對於外國的知識。你的奏對或許正是皇上所需求的。」

「我不過是一個極卑小的官員，」康有爲回答，「叫我夢想着去見皇帝差不多等於褻瀆神聖。」

「你將來會覺到皇上是並不傲慢的，」翁同龢答道。「你會喜歡他的，他一點都不專制，或許我能設法接洽這件事。」

「我將惶恐地等待着。」

翁同龢對這件事愈覺到主意好。康有爲是一個不知名的人，這是真的；但他的學問是廣博的，中國的確需要學問廣博的人做皇帝在艱難奮鬥中的謀士。翁同龢對於畢竟找到了適當的

人，心裏感覺到興奮。

他對光緒說出這件事，他惋惜康有爲的地位的低微，贊揚他對外國政府的種種事情的知識，以及他的無所不精的智能。

光緒並沒有久疑不決。當他有重要的事情要實行的時候從來沒有這樣過。

「請皇上單獨接見康有爲，」翁同龢說，「聽他所要說的話。」

「我將傳見他。降旨單獨接見罷，」皇帝說。

光緒沒有把這個預定的覲見報告老佛爺，這是可以注意的。

康有爲來人，而且傳見了。

這個小官與皇帝立刻相互地感覺到傾慕——而且康有爲即刻走入中國歷史的重要的篇章。

## 二四 瓜分之禍

若中國在賠了日本三千萬兩的銀子以後就認為牠的患難已經過去了，那麼牠立刻會發覺到牠的錯誤。各列強的行為或許是有歷史以來最不顧廉恥的了，牠們利用最無理由的藉口到中國來侵佔牠們所能掠取的東西。老佛爺對當時的形勢說明得頗為恰當：

「中國成了一個瓜，每一個國家都想分一塊。」

有些捏造出來的口實，假如並不加禍於中國的話，說來都要使人發笑的。

對日本備戰的時候中國因為軍隊的運輸曾經向英國雇用一隻輪船，這隻船後來被日本俘虜去了。在起頭，牠是無關重要的東西，否則英國就不會願意租給中國使用。後來英國一定喜歡失去了這隻船，因為這是一個有利的損失。交涉的結果，利益是無從計算的，因為英國從這細小的損失所得到的足以建造好幾個艦隊。

英國讓日本刮取金錢的賠款，牠寧願佔取土地，牠要求在山東半島割讓一塊地方，結果接受了威海衛，作爲在這巨大疆土的侵略中牠所得到的份子，後來將威海衛用作遠東的海軍根據地。

德國亦不難找到藉口來要求膠州灣的土地，牠的要求又回到自從外國教士在中國傳教以來就擾亂中國而且刺激中國的老問題。從全體講，中國那時候不需要基督教，現在還是如此，認爲牠自己的宗教已够滿足牠的需求。但這不能使外國的傳教士停止工作，他們不管中國要不要，總想中國接受基督教。結果有許多中國人信從了這個「洋鬼子的教」，非基督徒就憤恨，憎惡這一班人，在他們中間時常發生了衝突，各國傳教士是自願冒險到新的地方去工作的，這種衝突發生在任何地方，除了在中國，都難引起他們的本國的注意。但中國是一個汁水太多的瓜，任何反對傳教士的示威行動決不會疏忽了不去利用。在山東有幾個從德國來的教士勤懇地在那裏佈道。有一次發生了暴動，德國教士中有兩個被殺害了；對這次暴動政府是沒有絲毫關係的。

這件事情的發生，對德國在着籌劃的主意正巧合適。牠非獨爲兩個教士的被害接受了巨額的賠款，而且得到土地的租借。牠要求青島，結果如願以償，一直到世界大戰爲止牠掌握着青島，假

如大戰不失敗，現在或許仍在牠的手裏。

德國將青島大加整頓，改成一个德國式的城市。牠禁止砍伐樹木，改進馬路，建築學校與美麗的房屋。但這種種沒有一樣是爲中國的，受益的是德國本身。在大戰時日本從德國手中攫得青島。一九二二年華盛頓會議的結果那個城市退還了中國，中間美國幫了不少的忙，這亦就是使中國對美國有好感的許多事情中的一樣。

俄國侵佔了旅順作爲牠所分得的分子。在中日開戰的時候牠裝作中國的朋友，現在牠要索取旅順作爲友誼的代價了。在外交上講，牠自稱代中國保全了遼東半島，使牠沒有亡在日人的手裏。牠的友誼行動的詳細情形已經模糊不清了，但牠拿去了旅順——後來日俄開戰時被日本佔據——是極清楚的。

法國所侵佔的地方是廣州灣，在廣東的南部。牠的藉口亦不難得到。牠的教士有些被侮辱了，或是被殺害了。中國當然被逼到對自己所不要的宗教償付了一筆高價錢。

意大利想得到三門灣，但是失敗了。

可是各列強用一套無風起浪的手段，設法佔有了中國大多數的海口，就是對中國要費許多唇舌也一點不怕麻煩。

在這時期內，光緒的政務叢集到幾乎使他不能支持。如此下去，他將看到中國要整個地被列強瓜分了。滿口亂說世界和平，親善博愛的宗教似乎是武裝齊全地來作土地的侵略。中國對基督教就是保護得更不小心，當然也不能責怪的。

光緒不斷地接見康有爲、翁同龢及李鴻章。皇帝現在對真正的陸軍與海軍的願望是絕頂熱烈的。但李鴻章看到了這件事的不可能的地方。

「皇上，陸軍與海軍不是過了一夜就能成立起來的，」他提醒了皇帝。「建造艦隊一定要經過相當的時間，而且組織及訓練軍隊都需要長的時期。可是現在列強已經提出要求了。中國沒有別的路可走，只好允許牠們的要求，雖然這些要求顯然是荒謬無禮的。或許有一天我們能够恢復了我們的失地與威信，但時候不是現在。最好的辦法是暫時不要想起海口，專力在內部復興國家的力量。我們必須從內部起始建設，在內地編練軍隊。於是當我們成立了能够有把握地向世界抗

衡的軍隊的時候就是實際行動的時候了。這在這一代是不會到來的。軍隊不能成立得這樣快。我們一定要到下一代纔能獲得國家的安全，而且我們只能希望在這過程中失去最小的土地。」

李鴻章顯然在着幻想有一個時候中國的軍隊要將外人逐出了失地，雖然他或朝廷裏任何重要的人都沒有實際說出來，假如他們說出來，而且所說的話公開出去，各國就免不了有增加土地的侵佔，以便進一步鞏固牠們在遠東的地位的必要了。

在這種土地的分割發生的時候，皇后與月餅都一直留在頤和園裏陪着老佛爺。老佛爺使人不斷地將發生的事情報告她，她顯然並沒有因為發生的事情責怪光緒。她同李鴻章一樣，知道若不迎合各國的要求，牠們將要用武力來取得牠們的要求，結果中國人民的生命就要受到極大的傷害。

光緒同他的珍妃留在宮中做他們的救國工作，多少可以不受牽制。他們倆的戀愛史充滿了許多忠誠的故事。在這個光緒在位時最艱難的階段，這位美麗的皇妃對他是一種安慰。她不是好出風頭的，沒有爲她自己要要求過什麼。他的態度使光緒深刻地受到影響，使他增加了對她的敬

愛。

有幾個太監負責保管宮中各人的生活的記錄。在許多職務當中，調查各人的生日，遇到宮中有人過生日，就在事前報告光緒，亦是他們的責任之一。因此在十天之前宮監報告他珍妃的生日快要到了。重要的人過生日普通總要舉行慶祝，有時慶祝延長到好幾天。在這種時候，特別是那些人在頭一年裏對政府或對皇帝有特殊的勳績，照習慣他們就會加上徽號。例如老佛爺自己就有許多不同的徽號，每一個徽號代表她的對國家有功的工作或是得到夫君的歡心的行爲。很少人能夠完全知道老佛爺所有的一切徽號。

珍妃的生日是不能舉行正式的慶祝的。習慣上對於嬪妃只能舉行非正式的典禮，僅限於宮裏的人祝賀。光緒想爲珍妃舉行一個慶祝典禮，但她立即提出反對，對他說：

「請您不要舉行慶祝，並且不要賜我徽號。我實在沒有爲我們的萬歲做了一點事，而且在國家如此危急的時候更不應當舉行任何形式的慶祝。只要皇上記得這個日子，我就夠快樂了。請您不要超過了那個限度。」



她的表示是十分誠懇的，在中國，這種慶祝對壽星的快樂與名望極為重要，我們必須明白了這一點，以免認為這個在她的方面是一種輕微的退讓。他的珍妃是忍受了真正的犧牲的。光緒深切地尊重這個犧牲，而且明白促成這個犧牲的懇摯與忠忱，當時感受到極大的感動。

## 二五 變法維新

中國的人民自然不能容許這大好土地被侵佔了一點都不抗議，他們的論調採取了例有的方式。許多急烈的領袖起始散發煽動的小冊子，在小冊子裏他們向人民呼籲一致起來推翻滿清政府，將皇位歸還中國人。這種刊物的散播使朝廷採取了一種處置的辦法——將犯罪的人立即逮捕斬首。攻擊朝廷是叛逆，處罰的辦法是自古以來律有明文的。

每一樣罪犯都有一種處罰的辦法。假如有人犯了暗殺的罪，他就要受到某種的刑罰，法官根據律書定出應受的處罰。因此當許多中國人散佈革命刊物的消息傳到朝廷時，法部立即奏請光緒遵循通常的路線辦理。

康有爲經翁同龢的汲引進宮以後，權力天天增高——不是由於他自己的鑽營，只因光緒尊重他，將權力授與他——他向光緒建議劇烈地改變了這個途徑。

「皇上可以殺那些散播謠言來攻擊朝廷，鼓動推翻政府的犯人。」這個學者說，「但您就是將他們都殺完了，也並沒有反證他們在小冊子裏所說的話是不確實的。您能強迫他們服從，但您無法管束他們的思想。所以，皇上，請不要採取反對革命黨人的行動罷。」

「那麼朝廷就容許革命黨徒隨意所欲地行事麼？」

「不是的，皇上，皇上應當立即着手建設中國，以便反證革命黨人所說的話的不真確。假如您復興中國到了牠以前所沒有過的繁榮，假如您給百姓一種新的快樂，假如您證明您是一心一意爲人民謀幸福的，那麼革命黨人不是都能空口毀謗的。」

「我是皇帝，百姓會服從我的，」光緒說。「我將立即開始頒佈必需的詔旨。第一個應當是什麼呢？」

「不論國家的大小強弱，將牠們的歷史一律買來，並且立即譯成中文。」

光緒頒佈了這個詔旨。康有爲並且同他商議頒佈別的詔旨，在這些詔旨裏，他們連同翁同龢一起爲中國定出一個程序，內中所含的革命性不下於他們的任何敵人所要主張的。在普通的情

形之下，一天內至多只發二三道例行事件的上諭。現在呢，一天要頒佈許多上諭，涉及政府的全面。關於外國歷史這件事，康有為舉日本為例，證明他建議光緒自己以及所有他的文武百官都要熟讀外國歷史的理由。

「我們叫日本人為倭奴，」他說。「他們的身體是矮小的，佔住在一羣小島裏。中國所有的土地同牠比起來較象比老鼠都還要大，人民的數量亦比例地比牠多。然而日本非獨剛打敗了我們，而且使我們在世界上的人看來顯着卑劣可笑。」

對於光緒這一番議論是極能使人信服的。康有為對他的別的主張亦有同樣使人信服的論辯，於是光緒對他的才能一天看重一天。在這時期內有一件事使人覺到奇異的。起初光緒將發生的每一件事都向老佛爺報告。就是最不要緊的細情他都每日差人遞報，因此她就在退休以後仍然兩手握著政權。

他仍舊派這種人送瑣細的報告——但報告只包含着老佛爺所認為平常的例行事件。可是她久不知道的一件事是省略了的。她並不知道他的維新的活動，而光緒亦盡量小心地防止她知道。

道。她不常查問，因為在她看來，報告的接到似乎是一如往日，毫無異樣。她不知道現在每日要頒佈十幾道上諭，不像往時每日只頒佈兩三道。她所沒有接到的報告是關於要引起她的激烈反對的事情——而她的反對就等於取銷。

光緒如此努力，而且同康有爲如此密切，他們時常工作到深夜。光緒爲已經做到的改革所衝動，而且熱望着續行別的改革，白天裏所成就的不够滿足他的願望。他不願意同一個非常親信的顧問分開。因此有一天晚上他進一步違犯了祖制，爲康有爲預備住所，命令他留宿在神聖的禁宮裏。

都察院立即上了一篇冗長的奏章，請光緒注意到他的祖先是從來不曾允許過外人留宿在禁宮裏的。都察院不能因爲對皇帝的舉動提出諍諫而受到處罰，因爲那就是他們存在的理由。但皇帝不一定要服從御史。若他喜歡的話，他可以聽從他們的勸告，或不理他們的奏疏，或甚至將牠們撕毀了毫不加以批註。光緒在這個關於允許外人留宿在禁宮裏的奏疏上所批的是：

「留中」意思就是「將牠歸檔！」

在光緒對改造國家的努力最熱烈的時期，在大臣，御史，各省總督，以及所有的政界，驚愕地注視着他整批地破壞了慣例的時期，「留中」——亦可當作「應毋庸議」講——這兩個字用的次數比別的字都要多。御史的疏摺不斷地上奏，遞上後就留中不發；同時光緒同康有爲、翁同龢以及李鴻章用每一個可能的方法，從中國的混亂中耙梳出秩序來。

在別的上諭中光緒頒佈了一道上諭——這個因爲某種緣故從未生效過——允許規定一個剪除髮辮的日期。開明的中國人沒有不痛恨這個順服的標記的，而且對這個「頭上出尾巴」一直拖到腳跟，闖起全世界恥笑的人類的怪物——無時不加以種種的評論。一般人都急於想知道這個著名的聖旨實際上發生了什麼結果。在想要將同中國一樣大的國家顛倒地整個轉變過來的紛亂中，無疑的有無數別的聖旨現在是失傳了。

在這一切的紛亂裏以及瘋狂地頒佈了無數聖諭中，最使人迷惑的事是老佛爺甚至沒有接到偵探關於發生的事情的報告——而且這竟出現在一個絕對不能保守秘密的地方，一個絕對不能保守秘密的朝廷，翁同龢能够如光緒的意思防止消息的洩漏，這至少足以證明他的才能。但

假如老佛爺發覺了——不可避免地她是一定會的——那麼他是在着爲自己挖掘一個多麼深的仇恨的淵壑呀！

光緒所頒佈的上諭中有些代表最激烈的改革。從下面所列的幾條可以看出一斑：

停止以科舉取士的制度。

盡量廢除笨拙的，無用的，古舊的典禮。

聘請外國專門的人才爲顧問。

爲貧民設立義務學校，擴大灌輸國外事件的知識。

在皇帝沒有親自研究清楚以前，停止反基督教的活動。

這最後一條的聖旨是因康有爲的請求而頒佈的。爲光緒的應用起見，特別將聖經譯成中文，他對牠如此深切地感到興趣，假如信教是在可能的範圍以內的事，或許他早已成了一個基督徒。

## 二六 戊戌政變

光緒對實施他與翁同龢、康有爲及李鴻章所訂定的計劃充滿了無限的熱忱。

第一道聖旨是剪除髮辮，這件事本身對舊的形式與習慣是一個劇烈的轉變，康有爲亦感覺到牠所要引起的混亂。一般人對髮辮已經看慣了，或許已經忘了留辮的由來。他們是好守習慣的人民，而髮辮就是一種習慣。光緒的顧問是如此地熱心，他們做了一些在西方人看來或許是可笑的事情。他們有些到京中的市場裏購買所有能够尋得到的剪刀。大部分的人民可以立即服從聖旨，但其餘躊躇觀望的一定要用剪刀強迫地除去他們的髮辮。

康有爲獻議將這個聖旨延遲頒佈。

「皇上，」他說，「我想最好先將實施皇上的計劃所必需的一切詔書都預備好了，但在全體沒有寫好之前暫時不發表出去。於是草擬一個最後的詔書，在所有別的詔書都準備好了就立即



將牠頒佈出去，使牠們全體即時生效。」

光緒對這個表示同意，在維新的狂熱中，連最後的一道在內，一共預備了二十七道詔書，這幾道是其中關係最重要，影響最遠大的：

採取西洋憲政制度的詔書。

改廟宇爲學校的詔書。

建設鐵路網，新航線，以及普遍的新式交通制度以開發國家的詔書。

在他們全體——光緒及他的顧問——的腦後潛伏着不能推翻的一個念頭，一個恐懼：老佛爺。關於她光緒並沒有說什麼，雖然他一定感覺到她要嚴酷地反對這個等於將整個中國改頭換面的事件。老佛爺對詔書中最不重要的都將要認爲是廢棄了滿清的法規所根據的祖制。她或許甚至要認牠爲大逆不道的。

詔書準備好了的時候，康有爲想要定出某種方法，用這種方法或許能夠將老佛爺蒙蔽着，否則就引她到光緒的思想路上來。但他假如對任何人——特別是對光緒——提起在任何方面含

着批評老佛爺的任何事情，那就有叛逆的罪名，要受斬決的處分。最後他將這件事交給翁同龢辦理。翁同龢比光緒別的顧問對老佛爺知道得都要清楚，加以他應付朝廷事件的手段比較要圓滑。但就是翁同龢，光緒的真正的親信，亦不敢將他的心事坦白地說出來。

但中國話總有許多迂迴曲折的說法，所以翁同龢對光緒說：

「太后對這種詔書是不會贊成的，這使人不知道如何是好。在詔書未見諸實行之前，應當設法防止能使牠們失了效力的任何行動。」

光緒思索了一下。這顯然是他的責任。

「我將召侍郎袁世凱來，」他說。「我將單獨接見他；這樣你，康有爲及李鴻章都不致在任何方面被連累到。」

袁世凱在那個時候似乎是同情於光緒到那天止所做的一切。兵部聘請了德國的軍官做顧問，訓練「洋式」的軍隊。他來覲見光緒，光緒絕對地信任他，將心裏的每一件事都告訴了他。於是光緒自己投入了陷阱：

「老佛爺對這些我認爲對中國的將來如此重要的詔書或許要反對的。所以我想不使她知道我的計劃。要達到這個目的只有一個辦法，那就是決不能讓宮監將消息傳到她那裏。頤和園裏的人一定要不許出來，因爲在外面或許會聽到消息，而且帶回告訴太后。所以現在命令你帶足夠分配的軍隊到頤和園去將園包圍起來，在頒佈詔書那一天的十點鐘以前要確實地注意到不准有人進去或出來。」

袁世凱對光緒所擬定的詔書的每項細目都表示贊成，而且同意將老佛爺暫時隔絕了是唯一可能的辦法。在當時，袁世凱熱烈地信從光緒的目的與計劃是沒有疑問的。但當他離別了去執行光緒的命令時，他的心轉變了。或許他想起許多年來老佛爺以鐵的手腕統治着中國，或許他怕她而不怕光緒。或許……但有誰能知道呢？

袁世凱並沒有派兵到頤和園去。

反而他想比美他要去探訪的人——榮祿，他在當初慈禧同她的幼子同治在熱河蒙塵回宮時騎着馬沿途保護他們的生命——只帶着一個侍衛，騎上他的馬，出發九十哩的長途到天津去。

那裏就是直隸總督榮祿駐節的地方。

榮祿是老佛爺的少女時代的愛人，那是遠在任何人曾經想到她是皇帝的嬪妃以前的事。他的一生對她是完全忠誠的。榮祿就是所要去看望的人，袁世凱日夜趕路去看他。

袁世凱很知道他所要說的話，除非謹慎地說，將等於大逆不道，會因此而身首異處。所以他注意着他的說話，對光緒或老佛爺都不露出批評的語氣。

袁世凱僅僅將光緒吩咐他做的事情報告榮祿，並且說明各種詔書的內容。

袁世凱一開始說，榮祿就感覺到這個人不論如何說他所要說的話，總要犯了叛逆的罪。因此他用一種詭計想脫出他所處的地位。他閉上了他的兩眼，在袁世凱說話的時候他顯然是睡着了。當他說完了——他對他的使命如此的激昂，他無疑地使這個不利於光緒的事件看起來比實在的情形要黑暗得多，他甚至指點出暗殺老佛爺亦是上諭的一部——榮祿張開了他的眼睛，說：

「抱歉得很，我睜極了，你說的話一句都沒有聽到。」

袁世凱雖然能夠看出榮祿對他的報告不致於連一句都沒有聽到，但他對這種狡猾的話是缺乏耐心的。他直截了當地問：

「這個聖旨一定要服從麼？」

「我們都一定要認識，」榮祿說，「我們的第一個責任是對於君主。聖旨是一定要服從的。但你對太后亦有責任，因為聖旨裏並沒有說你不可以將這個發生的事件以及將軍隊調到頤和園大門外的理由報告她。」

這個在袁世凱是很够明白的了，他騎馬回北京，走得同他來天津時一樣快。

他直接到頤和園去，雖然時間已經是深夜了；他而且求見李蓮英。在薄暮以後想要進宮，想要求見老佛爺，是從來沒有過的，但他通知李蓮英他的使命是極端重要的。他被納進門後直接到老佛爺那裏去。在這時候他已經將故事構造得天衣無縫，使老佛爺再也沒有誤會的可能。暗殺老佛爺顯然是光緒的意思了。

這種事竟然發生於她的妹妹的兒子，她當作自己的兒子撫養長大的孩子，一個替代她所失

去的兒子的！

這個突然的打擊差不多使老佛爺失了理智。她幾乎不能相信有這種事。光緒後來所能說的話都不能使她確信當初並沒有對她懷着任何危害的意思。認識了這一點，光緒大部分保持着他的靜默。他告訴別的人他當初的意思是什麼，但他決不想對老佛爺爲自己申辯，知道這種申辯是完全不可能的。

老佛爺仔細地聽着袁世凱所要說的一切，他用如此多的話敘述他所接到的命令是用武力闖進頤和園去殺害老佛爺；當他說的時候，她確信他說着實話的心理是一分鐘一分鐘地增加了。老佛爺並不覺到恐懼，而且完全下了決心，雖然旁人不知道她的心裏在想着什麼。她在頤和園是快樂的，沒有政務的煩擾。現在一切都完了。光緒是她以前所深愛的——現在則是她所痛恨的——他已經背叛了她。她的行動是她的個性所特有的。

她隨即吩咐她的嬖駕及侍從都準備好，立刻向禁宮前進。

光緒的得寵太監王商冒昧地將他呼醒時他正在熟睡，無疑地夢想他要爲中國舉辦的各種

偉大事業；王商將頤和園發生的事情詳細地告訴他，告訴他袁世凱的無信義，以及老佛爺的即將返宮。光緒對於袁世凱如此鄙賤地背叛了他，驚得目瞪口呆。一切都完了，他的將帝國改造爲一個新時代的國家的夢已經成了泡影。他知道老佛爺是決不會贊同將他費了如此多的心思與勞苦所準備好的維新詔書頒佈出去的；知道她對於任何種類的改革都要認爲足以危害滿清的皇統，而且知道他自己沒有躲避的方法。他只好等候着她到禁宮裏來。

珍妃對她的皇上的安全感到極大的憂慮與驚懼，她勸告他說：

「不論發生了什麼，您必須記到家法。假如您的說話或舉動冒犯了老佛爺，您會喪失了您的生命，這個生命對我是極寶貴的。您已經盡了最大的力量對百姓做一個聖明的天子，但時運不利於您，至少在現在是如此。您是極年輕的，而且老佛爺不會永遠活着；來日方長，或許還有別的機會呢。忍耐着罷，而且留心您的舉動。」

「不要怕，我當看機行事。」

在騷亂中他沒有忘了他的兩個主要的顧問。立刻他就接到了老佛爺已經在返宮的路上的

消息，他派人迅速地跑到康有爲、翁同龢那裏，吩咐他們立即離開北京，以免喪失了他們的生命。他特別囑咐康有爲及他的同僚放洋出國，他很知道老佛爺的憤怒將要降臨到他們的無辜的腦袋上來的。光緒照顧到這些親信的顧問的福利是與他實行國家的維新同樣地迅速，這無疑地保全了他們的生命。老佛爺懸賞通緝他們，一直到了她的死的日子方纔取消。

老佛爺行近宮門的消息來了。光緒走到她降輿的院中去，跪在石板上迎接她。許多人要奇怪爲什麼他要這樣做，而不設法奮鬪以保留他的權位。這是與祖制不合的，祖制要他服從他的母親的意思（不論是生母或是養母並無分別）而且這個祖制是與直布羅陀的岩石同樣地堅固，沒有法子能夠打破牠的。

但就是他想要反抗，他亦不能這樣做，因爲在他的指揮之下沒有足夠的軍隊可以幫他壓制袁世凱的新練的勁旅，袁世凱的部隊當然是集中在城裏的。光緒一接到老佛爺已經在返宮的路上的報告就知道袁世凱已經出賣了他，而且知道一切都失敗了。

假如這二十七道詔書已經頒佈了，而且已經實行了，那麼就是老佛爺亦沒有辦法，因爲詔書



一經頒佈了是不能再取消的。這樣無疑的要改變了中國歷史的路線，但不能改變光緒自己的命運，因為他已經跌進了他自己所掘的陷阱，他的活躍的生命到了這一點也就終結了。

光緒在跪着的時候默想他的珍妃所告訴他的話，他準備在老佛爺蒞臨的時候接受任何命運所註定的事情。

老佛爺同她的侍從進了禁宮的大門，當她從裏出來的時候光緒能夠看出她的臉氣得發白；她在路上的時候是有充分的時間可以思索的。

『親爸爸，吉祥平安。』

她苦笑了一下，當時沒有說話，隨即走到光緒的寢宮裏去。光緒跟着她走。到了那裏，她轉過來對他說：

『你知道祖制對一個兒子想要謀害父母的生命是怎樣處罰的麼？』

她說這句話的時候光緒莫名其妙，問她到底是什麼意思，她回答道：

『你自己最明白。』

「假如我有這種念頭我就應當受凌遲的處分，但我並沒有犯了蓄藏這種念頭的罪。」

光緒所能說的都不能發生一點印象；她的忿怒是太過度了，她決心實行她已經定好的計劃。

「自從學到了外國野蠻的方法，你甚至於連你的孝順的責任都忘了。兒子是決不應當同父母發生衝突的。」

「我是尊重祖制而且懂得孝道的，但我不能讓這種捏造的罪狀攻擊我。我只有一種志願：爲人民的福利做一點事，而維新是十分需要的——」但她打斷了他，不讓他說下去。

「我們的祖先訂定了法律，我們就應當服從這種法律。新的思想，像你的心的裏所有的那一種，將要使國家毀滅。你不配統治。你是知道你應當怎樣的。」

光緒很明白她的意思，他跪下叩頭。「我將下詔請求您再出來聽政，因爲我的身體柔弱多病，恐怕貽誤了國事。」

光緒知道假如他膽敢反對老佛爺，她是會賜他自裁的，到了那個時候他也不得不服從，因此他採取了唯一可行的路徑：一條顯出與她的意思相同的路徑。這樣做，他可以守待他的時候，等候

別的機會的來臨，因為在他的心裏他知道他所想做的是對的，而且決心在不再有老佛爺的時候實行他的改革。他知道守舊的人比贊成維新的人要多，而在這個危機中他們的意見不得不考慮到。假如不照他所做的那樣做，則對他的改革及他自己都有致命的損害。

不幸這個引起了許多人誤認他是一個弱者，而且是一個無足輕重的人。實則同這個相反，他是一個意志堅強，眼光清晰，而且有大無畏精神的人；但他是他的時代及劉鐵嘴張瞎子所預言的，在降生時顯現的，凶兆的犧牲者。

老佛爺聽政的詔書頒佈了；她重又把握着政權；光緒呢，從那一天起到死的一天止，在那個以鐵的手腕統治着中國幾乎有五十年的著名老婦人的嚴密監視下，實際上是一個囚人。

## 二七 難逃的劫數

全中國都震駭得目瞪口呆了。

沒有東西能夠阻止這個著名的戊戌政變的故事傳播到地球的四角去。牠以驚人的速度達到了世界上所有的地點。關於牠沒有人敢說得比耳語還要高，因為牠牽連到老佛爺同光緒。但沒有東西能夠平息了這種耳語。耳語在所有的衙門裏流傳着。官場裏的人彼此在着談論，猜想下一幕將要發生的什麼。新派的人爲光緒從來沒有得到機會一試他的懷抱而覺到懊喪。老派的人呢，對太后插足進來干涉，使新思想不能在中國立定腳跟，覺到快樂。

在政變後的許多天內，當一羣一羣的人聚集在街頭時，任何人都知道他們談話的題目是什麼。從最高級的到最低級的人，除了談光緒的命運以外，就沒有別的討論了。每個人都想知道對他將發生了什麼舉動。他們想知道他是否真的設計想暗殺老佛爺。他們想知道他是否要受到自裁

的處分。他們想知道他的改進中國的任何計劃能否有見諸實行的一天。

在宮裏，每樣東西都紛亂顛倒了。老佛爺正在發着冷酷的盛怒，她不斷地尋覓某樣東西或某一個人來發洩這獨佔了她的全身的怨怒。宮裏每個人都用着腳尖走路，湊着耳朵說話。老佛爺對所有的改革都認爲是禁令。當時謠傳光緒已經被幽禁了。這有一部分是真的，因爲在光緒坐朝接見大臣的時候，老佛爺亦同他坐在一起，主持國家的大政。在不坐朝的時候光緒就被幽禁在瀛台，中南海裏的一個小島，他是主定了要在那裏度過餘留下來的生命的大部分。

不論在什麼時候他碰到了願意聽他的朋友，他往往談起他的受了頓挫的計劃，並且否認他曾經有過任何危害老佛爺的意思。他說這種事他甚至從來沒有想到過。他痛恨袁世凱及李蓮英。李蓮英總是恨光緒的，而且對老佛爺幾乎有無限的力量，他用盡他的一分一毫的力量使老佛爺採取了她所採取的步驟。光緒希望有對袁世凱、李蓮英報復的一天，他們兩個亦都知道他的心事。但光緒除了等待他的時候而且對老佛爺表示他的忠忱外沒有別的辦法。因此他做盡了每一個可能的辦法爲自己贖罪。但他所受到的是輕視、陵辱，而且除了在坐朝時因爲儀式的關係當作皇

帝看待以外是沒有人理他的。

在起初皇后對光緒的失了權位是表同情的，而且尖銳地同他一起感覺到難受。但於是她又想起了珍妃已經在光緒的愛情裏將她排擠出去。因此她用好像在他的愛情裏從來沒有保持過地位的態度看待這件事。現在她，皇后，看到報復的機會來了，迅速地把握着牠。有一個長的時間她不敢對老佛爺說起任何事情，因為太后的忿怒對任何東西，對每一樣東西，不管有沒有過失，碰到了就要發作的。但皇后的醋意比她對老佛爺的恐懼更要大，所以最後她鼓起她的勇氣，走到太后那裏去。

「對於發生的事件，」她說，「我覺到惋惜，但我確定這實在不能責備皇上。」

「我知道，」老佛爺回答，「這是康有為、翁同龢以及其他皇上的顧問的罪過。」

「那是不錯的，」皇后說，同時月餅站在後面等着看將要發生的什麼，「但這不是全部的事實。康有為、翁同龢以及別的人應當負責，那我是十分確定的。但我得到最確實的消息，在他們的後面還有某一個別的人，甚至比翁同龢的影響還要大。那個人的名字在這次可怕的事件中是沒有

提到的。」

老佛爺顯出驚異的樣子。

「那是真的麼？」她問。「我並沒有懷疑到任何別的人，告訴我你所指的是誰罷。」

「指珍妃，」皇后回答，「我得到報告說每樣事情都是她計劃的。引用一切新的改革都是她的意思，以便將老佛爺的事功破壞了，並且使她自己在宮裏的地位更加堅強，想要危害老佛爺就是她的意思。皇上受了她的影響，以致發生了這次的事變，而且我又知道她的計劃甚至比這個還要進一步，她想，假如老佛爺被暗殺了，就將老佛爺宮裏的人一起毀滅了。她想除去我，想除去她自己的姊姊，以及別的每一個附和老佛爺的人。」

關於皇后對珍妃的妒忌，老佛爺是很明白的。她完全了解這個，因為當她從前做咸豐的嬪妃時，她自己曾經知道妒忌可以達到多少的深度，但她的怒氣並沒有減輕了，她仍然朝所有的方向發作着。

「是的，」她最後說，「我相信你是對的，命令珍妃到我的面前來。」

珍妃是派人去叫了。她明白她的夫君所遭遇的變故的嚴重性，但她絕沒有想到有歸咎到她的可能，因為她對於可以拿叛逆的名義加罪於她的任何事件完全是無辜的。因此若僅就她自己的一方面說，她心裏輕快地走到老佛爺那裏去。她叩頭，並且說對皇上所遭遇到的不幸她是如何地惋惜。宮裏的一切對她似乎完全沒有異樣，老佛爺的侍從對她表示着每種應有的禮貌。老佛爺在那個時候對自己所得到的證據或許覺到不十分確定。所以她對珍妃這樣說就覺到滿足了：

「在沒有命令你離開之前暫時留在我這裏。」

這樣，確定的隔離了光緒同他的寵妃，而且使她永遠侍候着老佛爺。她不能提出反對，她不敢反對。除此以外，她盼望只短期地留在老佛爺那裏。她知道不論光緒遇到了什麼，她是要和他同患難的。但三天過去了，於是又是四天，她起始覺悟到她是被人有意地將她同她所愛的人分離了的。她尖銳地意識到皇后與月餅的怨恨。在皇后控告了珍妃的罪狀以後，月餅曾經挺身出來證實她的話。

「太后，」她曾經說，「我亦得到珍妃是一個叛徒的密報。」



但僅僅將這一對愛人分離了，皇后是不能滿意的。她想用每種可能的方法損害珍妃。老佛爺所已經做到的還不够使她痛快，不够滿足她的醋意，但在當時皇后亦不敢再進一步有所舉動。不過對於任何罪惡，宮裏有一個自願的工具——李蓮英。皇后走到李蓮英那裏去，因為她覺到他對老佛爺有重大的影響，她當時將告訴太后的一切告訴了他，甚至添上許多別的故事。李蓮英的心理素來是幸災樂禍的，喜歡加害別人而覺到痛快，自然不去追究這種故事是否確實了。

「珍妃是必須要消滅了的，」皇后這樣告訴李蓮英，她知道他對光緒的怨恨，希望他因為這個怨恨對老佛爺提議這個。「非得將珍妃消滅了不可。」

李蓮英對這個可以向另一個人發洩他的怨毒的機會充滿了愉快。他立刻到老佛爺那裏去，在皇后與月餅的蠱惑之外又加上他的重量。

「太后，我得到消息，」他說，說的時候站在她的寶座後面，身子彎到她的耳邊，這是他的習慣，「說皇上所有的變故都是由珍妃引起的。」

於是他將老佛爺已經從皇后那裏聽到的故事大體重述一遍。李蓮英，她推論，是沒有緣故要

妒忌珍妃與皇上的。因此他的話極有力量。現在她是確信珍妃的背叛了。

「叫她來！」她命令。

珍妃在宮裏的嬪妃地位簡直同僕人一樣，在中國的習慣上當一個僕人被譴責時，他或她決不可否認有罪，不論什麼話決不能回答。珍妃來了，她跪下叩頭。

「你想要謀殺我，」老佛爺責問。

珍妃沒有回答，她不能回答。假如她否認任何事情，或就是只說一句話，就要違犯了一切慣例。因此她保持着沈默。

「你亦想消滅了我，」皇后說。「你甚至忘了血統的關係，想除去你自己的姊姊。」

珍妃仍然沒有說什麼。

在珍妃保持着靜默的時候，她們一一將引起光緒強迫地退位的一切罪狀責問她。李蓮英注視着珍妃的灰白的臉，對這一切感覺到愉快。最後他使老佛爺注意到一個完全用反語的方法激動出來的景況。

「她並沒有回答，」李蓮英說，「她並沒有說什麼。她的靜默就是招認了她的罪惡。」

於是珍妃破除了一切慣例，開始說話了。

「我惋惜皇上所遇到的事情，」她說，「但我對這件事是毫無關係的。要暗殺任何人的計劃是沒有的。假如有的話，皇上是不知道的；我，他的卑賤的奴才，也並不知道。」

「你如何敢頂碰老佛爺？」李蓮英質問，他剛引人注意到她並不否認的事實，而現在又將她的否認變成了犯上的舉動。「太后，珍妃應當鞭撻！」

李蓮英所指的是用竹杖鞭撻的習慣，普通是對女僕用的。

「是的，」老佛爺說，「她該受鞭撻。」

老佛爺對皇后看着。

「打她的嘴吧！」她說。

帶着無限的滿意，皇后走近了跪着的珍妃，熱心地打她的兩頰，這是所有可能的屈辱中最可恥的一種，牠加重地表明了珍妃在宮裏的地位是同僕役一樣的。這裏習慣又抑壓着珍妃。當一個

僕人被主人或女主人責打時，她是決不可以反抗的，甚至躲避都是決不可以的。

珍妃跪着，兩眼看着地。她已經整個地否認了串同謀叛。除此以外，她沒有別的可做了。當她靜默着的時候就認為她顯出有罪的樣子。當她否認的時候她又有犯上的罪。她已經無路可走。在皇后執行最後的屈辱時，她並不想避免她的有刺的手掌。

在寶座的後面李蓮英的醜臉發出滿意的亮光，不斷地說：

「這還不够，她應當打得更多。就是斬首亦不够處罰這樣重大的犯上罪惡。」

「再打她罷！」老佛爺憤怒地說。

皇后遵照着打。

「再打！」

這是一個預先蓄意的殘酷行爲的起點，這樣殘酷的行爲是宮裏以前從未看到過的。珍妃知道這對她是末日的起點，當最後的屈辱加到她的頭上時她就要死了。她想要死，因為現在顯然決不會再看見她的夫君與主人，決不會同他在一起了。

她在那裏跪着，同時月餅，她自己的姊妹，帶着明顯的滿意在旁看着，同時老佛爺吩咐着皇后對她鞭撻，同時李蓮英在寶座的背後不斷地重複說着這種刑罰，對於珍妃所犯的可怕的罪惡，還是不够嚴厲。

珍妃能够看出老佛爺在盛怒中對她沒有憐憫的意思，她知道她的規數已經註定了。  
中國的統治者所做的是不會錯的。

## 二一八 最後的屈辱

政變後的幾天內，光緒受到了最黑暗的絕望。他對於在這個大變故後已經發生的，及正在發生的事情是完全隔絕了。只有一件事他覺到極端地安心。他的顧問幸已逃出了老佛爺的暴怒，因為假如他們被捕了，一定會被處極刑的。

在這個不測的事變中，李鴻章顯出了他的外交家的手段。他對於維新的詔書與康有為、翁同龢有同等的關係，但他裝出十分無辜的神氣，讓他們擔負着責任。李鴻章在廷朝裏的地位保持着簡直沒有變動。他是光緒的樞臣之一，是應當知道發生的事情的，所以至少可以合理地檢舉他沒有報告老佛爺的罪名，但這一點是忽略了。李鴻章的被捲入漩渦與別的人同樣地深切，但他在背後極力表示着好感，就是因為這個機警的謹慎處，他纔能逃出了老佛爺的毒辣的手掌。

在瀛台的小島裏，光緒實際上是一個囚犯，有好幾天的功夫他沒有法子能夠得到訊息。他知

道珍妃被召到太后那裏去，而且沒有回來已經有好幾天了。他對她的安全感到無限的憂懼。她單同他有密切的聯繫是不能保全的，他知道老佛爺偶然有了幻想，她就會有身首異處的危險。他十足地認識到皇后與月餅所蘊蓄的對珍妃的怨恨。他怕她會遇到最壞的結果，但他完全沒有挽回的力量。

於是他開始想法子了。

宮監有許多是忠於光緒的，但他們的腦袋隨時有搬家的危險，所以他們不得不做第一流的外交家。王商對光緒總是忠實的，他得到了一條出路。他被派為監視光緒的太監的首領。但他不得不解脫了任何不忠於老佛爺的嫌疑，因此他含有作用地接受了實際上等於光緒的獄卒的職務。

「太后，」當他叩頭而且跪在地上接受她的命令時對老佛爺說，「對於防止像康有為、翁同龢這一類的人，使他們決不能再同皇上接近，奴才將當為終身的使命。」

這樣他可以顯出附和着老佛爺不斷地侮辱光緒。但只要有機會的時候他總秘密地向光緒保證他的忠忱。他盡他的所能準備着溝通消息的方法，使這個廢立了的皇帝能夠知道發生的事

情。在光緒掛念着珍妃的安全要達到發狂的程度以前，他派遣可靠的偵探到太后的宮裏搜集珍妃的消息。他不久就得到了她的消息，消息是她被禁閉在大內的一個偏遠的地方。光緒自己是在三海的一個小島裏，所以要到她那裏去，他非獨要冒防守者的鞭笞的刑罰，而且還要越過一片汪洋的湖水。

在白天，當移光緒去坐朝的時候，他坐船過去，由宮監看守着；到了晚上，在他回到他的監獄以後，船就回到對岸去；這樣，有效地將他到他所愛的女人那裏去的一切可能性都割斷了。

他設法尋覓一個到他的珍妃那裏去的方法。這個需要王商及別的忠於光緒的宮監用全副的技能。在普通的情形之下，船是不可能的，因為在夜的靜寂中，竹杆或船槳划水的聲音立刻會警告防守的人發生了叛命的行動。解決這個困難要等待王商來發現一條出路。他尋到了一隻船，但竹杆與船槳既然不能用，他就用兩根繩子解決了這個問題，一根繫在船尾，另一根繫在船頭。瀛台與對岸陸地上都有太監駐守着。在夜的死寂中將船輕靜地拉到瀛台。光緒上了船，在另一岸上的太監就拉回繩子，同時在瀛台的太監將繩子放出去，因此他能夠絕對靜寂地從他的小島監獄渡



到陸地上去。宮監這樣爲他服務是會有生命的危險的——假如他們被發覺了的話。防止被人發覺是他們的主要問題。光緒將一切繁瑣的事情交給王商辦理，王商並沒有使他失敗過。

王商費了一些時候找到了珍妃被監禁的地方。幸而這是在禁宮的一個已經有幾十年沒有用過的地方。在她的鄰近沒有人住着。她甚至不能走出到院中來，這個院子久已沒有人跡到過，以致長滿了亂草。她吃的是最惡劣的食品，由嘲慢的宮監送給她。她穿的是最粗舊的衣服，僅够保持體溫。獄室裏寒冷而且潮溼，她這樣曝露着居然能够不死真是一件神祕的事。她對她的被監禁以極大的毅力忍受着；雖然在她的心裏她一定時常想知道光緒到底遭遇到什麼，她是否還能看到他，但她並不向人詢問。宮監除了譏嘲的惡語以外就沒有別的東西給她了。

她的窗上都有柵欄。門的上中下三處用三個掛鎖緊結着，而且有一個鏈條穿過所有的三個鎖，牠們中的任何一個都能安穩地將她拘留着。但三個鎖格外表明了她的釋放的無希望。

光緒到達她那裏的一夜真是一件重大的事情。對這幾個鎖，盡了最大的努力當然也是莫奈何的。他所能做的只有從柵欄中間同她說話。一夜以後又一夜，他回到這裏來。沒有人曾經知道這

一對愛人彼此從窗口的柵欄中間找到什麼來談論。這種會面，假如是慘憺的話，仍然是愉快的。他們仍舊超過一切形容以外地彼此相愛着，這是明顯的，否則光緒決不會爲要達到她而使他的忠實的太監冒生命的危險。珍妃同光緒互相將以前發生的故事補湊齊全，彼此同意誰應當負他們的分離的責任。

光緒對皇后怨恨到切齒痛心，他計劃在老佛爺壽滿歸天的時候對她報復。老佛爺已經老了，而他還在青年，他能够合理地期望她死在他的前頭。到了那個時候，皇后就要成爲受到罪惡的報應的第一人了。

他要將她謫入冷宮！

冷宮在本質上是一種中國特有的制度，專爲處罰皇帝的后妃用的，牠可以是禁宮裏任何一所荒廢的，潮溼的而且陰慘的房子。在這裏，犯人因爲不順從她的夫君而被幽禁着，聽候他的發落。她的食物是最粗劣的，衣服是最破舊的，而且每日三次宮監要將她的罪過提醒她。他們用手指着她，嘲罵她，而且將使她被監禁的罪過詳細地數述一遍，她決不能離開她的牢獄，而且當宮監細述

她的罪過及譏嘲地提醒她的處境時，她決不能回嘴。她不獨一定要受到這個恥辱，而且這既然是皇帝所御裁的，她一定要跪接她的陷落及連續受罰的口頭敘述，因為接受聖旨的時候每個人都一定要叩頭，好像真在皇帝的面前一樣。光緒計劃有一天就照這樣懲罪皇后，雖然他的計劃是註定了決不會實現的。

他進一步計劃着假如他能够再度握着政權，他就立即將李蓮英與袁世凱斬首，但李蓮英在滿清傾覆以後住在北京做一個大富翁，一直到了死；同時袁世凱呢，他出賣了他的君上，成爲中國的第一任大總統，他的所以沒有自己做皇帝，只不過因爲中國認爲皇帝的味道已經嘗够了。

歐西人士對光緒處理這一切事情的勇氣是會發生疑問的。老佛爺將他廢立了，爲什麼他不起來召集朝廷中所有他可以信靠的人反過來將她廢立了而再握政權呢？那是不可能的，光緒無權的程度只有知道舊朝代的中國人纔能够真正了解。一直到幾年前爲止，一個人的母親或父親是他的主宰，不管他自己是皇帝，也難逃此例。這是刻在中國人的心坎上的法律。光緒看到了他的心愛的人受着如此慘酷的待遇時，雖然不惜拚命，雖然想要做任何的事情來拯救她，但他對於老

佛爺的力量是束手無策的。

差不多有兩年的時間他每夜從瀛台到珍妃的獄室去。這有點像一對慘鬼的敘會。他們從柵欄中間傾吐他們的心曲，戀戀不捨地手撫摸着手。

珍妃是清代末葉最悲慘的女子中的一個。她是殘暴的，不公道的犧牲者，因為忠實於她所愛的人償付了絕大的代價。

## 二九 水底撈月

皇族的人不願意表示左右袒，因為他們還沒有確定老佛爺的態度到底怎樣。現在她雖然痛恨光緒，而且沒有事比屈辱他，虐待他更使她快意；但她或許會改變了對光緒的心理，於是反對他的人就要失卻她的恩寵了。

她很可以命令皇帝自裁，而且她或許要這樣做，但因為兩個緣故她並沒有這樣。一個是由於各列強以及牠們在中國的眈眈看守着的利權——因為光緒實際上並沒有犯了任何的罪，只不過有推翻風俗與習慣的企圖。老佛爺的另一個緣故是更隱晦，更帶着東方的氣味的。她留他活着，以便確定他因為所做的事情真正受到了處罰。

最後皇族的人看到老佛爺不會再寬恕了反背她的意思行事的人，因此他們開始了一般人所當犯的一種行動，「落井投石」這句俗語正可以說明這個。

皇族的人現在開始盡他們所有的力量使光緒羞辱苦惱，他們祝望光緒進一步墮落在絕望的深淵裏。那些人中的首領是族裏的一個蕩子，端王，他想顯出深切地關心着老佛爺的安全的樣子。他是一個諂媚阿諛的人，老佛爺雖是精明，但對柔軟好聽的話是決不會不感受傳染的。端王徐緩巧滑地取得了她的信寵，一直到他的勢力幾乎同總管李蓮英相等，而且有許多地方端王同他十分相像——特別在以虐待婦女為快事的性變態方面。

「太后，光緒決不可恢復了政權，這是應當小心的啊。」這是他的勸告的要點。「有一個法子可以確實地做到這個。」

「這個方法是什麼呢？」老佛爺問。

「選立皇儲。」

皇儲已經好幾代沒有設立了。嘉慶的兒子道光是最後的一個皇儲。嘉慶做了許多年的皇儲，一直到了中年以後方纔登極。在他的老年中他受了許多幻像的打擊，其中有一個就是怕他的兒子對於登位的願望或許會比他自己以前更為熱烈，而且怕下一代的人或許會用暴亂的手段廢

逐他的父皇，以便提前登極。因此這個皇帝變更了滿清的法律，降旨以後不得再立皇儲，這樣，有效地消滅了他的兒子或許會有的任何過早的野心。

從這個時候起，皇位的承繼者不一定要直統的人，但常採取了選擇的方式。想要變更了這個狀態，老佛爺一定要修改了滿清的定律，而且要冒御史反對這種變更的危險。

但她認識到把這個加在已經頹挫的光緒身上，將新添了何等傷心的屈辱，因此她決定要立一個皇儲。在這一點她應當認識了端王的計劃，因為他提議立他自己的兒子做皇儲。老佛爺允諾了這個，於是這個十六歲大的孩子，大阿哥，到宮裏來了。

正在他到宮裏來之前，傳說照例散播出去，傳到了光緒的耳朵裏。他認為他已經達到了屈辱的頂點，然而這樣看來，老佛爺在端王的協助之下已經找到了別的方法來屈辱他，在能夠擲擊到他身上的一切可能的侮辱當中，這是最刻薄的了，所缺少的只有放逐而已。

正在大阿哥進宮以前，光緒又去看望珍妃，而且將聽到的消息告訴她。她當時覺到無限的擔心。整個地排斥光緒現在是在老佛爺的權力以內了，她將他貶謫到這樣卑賤的地位，可以殺了他

不必懼怕任何種類的報復。

「您決不要再來看我了，」當這一對愛人從獄室的柵欄中間將他們的淚珠混合在一起時，珍妃這樣說。「假如您被發覺了，這正是太后所需要的藉口。於是她能夠對您做出任何她所要做的事情。」

珍妃對她自己沒有批評老佛爺而或許也會被殺這件事雖沒有說出來，但光緒知道這種舉動是可能的。他們的會面充滿了痛苦。

「至於我自己，」珍妃說，「死，我並不關心。在我們的戀愛中我已經有了一個完滿的生命。假如死能夠終止了這個苦痛，我是高興死的，但只要我知道在我死了以後您是安全的。擔心着您，就是使我能夠繼續活着的一切。然而您決不能再來看我了。」

光緒最後同意不再去看她，雖然他差不多立即忘了他的定約而繼續着他的訪問，雖然次數是不如以前那樣多了。

大阿哥進宮了。



他是一個漂亮的角色，打扮奢華，但曾經到過皇宮的青年人中或許要算他的品行最惡劣了。他的新得到的顯貴使他的風頭十分矯健。宮裏有不少的女子，大部分是侍女，而這裏只有一個男子她們可以濫獻殷勤。光緒對宮裏的女子是不介意的，因為在珍妃進宮以前他沒有注意任何女子，在她成爲他的愛人以後呢，心坎裏更沒有地位容納任何別的女子了。

但大阿哥是不一樣的。他在稍加挑逗即圍集身旁的宮女的笑聲與殷勤裏感覺到又驚又喜；他對她們立即毫不吝惜地加以挑逗。這些女子，因為這個漂亮的皇儲，弄得昏頭昏腦，在他一方面呢，則沒有頭腦可昏。

他同宮女的醜事是出名的了，牠成爲不斷的閒談的題材；老佛爺閉着她的眼睛不管，因為她不願意承認她的選立一個皇儲是一個大錯。

可是後來到了一天就連老佛爺也不能對發生的事情閉着眼睛了。有幾個宮女從宮裏遣散出去，對這件事老佛爺表面上是不知道的。但她並沒有問起這幾個不見了的人，這是可以注意的。在這一天有一個宮女，因為違犯了某種規則，受了笞撻的處罰。這種笞撻總是公開的，犯人俯伏在

階石上，同時她的每邊站着一個拿着竹梢的宮監。她的背是裸露的，宮監從兩邊交換着打，盡他們所有的本事想要打在同一的地方。剛將這個侍女放在適當的位置上預備笞撻，就發現了她穿着一件屬於大阿哥的裏衣。他的服裝是極顯著的，全宮的人都認得牠。當時老佛爺亦在場，她不能再閉着眼睛不顧事實了。

但就是在那個時候她仍然留他在宮裏，因為承認了自己的錯誤，將使光緒對於她用來屈辱他的方法感到一些滿意。

大阿哥留在宮裏差不多有兩年的時間，在這時間內，光緒預期自己被逐出宮以及將大阿哥送上寶座的懿旨隨時可以頒佈。在這一切時間內，光緒與珍妃同是囚人，他仍然設法隔一些時候去看她一次，冒着他與她的生命的危險，爲的想從獄室的柵欄中間同她交談幾句話。

在這個時候端王的勢力已經達到使老佛爺對他言無不聽計無不從了。

對於拳匪的血案，端王必須負大部分的責任。

### 三〇 義和團

拳匪的名稱是義和團，這個名字全世界各處沒有不知道的。他們是白蓮教的餘孽，原來成立的目的是要推翻滿清的。他們用一種迂迴曲折的法子幾乎達到了這個。他們都是一班賣藝走江湖的人，靠舞弄刀槍，向平常的人叩頭討幾個銅元過生活的。

太平事變以後他們的人數開始增加了，聲勢非常可怕，而且幾乎達到了他們的目的——推翻滿清。端王，一個遊蕩者，皇族的墮落份子，常同他們混在一起，甚至參加他們的遊行表演，這樣使他們顯出很有一些來歷似的。

輔國公載瀾在端王的身邊幫助着，煽動着，他亦是一個蕩子。他們兩個都利用他們的地位，將義和團應該組織成強有力的團體這一類話勸誘老佛爺。一時間她不願聽從這個，但他們逐漸說服了她。最後她允許挑選出來的一隊拳匪進來覲見，於是發生了在皇宮的歷史中與國運最有關

係的表演。

拳匪的許多信念中有一個就是相信沒有東西能夠傷害他們，他們對火，子彈，刀槍——所有的武器——都能避免，端王與載瀾細心地將他們的許多信念培植擴大起來。端王而且公然揚言拳匪有一種肉眼所看不到的神力。他說上天授意他們，吩咐他們起來將所有的外國人逐出中國，以便打消了光緒所做的，將中國交在外人手裏的一切事情。老佛爺是無時不恨外國人的。這種主張很容易打動她，因為她實在是願望這種主張能夠見諸事實的。

端王帶領着他的拳黨覲見，以便向老佛爺證實他們的力量。他們表演着刀劍的本事，這實在不過是一幕預先演熟的對打。在他們刺出他們的劍時，看起來被刺擊的人好像要被殺了，但每一個動作預先演習過這樣多的次數，而且他們躲避得如此靈巧，實在是毫無危險的。老佛爺或許已經聽過這種賣藝的演出，因為當他們演畢了，她並沒有印進什麼影像。

拳匪完畢了這個節目，就袒胸赤膊，用符紙將身上包起，而後將紙點上火，讓牠對着他們的肉體燃燒。

「請看，太后，」他們說，「牠並沒有燒壞我們。我們是有火神保護着的。」

究竟是他們的身上預先塗上某種藥劑呢，或是僅僅堅毅地忍受着痛苦，這是很難說的。但老佛爺仍然沒有說話。

於是拳匪拿起幾塊不常有的大磚，大小同北京的城磚相仿，用他們所有的力量在他們的背上與胸前打擊——這種打擊是能夠打倒水牛的，然而他們顯着沒有受傷。

「請看，太后，」他們說，「最猛烈的打擊都不能傷害我們。」

老佛爺逐漸感到有興趣了。

拳匪叩頭時如此用力，他們的頭碰在硬的地面上發出碎碎的響聲，額上的皮都破了。

「請看，太后，」他們說，「這不能損害我們。我們一點都不覺得。」

現在她發問了。

「你們的這種看不見的力量是從那裏來的？」

「從天上來的，」他們回答，「同時上天囑咐我們幫助太后將所有的外國人驅逐出中國。」

這個對老佛爺的心是接近了，而且有相當的理由。大阿哥被立爲皇儲以後，各國公使中間就有一種流言，這種流言傳到了宮裏。

「滿清不立皇儲是一種定律。皇太后到底想對光緒做出什麼？」

外國人全知道在光緒的保護之下，中國對他們是較有利的——而且對中國人或許亦較爲有利，因爲他贊助新式的改進。老佛爺深切地憤恨這些外國人的流言。

「我們要做什麼管他們什麼事？」這是在義憤填胸的時候指摘他們的要點。「我們同他們是絲毫沒有關係的。爲什麼他們一定要隨時干涉我們的事情？」

光緒在拳匪表演的時候並沒有什麼舉動，亦沒有說什麼話，但在他們離去以後他對他的親爸爸叩頭，雖然他明知道捲入了這個正在使全中國鼎沸的爭端是有損於他自己的。

「這些拳師都是騙子，」他說。「他們用詭計來愚弄我們。我說這些話並不是爲我自己，因爲我知道我已經喪失了一切考慮的權。但假如太后聽信了這些江湖術士，國家就要毀滅的。我懇求您，親爸爸，端王與輔國公載瀾的話請不要聽信。」

在這個談話的時候，端王與載瀾亦在場親見。當光緒說完了，他們已經將回答預備好了。

「太后，皇上在他的同情上仍舊偏袒着外國人。他的態度表示他不願意他們被驅逐出去。」  
老佛爺對什麼事都預備相信，只除了光緒所說的話。

事情的結局在歷史裏是記載着的。光緒冒着他的生命的危險，對老佛爺說就是假定放縱拳匪殺掠外國人是合理的，是應當的，到結果他們要變成了尾大不掉，越出了控制的力量，而且反過來毀滅了授予他們權力的當局。老佛爺是決不會承認她的國內的任何事情能够超過她個人的控制以外的，因此她容許拳匪增加他們的人數，宣揚他們的無敵的，及不怕武器的謬說，而且結果命令他們攻擊公使館。

在北京及公使館被圍攻的那些黑暗日子裏，光緒用盡了他的力量勸誘老佛爺與外國公使締結某種協定。榮祿，太后在少女時代的情人，亦這樣勸誘她。但她將他們的話都當作耳邊風，因為端王與載瀾不斷地將拳匪成功的報告以及他們的無敵的證據對她說得有聲有色，如同在目前一樣。可奇怪的是甚至拳匪自己亦相信鎗彈不能傷害他們，而且因為有了這一種信念，當外國軍

隊最後攻佔了北京的城牆時，他們故意將身體迎着攻擊者的鎗彈礮彈，死得像蒼蠅一般地淒慘。老佛爺對這些一點都不知道。光緒聽到了就告訴她拳匪所說的一切已經逐漸證明是假的了，但她對任何事情是決不會再相信光緒的。因此對公使館的可怕的攻擊一天一天繼續下去。許多天，許多星期繼續下去，各使館的人受着鎗彈礮彈的轟炸及飢餓的壓迫，同時援救的部隊雖然想要達到他們，但被北京派遣出來阻擋他們的拳匪從各方面襲擊擾亂，前進是遲緩的。

到了聯軍攻進了城，這種情勢方告結束，在這個時候，正如光緒所預料的，拳匪已經是無法控制了。他們一面慢慢地退卻，一面將北京城點上火，並且加以槍殺奸淫，婦女投井自盡，以便逃避了瘋狂的拳匪的獸慾。當他們逐漸在聯軍的前面退卻的時候，北京在夜裏是一個火把，在白天是一簇閃眼的火焰。

老佛爺最後看到一切都失敗了。當她接到侵入的外國軍隊在沒有攻進禁宮及將她的身體連同她的隨從捉獲以前不會停止的消息時，她恐慌起來了，於是決定逃到內地去避免他們的報復。她的宮監有許多已經逃走了。宮裏只不過是一個空殼。他知道就是只同少數留着的人一起遷



移，亦難達到任何程度的速率。他想將帶在一起的人盡量地滅了。這裏李蓮英看到了有機會進一步滿足他的以虐待婦女爲快的性變態了。

「珍妃怎樣發落，太后？」他問。「她將來是一個贅疣。」

老佛爺幾乎好像沒有注意到他。聯軍的砲聲像雷一樣地在她的耳朵裏震動，而且她能夠聽到正在毀滅北京的火焰的怒吼。在她的生平中頭一次她知道恐懼是什麼；對前途渺茫的恐懼。她恨外國人，同時她又怕他們以及他們的強有力的鎗砲，她認識到她是做了一個可怕的錯誤。

李蓮英再度問：

「珍妃怎樣發落？她不應當留在這裏，因爲她是危險的。」

在這一切紛亂中，光緒計劃着他自己及他的珍妃逃避的方法。他正希望在這一切騷動裏沒有人注意到她，現在聽到了李蓮英的提議，他感覺到驚駭。不吉的預兆仍然在反對他吧？

「抓她到我這裏來。」

當珍妃出現在眼前的時候，她的美貌現在是凋謝了，憔悴了，光緒不自覺地向她移動。但他的

永久忠實的王商阻止了他。老佛爺看到了這個女子，勃然大怒起來，她誠心地相信他們所遭遇的苦惱，有許多是珍妃所引起的。她轉過頭來對着李蓮英，他說：

『太后，時間緊急，請不要耽誤了。將這件事交給我罷。我知道應當怎樣辦。』

老佛爺點了一點頭，李蓮英就抓着珍妃，向一個深井拖去，將她推進去。光緒驚駭到膽戰心寒，但一切做得如此急速，他沒有法子阻止這個殘酷的事情。他跑到井邊，正在要跳進去的時候，有好幾個宮監牽着他，強迫地使他參加宮廷逃難的團體。

這個最後的慘劇使光緒的心破碎了。

在到西安去的倉卒出逃中，在度着流亡的生活中，沒落的慘境籠罩着蒙塵的宮廷，這次的流亡對老佛爺——而且對光緒——是終局的起點。

## 三二 蒙塵

在臨出走的時候，宮監照舊發出堂皇的命令，好像兩宮要出發作尋樂的旅行一樣。光緒認識到朝廷的艱難已經到了無可挽回的地步，他訓示宮監們不要忘了自己是從外人的憤怒中殘留下來的亡命者，不要忘了虛架子是不適時宜而且不合地位的。

王商，皇帝的永久忠實的僕從，掛念着他的主人的安全。

「這種樣子的路程，」他說，「對皇上是會有危險的。最好請您不要穿着皇袍，但裝束得同我們一樣，而且坐着大車，這樣，不致被人認識了您。」

「不，」光緒帶着慘笑回答。「我仍然是皇帝。我將坐着大車，同你們其他的人一樣，但我將繼續穿着皇帝的袍服。」

這樣他走上流亡的路途，摒棄了宮裏的一切虛矯與服飾。他坐在車夫的旁邊，同他閒談，好像

他們是同等的人一樣——他無疑地是第一個同百姓自由談話的滿清皇帝。

這種內地的路程繼續走了許多星期。但這一次並沒有金黃的沙鋪在大路上，亦沒有預先命令百姓從路上躲開，以免他們的好奇的眼光注視在皇室的富麗上面。

沿着所有經過的路上百姓都擠近了行列。老佛爺當然是不會被人認錯的，百姓看到了她就恐懼地畏嚇地向後退縮。但他們擁擠着隊伍中其餘的人，詢問了許多問題，奉獻了許多禮物。

在他們當中有一個抱着孩子的婦人，她帶着新鮮的雞蛋與大餅，預備交給逃難的宮監。在她看來，光緒同宮監是沒有分別的，因為內地的人從來沒有看見過真命天子，對他所穿的袍上的皇帝標記是不熟悉的。

這個婦人將她的輕賤的禮物交給光緒。

『這是獻給皇帝的一點小東西，』她說，『但這是我所有的一切。可否請你轉懇皇帝與太后將牠收留下來呢？』

光緒對跟他一起的宮監說話。

「付她錢罷，」他說。

「我獻這個不是爲酬報的，爲的要表示對皇帝的忠忱。我不願意拿錢。」  
光緒對她微笑着，問了幾個關於她抱着的孩子的问题，就向前走他的路。  
在光緒聽不到的地方，一個宮監對這個婦人說話。

「你知道你剛纔是同誰在說話麼？」

「我想是一個宮監。」

「那是皇上！」

這個婦人幾乎丟掉了孩子。

「試想一想，」她喘兜地說，「我，一個卑賤的人，居然同皇帝交談！」

路上一直都是這樣。光緒雖然有他個人的慘劇，但對百姓的友愛的關護深切地感到滿足。老爺被遭遇到的變故所打擊，對於光緒不顧所有的體制，並沒有加以反對。當他如同百姓的一份子一樣在他們中間來往，同他們談話，盡量訪求關於他們的一切，而且有生以來第一次沒有趨奉

的大臣居間承轉而直接達到他們的心坎裏，在這一一切的時候，他認識到他能夠爲他們做的什麼，假如他有機會的話。

他而且不准許儀式的舉行，不准許奢華的享受。

「在我們度着流亡的生活，像野獸在森林中被追逐一樣的時候，我們不應當遵守着宮中的體制，」他說。「我願意親愛地對待我的百姓，聽他們的艱苦，知道他們的悲哀與憂愁，分享他們的愉快與笑樂。」

他尖銳地感覺到只有這個朝廷所遇到的災難纔能使他同他的百姓混合在一起，而且他知道這是決不會再遇到的。

從此有兩年的時間光緒所住的，所談的，都是同他的百姓在一起。他的野心又燃燒起來了。假如他會有再握着政權的日子，他覺得他知道怎樣用諒解的心理對待他的百姓了。

老佛爺默守着，監視着，但並不干涉。或許她在揣度光緒的心理想着什麼，或許她在爲將來謀劃她自己的兇狠的計策。在這個時候，她的心裏一定有許多互相交戰的情感。她雖然因爲所遇到

的災難對光緒痛加譴責，她雖然決不能忘記了或寬恕了她所認為他要負責的，謀害她的生命的，企圖，但我們不禁仍然要疑問——疑問在這個悲愁的，孱弱的，連國家同愛情兩樣都被她親手剝奪了的皇帝身上，她是否亦曾多次看到她以前愛得如此深切的那個小孩子——稱她為「親爸爸」的小孩子。

### 一三一 升遐

經過了兩年的蒙塵，兩宮回到了北京。在這兩年的期間，李鴻章，中國最大的政治家之一，辛勞地同列強商訂議和的條約。牠們的貪慾似乎是難於滿足的，但最後成立了所謂「庚子條約」，這是一個最不名譽的條約，使中國負擔着這樣大的賠款，牠到目前仍然在償付着。

李鴻章在這時候已經是一個老年的人了，國家所受到的恥辱，加上議訂條約的辛勞工作，磨折了他的體力與精神。和約簽字以後不久他就死了。

對於兩宮的回鑾，一切都按照往常的樣子精密地準備着——正如歡迎一個凱旋英雄的歸來一樣。光緒不贊成這一切的舉動。這一次的回鑾是恥辱的回鑾，並非是凱旋。對於他，到北京去的路程是悲傷的路程，因為牠將他帶回到他所愛的珍妃被害的地方了。

最後兩宮的行列到了北京禁城的門前。從御輦的韓幕中光緒看到許多外國人在城牆上站



着。這在精神上對尊崇的滿清皇帝是一種羞辱，但亦無可如何，因為洋鬼子正是當權，而且整個地控制着當時的局面。光緒在沒有回到他自己的宮裏之前，還能够保持着他的勇氣。這裏熟悉的景象使他回憶着以前同他的珍妃所過的快樂日子，他的心被悲傷所破碎了。

老佛爺在回鑾的時候是極端鎮靜的。她所得到的是一個苦痛的教訓。她不敢像以前一樣將光緒幽禁着，因為怕公使團或許會知道了因而節外生枝。但她仔細地監視着他。大阿哥、溥儀已經廢立了，他的父親端王，亦已經放逐出去。因此光緒的皇帝位置重又穩定了。

可是光緒知道他自己是一個傀儡。他在心裏仍然緊抱着老佛爺不能永久地活着，以及他總可以做一個名實相符的皇帝這種念頭。他想總可以為百姓實行他所計劃好的一切事情。

許多冗長而無聊的歲月緩慢地過去了。有許多時間光緒單獨地過着，心裏在回想他同可愛的珍妃一起的快樂。他告訴忠實的王商說他有時似乎覺到他所失去的人真的出現了。王商明白他的意思，提議叫一個能够召魂的術士來一試。光緒雖然懷疑，但容許他去叫術士。

試驗是在一個狂風暴雨的夜裏舉行的。光緒坐着他所喜愛的椅子，術士蹲伏在地上。屋裏唯

一的亮光是從香頭發出來的微小而飄渺的火點。萬籟都是靜寂無聲的，只除了風雨的聲音以及宮殿四角的銅鈴的斷續而淒涼的丁東聲。

在那個孤獨的宮殿裏所發生的一切事情只好憑推測了。不過光緒的悲哀的眼色已經不見了，而且他似乎覺到十分滿足的樣子，這是注意到的。

老佛爺可是同滿足離得很遠。屈辱與羞恥深刻地侵蝕了她的精神——或許甚至影響到她的心境。李蓮英在着計算光緒，已經有許多年了。現在老佛爺的心裏的陰霾給了他一個忍待已久的機會。

「皇上的健康並不良好，」他說譎地對太后說。「奴才願意服侍他，使他的健康可以增進。」老佛爺是否十足地明白了他所說的話的意義，或許有一些疑問。承認了這個疑問是較為善意的。在李蓮英服侍了光緒一些時候以後，皇帝就得了暴烈的病。御醫是召來了，但診斷不出他的病症，而且完全束手無策。我們可以確定光緒覺到自己是被人毒害了——被他的宿仇李蓮英將毒藥放在他吃的食物裏。當是沒有法子辦；除了由老佛爺主動以外，沒有法子能夠辦到；而她用不

干涉的態度，默許了李蓮英的行動。

光緒知道他是快死了，他依照習慣要求換上龍袍的葬服，以便他的靈魂出現在天堂的大門時，可以佩着皇帝的標記，可以立即被認識到。

皇帝將近薨逝的消息傳遍了宮中。

這個消息傳到了老佛爺那裏，她如同石頭雕刻的人像一樣坐在房間裏——等，等多年以前的那個小孩子的死，對這個小孩子，她是「親爸爸」在着等，而不知道連她的老辣倔強的心也不能再支持了，不知道她比她的又恨又愛的兒子只不過多活了兩天的功夫。

這個消息傳到了皇后那裏，她是同丈夫疏隔得如此長久的一個悲傷苦楚的婦人。她或許忘了痛苦的歲月，在最後的一刹那只記得在御花園中遊玩的小孩子。不管怎樣，她迅速地跑來，跪在他的牀前懇求寬恕。

光緒看着皇后走進他的房間，聽着她懺悔過去的殘酷行爲。他沒有說話——只閉上了他的眼睛，守護的人看到他的臉上浮佈着一種說不出來的愉快的微笑——這種微笑他平日只是對

着珍妃纔有的，

他沒有再張開他的眼睛。

天子已經升天了。